



新中國文藝叢書

茶話集

謝六逸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傳健
北字

題記

這本集子裏的小品文字(第一部)是我在最近兩年所寫的,以前的都收在水沫集裏。閱者看過本書之後,不妨再買一本水沫集參看。

所謂小品與隨筆,原是「隨筆寫成」(Following the pen),不拘於形式與內容。過去的筆記與隨錄之類的文字,往往是從「閑空」裏產生出來的。不過我自己所寫的小品與隨筆,恰好和他們的相反,幾乎全是「迫切」時候的嘆息。現在搜集起來付印,也是這個原故。(有幾篇因原稿未保存,不及收入。)

我看見別人開會時,秩序單上常有「茶話」「餘興」的節目。臨到這兩個節目時,已是在「雄辯」「叫喊」「筋疲力盡」之後了。所以我的書名便採用「茶話」「兩個字」,也希望

閱者用同樣的心情去看它

一九三二年盛夏

謝六逸。

茶話集目次

第一部	一
擺龍門陣	三
作了父親	九
大小書店及其他	一九
致文學青年	二九
唯性史觀與大學生	三三
讀書的經驗	三七
「草枕」吟味	三九

文藝管見·····	四七
童話中的聶林·····	五一
素描·····	五五
「中國文學系」往何處去·····	六三
新時代的新聞記者·····	六九
第一部·····	七七
性愛與痛苦·····	七九
美國新聞大王哈斯脫·····	一〇七
新聞教育的重要及其設施·····	一二三
日本的學生新聞·····	一四九
上海報紙改革論序·····	一七九

唯物文學的二形態與其母胎……………一八三

JOURNALISM 與文學……………一九五

上海各報社會欄記者養成所學則……………二二三

日本文學的特質……………二二一

第
一
部

擺龍門陣

〔題解〕「擺龍門陣」是一句貴州的俗話，四川人也有說的。意近於「閒談」「說故事」之類，即英語的 *Gossip*。日本人的「四方山的話」是也。「雜談」「雜感」「隨感錄」等等典雅的題名，已經用得濫而且舊了。現在暫把「土貨」拿出來用，意在破除國內 *Journalism* 的沉悶；遙想本店老板見之，必嘻嘻笑也。

日本東京的銀座一帶是大資本的集中點，在這條街上開有不少的咖啡店，如不二屋、老虎、賽色利亞等，其最著者也。

咖啡店裏除了紅燈綠酒之外，那些美貌的女侍佔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位置。出入於



咖啡店的，有紳士、文人、畫家、大學生等。每當夜幕展開，電炬煌煌，一般「銀脚躑」之徒，熙熙然往來，真是好一片太平景象也。

目前在下尚沒有談咖啡的餘情，然而不得不談者，在使客官們揣想日本現在的社會是如何的社會。

話說某雜誌記者閒來無事，便去查訪銀座一帶咖啡店的生活。據他查詢的結果，賽色利亞一家，有一個女侍名叫大川京子的，每月日日的收入最多時是五百八十元，其餘各店的女侍每月平均收入日日二百五十元，這是的確的數目。這家咖啡店裏的女侍有三十人，一個月有七千五百元從客人的錢袋裏跳出來。假使一組客人平均給一塊錢的Tip，一個月應有七千五百組的客人進出，一組就算至少二人，實有一萬五千人，平均一天有五百人出入。這家咖啡店每天賣出的啤酒額，平均約四百八十瓶，一人應該算他喝一瓶，咖啡在外，這可見咖啡店的繁昌了。

記者訪問老虎咖啡店(Cafe Tiger)的某女侍，將她的談話寫成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喜歡的客人，拜讀之餘，嘆爲妙文，大有翻譯的價值——」

「我還是一個走上戰線沒有多久青年武士——說戰線，妙極了。然而的的確確，這裏是火花四散不絕的戰場呢！三十人不足的同袍，列着陣勢，浴着情火與銀雨，是爲「給我以最後的東西呀」而攻打的戰場呢！

「立在戰場上日子還淺的我，說句真話，只有睜着眼睛叫「嚟呀」似的心情，至於什麼「我喜歡的客人」的話題，在心裏沉着的把他來比較的餘裕，還沒有發生。

「所以我在這裏對你說的，只是代表我們夥伴的心情的話，意味誠然薄弱，還請先生包涵則個……」

「勞勞叨叨的說了這一套，怕要見怪吧，我把「新米」的感想對你說說。（譯者註：「新米」爲日本咖啡店或酒店的女侍的口頭禪，意即「新進」或「初出茅廬。」）

「我雖然在這種地方，可是如一般婦女以下的女子，自覺以評估世上的一部分人做職業，在我是做不到的。我毫不偏執的把我認為可以做對手的人說出來，我對於那具有肯定現實的度量與親熱的，我歡喜；對於那些來悅樂咖啡店所有的情趣的人，我愉快的以他們做對手。我和學生們做對手時，正如同朋友談話一樣的愉快。可是，飲酒過多的學生們是我的對手時，不知怎的我覺得傷心。也許我是舊派也未可知。我對於那些太美國式的紳士們，我覺得不合式。」

「其次，我再講我認為從心裏嫌惡的人。對於那喫醉了酒一定要窘弄女子為樂的，稍稍有點變態的人，我的心中，就想說出「下次不敢當了。」

「還有認女子為慾望的傀儡，只要以自己的名聲去叫她，她便如繡球似的滾過來的，有這種「大自信」的人，捨了昨天的舊的，和今天的新的做對手，設想我們如貨品一樣，我卻以為真真可悲了。」

譯了這幾節，已經夠了。

我一聽說東京咖啡店的女侍，每月的 Salary 最高時可以收進五百八十元，便不禁想到我們中華民國了。我中華「地大物博，」「人口衆多，」試一調查各種行業，果有何業的女侍每月可以收進 £500 五百八十元乎！後來仔細一想，也未常沒有，聽說從前我國某部對於「學者」們每月都奉送乾薪三四百元不等（有的是夫婦二人合得三百元。）好叫學者們坐在家裏研究；或者到日本平安古城去看櫻花，復得恭覽天皇登極的大典。十年寒窗，宜乎今日受此待遇。若要比較島國與大陸兩地，各種行業中之收入最豐，而責任最輕，享用最豪者，洵島國有咖啡店女侍，而吾華有某某學院之名譽××員矣！

嗟乎，吾輩小子靠賣三元千字（空行與外國字不計）之稿，以養活八口之家者，對於此月收五百八十元的咖啡店女侍，與夫月領三數百元的什麼員什麼員，雖欲不必羨慕，然而有所不能也矣！

作了父親

「抱着小西瓜上下樓梯，」「小手在打拳了，」妻懷孕到第八個月時，我們常常這樣說笑。妻以喜悅的心情，每日織着小絨線衣，她對於第一個嬰兒的出產，雖不免疑懼，但一想到不久搖籃裏將有一個胖而白的乖乖，她的母性的愛是很能克制那疑懼的。有時做活計太久了，她從疲倦裏，也會低微地嘆息，朝着我苦笑。除此之外，她不因身體的累墜，而有什麼不平。在我是第一次做父親，對於生產這事，腦裏時時湧現出奇異的幻想，交雜着恐怖與憐惜。將來妻臨盆時，這小小的家庭，沒有一個年老的人足以託靠，母親遠在千里，岳母又不住在一處，我越想越害怕，怕那掙扎與呻吟的聲音。不出兩個月，那新鮮的生命，將從小小的土地裏迸裂出來，妻將受着有生以來的劇痛，使我暗中流淚。我在妻的懷

孕時期的前半，爲了工作的關係，曾離開了家，在旅中唯一的安慰妻的法術，就是像新聞特派員似的寫了長篇通信寄回。寫信時像寫小說一樣地描寫着，寫滿了近十頁的稿紙，意思是使她接着我的一封信，可以慢慢地看過半天或一天。忖度那信要看完時，接着又寫第二封信寄去。過了兩個禮拜，我必借故跑回家來一次。到妻懷孕的第七個月時，我索性硬着頭皮辭職回家來了。回來以後，我蒐集了不少的關於妊娠知識的外國文書籍，例如「孕婦的知識」、「初產的心得」之類。依照書裏的指示，對妻嘮叨着必須這麼那麼的。我怕妻不肯相信我這臨時醫生的話，要說什麼時必定先提一句「書裏說的……」，「書裏說的……要用一塊布來包着肚皮，」書裏說的……「這樣可以使妻不至於提出異議。後來說多了，我的話還沒有出口，妻就搶先說，「又是書裏說的麼？」我們是常常說笑，並且希望肚裏的是一個女孩子，但是我暗中仍是異常的感傷，我的恐怖似乎比妻厲害些。我每天默念着，希望妻能夠安產，小孩不管怎樣都行。真是「日月如梭，」到了十月二十六日（一九二七年）的上午四時，天還沒有亮，我聽着妻叫看護婦的聲音，我醒了。她

對我說有了生產的徵候。我的心跳着，趕快到岳母家裏去。這時街上的空氣很清新，女工三三兩兩的談笑走着，賣蔬菜的行販正結隊趕路，但我猶如在山中追逐鹿子的獵人，無心瞻望四圍的景色。我通知了岳母，又去請以前約定好了的醫生。回到家裏，陣痛還沒有開始。過了一刻，醫生來了，據說最快還須等到今天夜裏，並吩咐不要性急。下午三時以後，「陣痛」攻擊我的妻了，大約是十分鐘一次。我跑去打了五次電話，跑得滿頭是汗。唉，唉，這是勞康 (Tacon) 的苦悶的第一聲了。妻自幼是養育在富裕的家庭裏，但自從隨着我含辛茹苦之後，一切勞作苦痛都習慣了。她的腹部雖是劇痛，她卻撐持着下床步行，不願呻吟一聲。岳母用言語安慰她，我只有坐在房後的浴室流着淚。這一夜醫生宿在家裏，等候到翌日的下午五時，妻捨棄了無可衡量的血液與精神，爲這條小小的生命苦鬪着，經驗了有生以來的神聖的災難，於是我們有了一向希望着的女孩子了。「人生戀愛多憂患，不戀愛亦憂患多」是一點不差的。我們的靜寂的家庭，自此以後，增加了新鮮的力量，同時，使我們手忙腳亂起來。最苦的是母親，日夜忙着哺乳，一會兒襁褓，一會兒洗浴。又

因為素性酷愛清潔臥在床上也得指點女傭灑掃；又須顧慮着每日的飲食。彌月以後，肌肉脫落了不少，以前的衣服穿在身上，寬鬆了許多；臉上泛着的紅色，只有在浴後才可以得見。在這時，我最怕看我妻的後影。妻的專長是鋼琴（piano）和英語，出了學校，對於自己所學的，沒有放棄，現在可不行了。那些 Maiden's Player, Lohengrin 的調子是沒有多彈奏的餘裕了。我本來也想使自己的日常生活近於理想一點，就是起床、運動、思考、讀書、著述、散步的生活，但是孩子來了，一切的理想都被打碎了。我們的實際生活，不能不隨着改變了。每天非聽啼聲不可，非忍受着一切麻煩的瑣事不可了。女孩子是有了，可是還沒有名字，照着通例，總是叫她做毛頭（頭髮是那麼的黑而長），但妻說照這樣叫下去不行，必須請祖母給她題一個名字。我趕快寫信去稟告在家鄉的母親。過了許久，便接着了母親親筆寫成的回信，信裏附着一張長方形的紅紙，用工楷的字體，寫着幾行字，上面是「祖母年近六旬為孫女題字，乳名寶珠，學名開志。」在旁邊註着兩行小字，是「吾家字派為二十字：天光開慶典，祖蔭永新昭，學士經書裕，名家信義超。」這些尊重家名的

傳統習俗，我是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可是我還記得這是祖父在日所規定的，足敷二十代人之用。我的父親是「天」字一輩，我是「光」字，所以祖母替孫女起名，一定要有一個「開」字的。我們接到祖母的信時，十分的歡喜感激。並且這個名字，我們是很中意。別人爲女孩子起名，多喜歡用「淑」「芬」「貞」「蘭」等含有分辨性別的字，「開志」這個名稱，看不出有故意區分性別之意，所以我們很歡喜。有了名字，可是我們已經叫慣她做毛毛或是寶寶了，「開志」的名稱，不過是偶然一用。寶寶到了第七個月時，真是可愛，她的面貌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了。細長而彎的眉毛，漆黑的眼珠，修而柔的眼毛，還有鼻子，像她的母親；嘴的輪廓，膚色，笑渦像父親。志賀直哉氏在到網走去一篇小說裏，說孩子能將不同的父母的相貌，融合爲一，覺得驚奇，在我也同感。到了第十三個月，因爲奶媽的奶不足，我們便替她離了乳，到了今天，她的年歲是整整的三十七個月了。這其間，她會開口叫媽媽，叫阿爸，她會講許多話，會唱幾首歌，我寫這篇短文時，她是在我的身旁聒噪了。寶寶的笑聲啼聲就是我們的「神」，我們的宗教。她的睡顏，她的脣、頰、頭髮、小手，使我們感到這是一智

「慧」的神。她有許多玩具，滿滿的裝在小竹箱裏。我們的家距淞滬火車路線很近；她看慣了火車的奔馳，聽慣了火車的笛聲，火車變成了她的崇拜物。在我的觀察，她以為火車是最神奇的東西，為什麼跑得這麼快，為什麼頭上有兩隻大眼睛，為什麼會發怒似的叫號。她崇拜火車，愛慕火車。崇拜愛慕的結果，把我的書從書架上搬下來，選出厚而且巨的，如大字典之類做火車頭，其他的小型書當車身，蘋果兩個權做火車眼睛。在許多玩具之中，她頂喜歡的是「車」的一類，她有了三輪的腳踏車，小汽車，裝糖果的小電車，日本人做的人力車的模型，獨輪車的模型。除了玩具，她最喜歡模倣做父親看書或看報。畫報是她的愛人，尤其是東京讀賣新聞附刊的漫畫。她一個人睡在藤椅上，成一個「大」字形，兩手舉起報紙，嘴裏嘖哩咕嚕，不知念些什麼，看去她是十分的歡喜。在最近，她每天對母親嘮叨着說，「毛毛長長大大（杜杜）了，好去讀書了。」她有了幼稚園讀本，有了兒童畫報，有了不碎石板和石筆，這些東西安放的位置，偶然被女傭移動一下，她就大聲地叫喊。寶寶又愛散步，在秋天，總是每天兩次，由我牽着小手到公園去，天寒了，午飯後，領着在林木道旁

閒踱着，她的嘴裏溫着歌，路上散著黃色的落葉，月光從樹梢篩在地上，一個大黑影和一個小黑影一高一低的彳亍着，於是我覺得這裏也有「人生」。寶寶自己有她的歌，在二十五個月以後，便自作自唱起來。她的歌，我多記在日記裏。例如：「烏烏烏烏火車，叮當叮當電車。」（在我們的屋後，有火車走過。她與火車最熟。有一天同母親到百貨店裏去了回來，便獨語似地念出這兩句。）「烏烏飛，烏烏飛，烏烏飛飛。」（到外祖母家去，見小娘舅養着的金絲雀逃走了，回來便這麼唱。）「洋囡囡是要睏睏了，毛毛唱唱儂。」（母親唱歌催她睡覺，她照樣去催眠洋囡囡。）到了今年（一九三〇年），寶寶的智慧又進一步了。夏天買了叫叫蟲來，掛在樹枝上，一連幾天都沒有叫，我們說這叫叫蟲不會開叫了。寶寶聽了就唱着，「叫叫蟲，不會叫，買得來，啥用場。」見了木匠來家裏修門，唱的是，「木匠師父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做出物事交關好，是我好朋友。」夜裏睡覺時，脫了衣服，口裏念着，「耶穌慈悲，牧師聽我，夜裏保護我睏覺，亞們！」（這是母親教的，但無什麼宗教的意味。有時白晝也大聲的唱着，自己拍着小手。）寶寶的智慧是一天比一天增進了，這使我們擔心着

將來的教育問題。在我個人，是懷疑國內的一切學校教育的寶寶現在是三十七個月了。附近雖有幼稚園，經我們來參觀以後，便不放心送她進去。將來長大時，在上海地方，我們也不會知道哪一所女子中學是優良的。聽人說，甚至於有借辦女子學校為名，而與政客官僚結納，替他們介紹一兩個女學生，因此募款自肥的。教會辦的女子學校更不行，平時拿「耶穌」來騙人，記得幾句死板板的英語。他們的宗旨不外是想培養「名媛」預備在「時裝展覽會」裏，穿上所謂「時裝」替富商大賈門做「衣架子」（比以 *mannequin* *as. H.* 為職業的還要無自覺。）繼而他們的芳容在上海的烏七八糟的「畫報」上登載出來，大概就會有達官貴人，歐美博士之流來跪着求婚的。接着就是舉行「文明結婚」儀式，請「局長」「要人」們來證婚，來賓有千人之衆。汽車，金鑽石，綿繡斷送了一生。在教會女學畢業出來的人，大多數以這條「出路」為她們的最高的理想。上海的女子教育，我是根本地擯斥的。再說，像我們這一階級的人，能否供應一個女孩子多念幾年書，也沒有把握。所以我們對於自己的女孩子的教育計劃，是想由我們自己的力量，將她培養成爲

一個「自由人」成爲一個強健耐勞的女性。我們想就孩子的年齡（四歲到二十五歲）分做五個教育時期。按期把識字、寫字（毛筆與鋼筆）、兒歌、童話、兒童劇、運動（特別注重）、作文、散文、小說、詩歌、數學、閱報、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常識、歷史地理的知識、筋肉勞動（特別注重）、各國革命史、人類勞動史、外國語言文字、專門技能的學習（特別注重，但以筋肉勞動者爲限，使她能在農村或工廠生活）等等教她。過了二十五年，她可以到社會的旋渦裏去衝擊了，假使我有一天能夠脫離這 *salary man* 的生活，也許我還能做一個打鐵的工人。到了那時，我更能將我的手腕磨鍊得粗厚些。靠着我的雙腕，使我們的寶寶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健全地養育起來，讓她做一個「自由人」做一個「勇者」我們的寶寶呀！

大小書店及其他

一 大小書店

近年以來，上海的書店逐漸增多，賣舊書的也有幾家，我以為是一種好現象（但也適用「姑且說」三個字）——「國——不，這個範圍太大，應該說「地方——」的文野的區分，當作文化傳布事業之一的書肆經營，也常視為重要的標準（自然是指有意義的書店而言）——依我的偏見，如果每條街上都有一二家有意義的書店和一所郵政分局，這便是國家富強的預兆了。

視為文化事業之一的書店經營，並不是「托辣斯式」「百貨店式」的一家大書店可以包辦得了的。不幸十餘年來，國內大資本的書店只有一家，於是從幼稚園的生徒以

至未戴「角帽」以前的少年青年的精神的糧食，一齊都被他們把持着；所有著作翻譯的人都不得不仰他們的鼻息。主持「編輯生殺權」的人物，正如日本鎌倉長谷的大佛一樣，巍巍然端着坐，一般「善男信女」都頂禮膜拜於下，這個比喻並不算過分。

現在的情形又有不同，就是小資本的書店的增加。別的書籍我不知道，單就文藝方面的書說，大書店的銷售往往不及小書店。每逢一書出世，大書店登廣告是肯登的，但是他們決不肯在裝幀、紙質、印刷上面講求，因為對於所謂「血本」有關。反之，小書店常以刊行文藝書籍為他們的主要的任務。他們自己也許就是執筆著作的人，因此對於裝幀等等都肯研究改善，他們的牟利心，有的較大書店好些。此外則大書店的發行所墨守成法（二十年來寄送各種雜誌，都是緊緊地裹成圓筒狀，舉此一事，可概其餘）把一切書籍高高地擱在架上，架前立着「店員」，在店員之前又深溝高壘似的造了黑漆漆的高櫃臺，不用說買書的人不能夠縱覽書的內容，連小學生去買書也像進了裁判所一樣。有一次我見一個小學生去買書，手裏拿着紙條，站在櫃台前面叫了幾聲，沒有人理睬，這時

我的拳頭真有點發癢了，對於這些地方，歐洲中古武士的氣質，也不能說是不適用。

我的話有點「出軌」了，再說回來。小書店的書可以任人取閱，買者有充分端詳的機會，買一本書不大會上當。因此學生們都歡喜親近小資本的書店，過了學生時代的人也同然。

若就著作者的便利說，以書稿託付大書店，對於版稅的着落，似乎可以放心。每年到了約定了的時期，即把銷售的部數與版稅通知作者，也沒有隱瞞版稅或以多報少的弊病，也許可以說這就是從他們的「金錢主義」的信義心而來的結果，但根本上還是區區小數，「何足掛齒」，教科書的利息已經飽滿得可以了。因此之故，對於書稿的出版就非常之慢。雜誌的難產已經可笑了，而書稿印刷之珊珊，更加「發鬆」。第一年交稿，第二年發排，第三年初校，第四年二校……第六年末校。經之營之，七年成之，於是定價四五角的書才放到發行所的高架上去。

小資本的書店似乎沒有這個毛病，但是品類不齊，有的是「公子哥兒」在那裏「玩

「票客串」有的是「貴人智士」在那裏「幹着玩玩」有的是「時代先驅」在那裏「標榜主義」爲經營書店而經營的實在很少。因此著作人的血汗的版稅就有點危險了。

小書店之中，也並非全是不以信義爲重的，他們有時難免以多報少，排三版說只有兩版，不按期算版稅；實在有時現金周轉不過來，所以不得不如此。如其著作者是當代的大家，當然又在例外，不特不必去催索版稅，小老板們自然會送上門來的。若自問並非「聞人」的作者，則大小書店對於他們，都互有利弊。

小書店的前途如何，實在難說。總之，有信義有旨趣的老板終是有望的。在如像我這種不會著作的人看來，一切小書店都是好的，我每逢走過小書店的門外我總覺得愉快；雖然沒有錢去買。

二 我的庭園

我的庭園，是一切可以稱爲庭園中的最小的了。

長有五尺餘，寬有四尺餘的一小方土。在土裏我自己種下兩株竹，兩株梔子花，不開花的薔薇，一列攀藤的牽牛花，C君送給我的無花的夾竹桃。我悅樂我的「低級趣味。」

竹子初種進土中，竹葉漸漸變黃了，過了兩天才漸漸變了綠色。有一株從根旁怒然的長出了兩三株嫩竹，蔥綠得可愛，被鄰家的女孩看見，就嚷要吃「油燜筍」了，

我把麻繩纏在短木上，插進牽牛花的根旁，引上去繫在樓窗上，一字兒排列了六根。牽牛花便依靠那麻繩發展它的生命，它想伸到的地方它都伸了上去，我頗驚異它的向上的生活力。現在正是季夏，藤蔓上長滿了掌狀的綠葉，葉與蔓交叉着，把我的窗前映上一片綠蔭，妻買了兩隻「叫叫蟲」掛在藤上，蟲聲便從葉底透了出來。我每天看着這一片綠蔭，恢復了我工作後的疲勞。

我的庭園裏的草木蟲豸，如果是在鄉村，本不值什麼的。一旦被移植到在囂嚷的市內，便貴得可以，已經耗去我的「財產」的一部分了。如果客官們不肯信，試看我下面的這個決算表。

一 竹二株

四角

一 梔子花二株

四角

一 牽牛花種子

二角

一 叫叫蟲二隻

銅元十六枚

其餘蚯蚓、青蛙無費。

三 志賀直哉

日本現存的作家中，志賀直哉的作品，我很喜歡。志賀氏雖屬白樺一派，可是他的作品時常用着 Realism 的手法。他的 Realism 是極自然的，毫無一點造作。好人物的夫婦一篇，開篇就寫道：

深秋的靜寂的夜，雁啼着飛過沼上。

妻把桌上的油燈移近桌端，在燈下做着針線。夫躺在旁邊，伸得長長的，茫然仰

視着天花板，兩人之間靜默着有好一會。

這簡短的描寫勝過二頁三頁的文字，使閱者立刻想起住在郊野的夫妻的單純生活。這種手法，在那些做堆砌、癩祭的小說的作家，確是一種藥品。

志賀氏的范的犯罪、山科之記憶、死母與新母都是優美的短篇，我也歡喜看。

不單是志賀氏的作品令人欽仰，他對於藝術的忠實也是少有的。他在大津順吉和解暗夜行路等作裏面所描寫的主人公，大半即是志賀氏自己。他生於富族，因為他從事文學生活，還有他和侍女千代發生戀愛關係的事，為他的父親所不悅，二人間起了齟齬，後來竟至「廢嫡」。但志賀氏毫不顧念世俗的所謂名位與財產，毅然離開家庭，先後住居千葉的我孫子、京都的山科、奈良等地，努力於他的著作。在現在的各作家裏面，他的著作態度非常謹嚴；但每成一篇，輒為精心結構的作品，作品的量不多而質卻美，與武者小路氏的多作正相反；更和那些作「通俗長篇」與「新聞長篇」的作家不同了。

四 集中人才

我在N地會着了某偉人，偉人和其他的一個客人談了下面的話。

「目前這地方真的了不得，大街小巷的人家都住滿了求差事的；旅館更不用說了，我們來了幾乎沒有住處。」客人說。

「這倒是好現象！」偉人嘆息了。

「怎見得？」客人低聲下氣的追尋根由。

「集中人才喲。」偉人意氣洋洋的答。

五 信仰

妻的十二歲的小弟弟頗聰慧。當他在桌上彈「彈子」的時候，接連彈了三下都沒有中，他便雙手合掌，叫着「阿彌陀佛」，彈了第四下，也沒有彈中；他再以雙手交叉放在

胸前，閉目叫「耶穌」仍沒有彈中；他再以右手在胸前畫十字，叫着「馬利亞」這回却被他彈中了。他雀躍似的叫道：「馬利亞真好！」

許多人常在困難窘迫的時候或事後，呼着運命，把一切的拂意事都歸之運命，有時竟像孩子以及成年在疾病痛苦時叫娘似的，去哀懇或咨嗟這運命。

從人生的日常瑣事，每每看出信仰的真義。

六 上海報紙的社會記事

近來上海有幾家報紙，據說已經改善，頗注意於社會欄（或三面記事），但仔細一看記事的材料，則不出「搶」「姦」「殺」「自殺」。七八兩月內（一九二八年代）常有婦女自殺的記載，尤其是投黃浦江的特別多，其中有三個是女學生。有幾家報紙的社會欄，除開記載死者的家庭與遺書，致死的原因之外，更將自殺者死後的姿態照相製版，恭而且敬的印在報紙上，彷彿開什麼成績展覽會。此種舉動實在使閱者十二分的不快，對於

死者卻是最大的侮辱。老實說，這是最野蠻的辦法，只有毫無人心的記者才幹得出的頑意。從前「大刀隊」斬了人，那些身首異地，滿地殷紅的照片，不是已充作最優的畫報資料麼？還有掛在電線柱上的，裝在籠裏的，不是已被外國人攝成相片，寄回國去當作中華民國的奇風異俗了麼？大概現在「大刀隊」已不很時髦，同時新聞記者個人的好奇心不能滿足，但立即得了代替的資料，這便是那些膨脹潰裂的溺死者了。將來如其還不足以滿足新聞記者的好奇心，何不打起「某報主催」、「某報後援」（這裏借用了兩個日本的慣語，謹致歉意。）的旗幟，後面跟着一大羣記者，抬着溺死者的屍身，杭育杭育的遊行鬧市；一面高呼着，「如要知道此事真像的，火速購閱本報，」那末銷路便可增加了。銷路一增加，就是大大的進步。

致文學青年

「被墨水污了的過去，」我執着筆時，常想到這一句話。諸君是青年，又在「青年」的上面加上「文學」兩個字，不久也會感到這句話的滋味。

愛好文藝或有志於文藝的青年所急欲解決的問題，就是「怎樣讀書」、「如何寫作」等等。現在我避免空泛的議論，只就這兩點貢獻一些具體的意見。

關於讀書，我是主張「立讀」或「行讀」的。能夠「躺在沙發上」讀書，有「佳茗一壺」或「淡巴菇」一盒「讀書，那是很好的。可是你們的親長還沒有替你們預備「沙發」和「淡巴菇」時，不如「立讀」或「行讀」的好。或者你們還沒有「富於版稅」之時，也依然是「立讀」或「行讀」的好啊。日本商店裏的小夥計，騎在腳踏車上面，一隻手駕馭着車柄，一隻手拿

着口琴，吹奏着嘉爾曼中的小曲，這樣的「吹口琴的藝術」移用爲「讀書的藝術」才是真正的讀書的趣味。還有在散學歸來的中途，站立在書店的雜誌攤旁邊，「揩油」翻閱兒童雜誌的日本小學生，才是真正懂得「讀書的藝術」的人。

在修養的時代，只讀國內名家的創作是不夠的，還得多讀在世界已有定評的各國作家的作品。我們欣賞一種偉大的作品時，就無異和作者的偉大的人格，豐富的素養相親近。不單在藝術方面獲得益處，同時對於如何觀察人生社會，如何思維，也能叨惠不少。讀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最好是先讀一二個作家的全集（例如托爾斯泰全集，易卜生全集等）。讀時尤貴一字一句的慢慢地吟味，尋繹它的佳勝處。「政治青年」「科學青年」們也會看小說，但他們有的看起小說來，恐怕只是看看書中的故事，走馬看花似的看過就算。想我「文學青年」們決不會如此的。

其次是如何寫作的問題。柴霍甫說過，願意自己快點老了，好彎着背坐了下來，寫點什麼。日本的德富蘇峯今年六十九歲了，他現在住在東京附近的大森，名其寓居爲山王

草堂，每天五點鐘起床，就寫日本國民史（現在已寫到第三十七卷，逐日在大阪朝日新聞發表），寫完每天的稿子，然後才喫朝飯。我們要有柴霍甫（你們看柴霍甫的書翰是多麼可愛啊），德富蘇峯的毅力與決心，才配稱「寫作」。我們應該十分地忍耐與審慎，必須要寫壞了十幾冊的筆記簿，將幾百張的稿紙，寫了又撕，撕了又重寫，始可發表一篇作品。關於實際的寫作方法，我勸諸君用「卡片制」。讓我們買了若干厚紙片放在抽斗裏，把我們每天的見聞感想，都寫在卡片上。凡是五官所感觸的，直覺所想像的，都得寫上卡片。每天不論寫完幾張，隨手把它放在抽斗裏。日積月累之後，所積的卡片應該不少。在星期六的晚上，把卡片慢慢地整理，真有一種樂趣。如果要計劃寫一種巨大的長篇，用這個方法蒐集資料，也是頗適用的。我在上海教了五年的書，一向就用「卡片制」蒐集教材並記錄我自己的研究與意見。在整理卡片時，應該捨棄的陳舊資料，便隨時捨棄；有新穎的資料，便時時加以補充，自問能幸免於「留聲機器」的譏評。這個方法用來練習寫作，在蒐集、整理諸點上，是有效的。不過，卡片制只是寫作的準備，材料準備好了，還得寫在

有格的稿紙上。我們雖然沒有錢來買「沙發」和「淡巴菘」卻不可不買一些稿紙，以作「寫了又撕，撕了再寫」的用途。

我不是文學家，也不會發明什麼新的指導原理，我能貢獻給你們的就只有這一點意見。謹祝你們的筆硯多祥！

唯性史觀與大學生

從中國的歷史上看來，許多豐功偉業，不免是由性的關係助成的；又有許多十惡不赦的大罪，不免是由性的關係構成的。

飽受了金元的恩惠的美國人說：「一九三〇年代就是三個S，一是 *Speed*，二是 *Sports*，三是 *Sex*。」

環遊世界的「大徐伯林」在法國燒毀了的「R-101」最近燒掉了半隻翅膀的「DO-X 號」舞台上的整齊劃一的幾十條「大腿」的飛舞，騷亂而律動具有 *Tempo* 的爵士音樂 (*Jazz*) 都是具體的 *Speed* 的表現。中國的男女同校的大學生，內中有一部分，希望着自認識以至於「成功」有「大徐伯林」飛船那麼的迅速。同時，自入學以

至於獲得「文憑」也希望有「R—O—」那樣的快。

田徑賽、足球、籃球等運動，在中國都含着奇怪的（Proteague）意味。英雄主義是中國運動員的信條，所以在比賽時會演全武行。女運動員又為無數觀眾欣賞曲線美的箭塚。所謂「交際博士為某人擦松節油」能播為美談，變成上海的 Journalism 的最佳的資料。遠東運動會中國每年失敗，不算一回事；日本勝了，也不算什麼。因為日本人的英語，沒有中國人說得好。運動比賽是失敗了，然而英語是贏了，所以雖敗猶榮。大學的運動員，是要顯出一點本領給女同學們看看，以便她們贊美自己是一個 College Hero。

「性」是大學生的運動機，有時表現出來的是廣義的性，就是 Eroicism。在課堂黑板上寫着的即與文字，在廁所裏吟味的性××的漫畫，是男性大學生的本色。大學裏需要年青貌美的教授，不必聽講，單看那一副形容，在課堂上枯坐五六十分鐘都值得，如其在教本以外還能夠講點「山海經」那是再好沒有了，就連坐一二小時也不妨。某教授教書不行，但是昨天有人在馬路上看見他和師母挽手而行，他的「師母」是多麼的漂

亮美麗，第二天就傳遍了全課堂，於是大家對於他都有好感。某教授不會教書，快要被趕走了，但是他穿的西裝非常講究，輪廓縫綫，莫不整然，頭髮梳得那麼光亮，大家因為尊重「西裝」起見，這位教授實在有擁護的必要。美貌的女同學是最榮耀的，也最苦惱，被男同學們在無形中推選為××時，就有人亦步亦趨的跟隨着，每天批閱許多贊美的函牘，已經很費工夫了，他們硬叫這貌美的女同學沒有用功讀書的可能，把她的精力心思移轉到別一方面。在大學生的頭腦裏，女性是最神祕的，有不可思議的地方，看為永遠的謎。

奉唯物史觀為經典的馬克思青年，同時也是一個信仰「唯性史觀」的。在熟記必需的辭之外，第一是要追求一個女性同志，以便共同研究。他們的書架上，也一定陳列着柯倫泰女士的赤戀，偉大的戀愛等傑作。

唯性史觀支配着中國的一切！

（註）本文中有兩處用了××××的符號，代替了四個字這是作者尊敬大學生的原故。

再本文中的「大學生」不是專指某處某校的大學生，是泛指具有我所說的這種傾向的大學生。

讀書的經驗

我幼小時沒有進過私塾，完全由我的父親母親教我。父親教我讀的書，使我受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史鑑節要。這書是他手鈔的，他善作楷書，很工楷的寫在雪白的厚棉紙上，裝釘得很精緻，引起我對於書籍的嗜好。母親能夠暗誦許多詩詞，她教給我許多詩，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韓愈的符讀書城南。

我對於書籍從小時就有一種愛好癖。在家鄉時，由高小到中學，從來沒有因為讀書的事使我的父母生氣。我記得在十三歲時，常常跑到我父親的藏書樓上去翻書，從早晨到天晚，只下樓吃兩頓飯。後來被我翻着了一部綠野仙蹤，便將它慢慢地看起來，覺得其中有幾段很有滋味。隔幾天又翻到一部飛駝子傳，書中的諺語很多，弄得莫名其妙。

中學畢業的那一年，就考得了官費，到日本留學。在留學時期，有兩個地方我永遠不能忘記。一是早稻田大學的圖書館，一是東京郊外的吉祥寺。這兩處地方幫助我，使我多讀幾本書，那時的吉祥寺，真是讀書好地方，不像現在是時髦男女的幽會場所。

我的記憶力還好，無論書籍或論文，看過一遍之後，留在腦裏的印象，總有半年以上不會消失。作品裏的警句，我更能記憶得長久些。

我的讀書的方法沒有一定，有時作 *copy*，有時用鉛筆在書上亂塗線條，有時從頭至尾沒有作什麼記號。

使我的讀書能率增進的季節，是夏天和秋天，春天也還可以，我最憎惡冬天。我最痛恨的，就是「圍爐讀書」，「躺在沙發上讀書」，「泡一壺佳茗讀書」等等調兒。

我看書時不怕喧囂，孩子在身旁吵鬧也可以看下去。有幾次我看書時，「太太」在我的旁邊對我說話，我完全沒有聽見，因此嘗受非難云。

我的信條是多讀，深思，慎作。

「草枕」吟味

我還記得從前我家裏的客廳掛着一幅山水畫，一個老翁頭上梳着髻（在畫面上就是一點濃墨），手中扶着杖，坐在石巖邊頭短凳上，仰起頭看對面的瀑布，一種幽閑的情趣，完全被濃與淡的墨跡表現出來了。我想這是東洋人（作廣義解）所特有的，所能享受的一種境界。這畫上的老翁，不只是忘記了「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奧林比克競技會」等等，就是他自身的存在，在那一剎那，也許會完全記了罷。這種境界要在中國的詩裏，中國的畫裏，才能夠得見的。

近代人的生活，好像夏日的蟬鳴，又像後面有千軍萬馬趕了來，真是「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工作，飲食，咖啡，跳舞，Jazz，Talkie（有聲電影）忙，亂，衝，撞，搖，擺，動，喘氣，疲勞，青

春，愛，壯年，忙，老年，死。亞美利堅式的資本主義末期的文明，正走在這一條路上。將這和中國畫上「仰首聽鳴泉」的老翁比較起來，真真有趣。中國的畫與中國的詩，是全靠有一「仰首聽鳴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老翁倚枕聽鶯囀，童子開門放燕飛」的情景 (Scene)，然後才覺得中國的畫中國的詩有特殊的風味。

但將這風味寫成散文，而能寫得活躍生動的，我還沒有得見。這種東洋人（廣義的）的情趣，却被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攔住，寫成了他的草枕。但要注意的，漱石絕對不是一個在深山結茅庵，遠避人世的隱遁者，也不是一個憎惡現世的烏托邦的憬慕者，他對於人生，藝術，都歡喜發議論，又歡喜說俏皮話，是一個真正懂得「幽默」的人。他想在這迫切的世人，得到一點「不迫切」的境界。只消看他的大作我是貓哥兒，與現在所談及的草枕，就可以知道他對於人生的觀察是怎樣的精透。關於漱石，我在日本文學史裏記着：

夏目漱石原是一個「俳句」作家，又是一個「寫生文」的作家。他以胸懷寄托於自然界的風物，富有忘却世俗的「東洋人」的趣味。他將英國趣味，俳諧趣味，

和江戶趣味融混爲一。作品裏充溢着「俏皮」「輕笑」「幽默」「閑雅」「深新」的風味。他見那時自然主義的單調，曾爲文指摘。高濱虛子的短篇集鷄頭有一篇敘文，是他作的。在這篇敘文裏，他主張小說可以分爲兩種：一種是有餘裕的小說，一種是非餘裕的小說。有餘裕的小說，就是「不迫切」的小說，是避去「非常」一字的小說。不用生活上的大事件或其他重大問題做材料的小說，就是有餘裕的小說。用運命，人生，或某種問題做材料的，就是非餘裕的小說。如果非餘裕的小說有存在的權利，則有餘裕的小說也應該有存在的權利。我品茶灌花是餘裕的，說笑也是餘裕的。借繪圖雕刻遣去閑愁也是餘裕。

從「這有餘裕的小說」引申出來的，就是他所稱道的「低徊趣味」。這種趣味是指對於一事一物起獨特或聯想的興味，從左看或從右看都不肯輕易捨去的趣味。用詩與小說表現在實生活的苦味與悲哀，原是無礙的；但是能使人忘却現實生活的苦味與悲愁，具有浮扁舟遊桃源的趣味的藝術，始有存在的意義。藝術的能

事，盡於使讀者愉快有趣，忘却現實生活的苦悶。他的主張，明明是藝術至上主義，是崇奉「爲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

漱石的主要作品，有下列各種：

我是貓(1905—1906)倫敦塔(1905)嘉萊爾博物館(1905)幻影的盾(1905)
 琴音(1905)一夜(1906)露行(1905)趣味的遺傳(1906)哥兒(1906)草枕
 (1906)一百十日(1906)野分(1907)虞美人草(1907)坑夫(1908)三四郎
 (1908)其後(1909)門(1910)到彼岸(1911)行人(1912大正元年)心(1914)
 道草(1915)明暗(1916)

漱石的作品，約可以分爲三類：一，寄夢幻縹緲的情趣（如倫敦塔、幻影的盾、琴音、一夜草枕、二百十日、虞美人草等）；二，在滑稽諧謔裏，諷刺社會人生（如我是貓、哥兒、野分等）；分解心理的（自三四郎以後諸作都是）；除上列諸作外，另有到京的晚上、文鳥、夢十夜、永日小品、滿韓紀行、玻璃門內等小品文字。還有做文科大學教

授時的講稿文學論，文學評論等作。（北新書局版日本文學史頁八七——八九）

草枕（註）雖是一部小說，但是沒有結構，也沒有事件的發展，只是一部「感興」的文字。在我國已有了崔萬秋君的譯文，我介紹有志文藝的人都該拿來一讀。下面這兩段，可以借來說明漱石的所謂「有餘裕」「非迫切的人生」「低徊趣味」的意思。

（註）「草枕」原是「和歌」中的「枕詞」，「枕詞」是放在名詞上的修飾語，通常用四音或五音的字。「草枕」是「旅」字上的「枕詞」，有「旅居」「旅宿」「旅途」等意。

所可喜者，東洋的詩歌，有從世間解脫了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只這兩句便完全忘却了酷暑的人世之光景表現出來了。既不是窺伺東家牆外的處女，也不是南山上親友在那裏做官。達到了悠然地，出世間的，把利害得失如汗地讓它流去的心境了。「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只這區區二十字充分地建立了別乾坤。這乾坤的功德，不是不如歸金色夜叉的功德，是疲於

輪船、火車、權利、義務、道德、禮義之後，忘却一切，甜然入夢的功德。

如果在二十世紀睡眠是必要的話，那麼在二十世紀，這出世間的詩味是很要緊的。所可惜者，現在作詩的人和讀詩的人，都爲西洋所迷，駕悠閑的扁舟去尋桃源的好像沒有。不待說，我既非以詩人爲職業，當然不是打算住在這個世界上宣傳王維和陶淵明的境界。我只覺得這樣的感興，比較演藝會和舞蹈會還可以見效；比較浮士德、哈孟雷德還有味而已。我所以單獨一個人擔着繪具箱和三脚几，不慌不忙地走這春之山路，全是爲此。我想把淵明、王維的詩境，直接從大自然裏吸收了來，暫時也好，願意在非人情的天地間逍遙自在。簡直是一種醉興。

因爲是人類的一分子，任你如何喜歡非人情，但「非人情」不能長久繼續下去。就是淵明，也不見得一年到頭儘看南山，王維也不見得是不掛蚊帳，樂意睡在竹藪中的人罷。大概也是把餘剩的菊花，賣給花鋪裏；把竹荀賣給青菜店裏去罷。就是我也，是那樣的，雖然很喜歡鸚鵡和菜花，但還不至於「非人情」到在山中露宿……（崔）

萬秋君譯本，頁一一——一三。

此外抒寫作者的人生觀藝術觀，與描寫風景的妙文還有許多，我不能在這裏一一列舉了。

崔君的譯文還流暢，不過有幾處小疵，是應該改正的。

文藝管見

大約五六年前，文學旬刊上，有幾位朋友曾經討論過民衆文學的問題，當時議論的中心點，不外是想把文學爲民衆解放，有的說要爲民衆寫些作品，有的說要用民衆爲描寫的對象。五六年來，久已不聞這種討論的聲浪。在別一方面，時代轉變，有許有人在提倡「無產」者的文學，所謂民衆文學的問題，被視爲「慈善事業」一樣，好像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了。

目前的所謂「普羅」文學，直面着的問題，就是如何能使文學大衆化。普羅文學的作品，不要支配階級來欣賞，這是確然無疑的。可是不能夠獲得大多數的無產者的欣賞，則以爲十分可惜之至。如果俄國的大多數的工人農人，現在還喜讀普希金、斐蒙妥夫的

作品，那豈不是證明了「普羅」文學運動的無力麼？假使一國的被支配階級的人都已覺醒，他們因為要達到他們的理想的社會，生活是忙迫異常，這時他們還需要文學這等東西不要呢？假是需要的話，需要的又是怎樣的作品呢？

一切文學在口傳時代本是具有大衆性的，自有文學以後，被支配階級玩弄起來，遂與大衆隔離。在支配階級非把文學弄得神祕艱深不可，如此不足以表示他們的優越地位。因為他們要在社會上永久維持優越地位，所以想方設法，使大衆見了文學就頭痛，趕快止步。因此文學才被支配階級獨佔，與大衆絕緣。時代駸駸地駛去，那些感傷的，悲觀的，宿命的，小主觀的作品，正在掃蕩的中途。代替這些的應該是表現被支配階級意識的，明快活躍的作品，是痛痛快快和過去的歷史或傳統算總帳的作品。不管執筆寫作的人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如果是的，最好沒有），最低限度是必須具有社會意識與時代意識，用新的手法描寫新的題材，把受壓榨、忍痛苦的生活表現得明瞭痛快。此外還附帶着一個條件，就是——大衆化。如果號稱普羅作家，反而去走「大大派」「立體派」的路，那就沒

有人要看了。

日本的普羅作家近來已注意到作品的大衆化，所以有一種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大衆娛樂雜誌出現（這雜誌名叫大衆）。我國曾經有大衆文藝雜誌的刊行，可惜內容還欠大衆。我的預言是——中國的所謂普羅作家如果不能從大衆的手裏把上海黑幕施公案等讀物掃滅，普羅文學運動就有難成功的希望。

童話中的聶林

(註：聶林不知爲何國人，疑爲古羅刹國人氏。)

古時候，在某國裏，無論誰人都幸福的度日。但是爲什麼幸福呢？這樣追問的人却沒有一個。他們以爲是受了阿拉神（即謨罕默德）的恩惠之故。

那時候，世上有一個人名叫柯達巴修（大頭之意）住着，他是一個聰明的先知，能夠完全記誦可蘭經和法律。

因爲是這樣一個無所不知的人，連阿拉神也有點懼怯他的。法律書包含的東西是很多的，雖是阿拉神，還不能夠把它完全記在腦裏。所以他在一個禮拜內，必要把書溫習兩遍。因此柯達巴修能夠從頭至尾懂得那書。

有一次柯達巴修睡醒起來，看見枕畔有一根小杖和一張紙片。他讀那字，知道是阿拉的書記伊莎的美麗的筆蹟。上面寫着——

「今賜汝手杖，杖中宿有人類幸福，不可被惡魔取去，千萬千萬。杖入魔手，人類即滅。」
柯達巴修讀來，正在沉思時，惡魔尋着了那杖，便悄悄地偷來，逃到山中去了。

柯達巴修大聲叫喚，可是這時阿拉正在睡覺，等他醒來時，那杖已經在山裏了。兩個大惡魔，用大石頭和木材把杖掩藏起來，別人不能夠取去。

這個時候，正是聖經裏的該因殺死亞伯之時。

在這一瞬間，有一個人對別的人們說：「我比你們強大呢。」於是這人就做了皇帝。說是一瞬間，是在柯達巴修阿拉神，惡魔的一瞬間。在其他的人，却是幾千年。

這一瞬間，幾千年過去了，世上流着血。阿拉驚恐了，但是已經來不及救，因為惡魔把杖隱藏着的原故。

阿拉哭起來了。從那眼裏，流了四十晝夜的淚。在世上，就叫那眼淚做羅亞洪水。

人類的幸福，就這樣的消蝕了。

這一瞬間更接續到其次的一瞬間，這第二次的一瞬間，起了更可怕的事。這一瞬間在人世過了兩千年，世界上出現達麥爾蘭，他放火殺人，地球上許多遍身浴血的人在走動。那血變成了水蒸氣昇到天空，染在阿拉的白衣服上，阿拉就醒了。

第三次的一瞬間又繼續了。阿拉吩咐柯達巴修道：「我命你去尋覓幸福。」

但是柯達巴修答道：「我將死了，我命弟子代我去尋覓幸福罷了。」

柯達巴修死了。他的弟子便出外尋覓幸福。

那弟子的名字，叫做聶林。

第三次的一瞬間過去了。聶林打倒了壓制他人的人們……他自己的姿首便也消滅了。諸君以為聶林死了嗎？不對的，他正在守着柯達巴修的遺囑做去。

聶林為要尋覓人間的幸福，便走到山中去了。地面震動時，諸君說這是地震，這不是地震，是聶林移動石巖的響聲。聶林正尋覓幸福與真理呢。

聶林得着了幸福與真理時，第四次的幸福的瞬間便來了。

這一段童話見日本帝國出版的新潮七月號內，是九木砂土君從俄文的韻語改寫成散文體的。據九木君說，這段童話流行於一千九百二十五年二月從土耳其斯坦聯邦分離出來的烏士維其斯坦聯邦地方。九木君又說這段童話能把舊約、回教、專制魔王（Ogri），聶林等拉攏在一起，是並非東洋也不是西洋的奇怪的國度的故事。我也覺得這一點有趣，所以譯出來給大家看看。「帝國」的國民看了不礙事，我「民國」的閱者看了，也該不會「礙事」歟？

素描

暑期學校所感

這裏所講的暑期學校，是泛指那些「利用暑假光陰，推廣教育事業」的暑期學校而言，並沒有專指某一校的。

暑期學校的存在，實在大有疑義。我看學校當局的目的，並不在推廣什麼教育事業，要想撈一筆錢來補貼虧空（如還債之類），倒是真情。學校當局把學生看成魚，（謹按，我把魚來比擬學生諸公，真是「恐疎萬分」；但是「學校」School 這一個字，實有「魚羣」的意思，甚至有一種魚名叫「校長先生」School-Master 呢。）將「學生」作為「餌」，將教員當作「釣魚鈎」，只消「餌」鈎「齊備」，自然會有六七百個魚（不，學生）來上鈎的。於是辦一

次暑期學校，學校方面穩可淨賺數千元，賺來的錢，便供貼補虧空之用。學生所得到的，是幾個有名無實的學分；教員所得到的，是全身汗淋淋換來的幾塊臭洋鈔。

學校之有暑期休假的規定，原是把一種機會給學生到山中海濱去休養去運動。如要講學，要辦「暑期大學」也該到森林裏或海濱去才是。學生本是經不起「釣」的，只要聽說可以早得幾個學分，當然就會動念。有許多「大學」對於教員的待遇是十分刻薄；暑假沒有薪俸，或者薪俸是減半的。學校當局也忘了暑期休假是給教員一個修養的時機，好叫他們準備來學期的功課或作別的研究。在休假期間，學校完全不管教員的生活，好像一兩個月的假期，教員的肚子可以用皮帶紮緊，直要等到來學期開學時，才准進食。教員方面有了這個缺點，學校當局也就可以利用（自然也有因為情面的關係，不能不來的）叫他們在九十度以上的熱度裏，指手畫腳。在教員休息室裏一看，無論誰某的衣衫都溼了一塊。白開水壺的旁邊，却放着一瓶「時疫藥水」，靜待教員的享用。

我時常注意大學生們在課餘的「下意識」的表現。他們借了教員用殘的白粉，總歡

喜在黑板上表現自己的情感。在「正規學校」Regular School 上課的時間，我見他們所表現的，都是抒情的斷片。例如——

「愛人呀！我一刻也離不開你。」

「Oh! My Queen!」

「Who is the Queen of University?」

「Oh! Love! Oh! Love!」

但「到了暑期學校，便一變而為「散文」的嘆息了。寫在黑板上的是——

「爲了幾個學分，流了一身大汗，不惜犧牲性命與金錢，何苦！」

「先生熱呀！」

這些表現都是很對的。替學校方面設想，如果不怕人說是「滑稽」的話，儘可在課堂的四角，裝設電風扇；並且組織「消費合作社」販賣汽水，Ice Cream 之類，讓學生一面聽講，一面吃喝。電風扇的費用是要在教員的薪水內攤派的，汽水等等的賣價比市上要加貴兩三倍，自不用說。

這樣一來，學校所盈餘的錢一定是很可觀的。

新聞價值

國內的新聞紙，很少有令人看了滿意的。在一般記者的眼睛裏，認為有「新聞價值」的事件，不外是「要人的起居行動」，大的如要人的出巡檢閱（要人穿什麼衣服哪，拿什麼手杖哪），小的是要人的個獵遊覽（帶什麼鳥鎗哪，太太是否隨侍在側哪），甚至於和要人有關係的人，如像岳母小姐之類，都被中國的新聞記者們視為最有「新聞價值」的。至於社會新聞呢，只要是鬧到「巡捕房」「公安局」等處的事件，都全部有「新聞價值」。所

以只消打開「社會欄」一看，全部的新聞都是從「巡捕房」或「公安局」得來的。

現在我舉出一個例來說明中國新聞記者眼睛裏的「新聞價值」。

南京 閻××秘書許××女士，由平來京，連日遊覽各名勝，定十五早乘飛機赴滬，轉杭參觀西湖博覽會。（十四日專電）

（右為原文，見八月十五日的申報（No. 20258）第二張，國內要電二排在該報時評下第三欄，這天的時評的題目是美記者團在日言論的感想。）

在這個要電的後面，排着「永定河又潰百卅丈」的新聞，是北平拍來的專電。我揣想這位許女士的行動，會被申報的通信員認為大有「新聞價值」而必須拍專電的原因，大約不外下列的事實。

（A）閻某

（B）秘書

(C) 一位女士

(D) 遊覽名勝

(E) 乘飛機

(F) 參觀西湖博覽會

有了這五項，「故有了新聞價值。」永定河又潰百三十丈的「新聞價值，」反而比不上這位「乘飛機」的「女秘書」了。

中國的新聞紙在什麼年代會有起色呢？我們的回答是，「就在新聞記者們，不至於誤認要人太太身上掉了一根毛髮，都有新聞價值的時候。」

現代的范先生

偶翻閱李青崖君譯的啓示錄的四騎士（北新書局版）見他對於 Don Juan 這人所下的註解是：「其人兼水滸傳上的潘鄧小閑四字之長而有之。」李君的話，可謂「四

字的（讀入聲）評。」可是，這位范先生（註）是「封建制度」時人也。由「現代」的「立場」看來，縱然具備得有水滸傳上的四個字，也必定要「沒落」的，可以斷言。此何以故？簡單明瞭的答曰：「時代不同。」

假使「范先生」生在現代，僅靠這「潘、鄧、小、閑」四個字有什麼用呢？他一定是不能夠「活躍」的。據「鄙意」，現代的「范先生」必須再添上四個字，就是「有名，有書，有勢，有術」。這四個字可以引申如下——

「名」就是「名流」，一面做「文學家」，一面又兼做政客。「書藉多」就是「智識階級」的表示；又是博學的象徵。各國文字的書全有，但不是供閱覽用，而是供裝璜用的。「愛人」嗅着書的香氣，自然會走了來，不必像古老的范先生那樣的翻牆爬壁了。「勢」等於政治家之有「小組織」，自己的書一出版，「小組」的夥計們就大聲叫好。「術」是什麼呢？自然包括一切的「術」而言，這裏不便多說，聰明的讀者自會領悟，在這裏，我要學英文法上的 Understood 了。

具備上述八個字的范先生，不特享有無數的愛人，就是全國的青年，也全被他獲得了。如果他肯到上海各大學去教書時，男女學生接連上課七八小時，沒有一個溜走的。學校送錢給他，他一個錢也不受，世人莫不稱贊他「清高」云。

(註) Don Juan 這個人名，有人照羅馬字音譯為唐瓊，但依原音應讀若「東范」
Don 者，先生之意。

「中國文學系」往何處去

中國文學系在本校（復旦大學）已經有六年的歷史了，六年以來，經過了許多的困苦艱難。今年（一九三〇）逢着本校二十五週年紀念的盛典，誠令人有無限的感慨。借這機會，發表我個人對於本系諸位同學的希望，以供同學的採擇。

本系開辦的目的，在以「現代的眼光，研究歷代的文學；以世界的眼光，創造本國的文學。」知道用這種眼光來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很少的。復旦的中國文學系能夠用這種正確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是值得注意的。現在有許多大學，都設有中國文學系，但「考察他們開辦的目的以及施教的方針，都是攏統地將「中國文學」看為「國故」的研究。所以課程那面，只有幾門所謂「國故」的研究，在教授與及研究的人，對於那幾門「國

故」的課程，視如神祕的事物一樣。他們睜着驚異之眼，雙手把玩着那幾門「國故」的課程，猶如新嫁娘之寶貴紅綿襖然。於是乎今天是研究「國故」，明天也是研究「國故」，跑來跑去，都是在「國故」裏面兜圈子。研究三四年的結果，「國故」依然是「國故」。有許多關於中國文學上的新發現與新見解，仍舊是日本或英國的學者的功蹟。不過，也不能說以研究「國故」當作中國文學系底目的的教授學士們，沒有成績。他們的成績，就是把從前自家所做的文言詩拿出來印行；或是搜求幾部不常見的書籍藏在書櫥裏，視為名山的寶貝，既不肯借給人家閱覽；也不肯翻印流傳。這樣就算是研究國故了。

現在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暗中不免受少數人的輕視，就是被這般人弄糟了的原故。所以一提起「中國文學」四個字，就會有人盤問你，說：『你們還讀四書五經不讀呢？』或是：『你們中國文學系是否專教史記莊子』

我敢大聲疾呼地說，研究文學的困難，決不亞於研究微分積分之類。如果研究科學不成的人，改而研究文學，也是無所成就的。假如用「學書不成，遂棄而學劍」的眼光來

看我們的中國文學系，以為研究文學是易如嚼豆腐，研究科學是難如咬鐵，那就實足以表明自己的糊塗。因為，處現在的時代來研究文學，決不是為前人的只知吟風弄月，也決不是如私塾裏的默誦古書。「文學」這一個字的範疇，「中國文學」這個名稱的範疇，早已增高擴大了。研究文學或研究中國文學的時候，時有涉及其他各種科學的地方。到了現在，研究文學而不顧及其他有關係的各種科學，是絕對不行的。不明瞭這種意義，而妄想研究文學，妄想研究中國文學，其結果是「國故國故研究國故」如此而已。

根據上述的愚拙之見，我對於我們中國文學系的同學，有如次的希望：

第一是工具的磨鍊。白話文學雖然提倡了多年，但是現在國內出版的刊物裏面，值得一讀的文學，依然是稀少的。中國的白話文學還在改善的中途，這非望諸君努力不可。

第二，中國的新文學，是受了世界文學潮流的衝擊，然後才促進的。所以對於外國語言文字文學的研討，應該注重。

第三，時代已駁駁地前進，我們除了研究文學之外，似可分出一部分的時間來研究

其他的學問（例如民俗學，社會學，經濟學之類）我們的興味應該是多方面的，不可囿於一隅。

第四，你們不可和社會分離得太遠了，尤其是對於本國的社會，應該有犀利的觀察。理論與實際兩方面都應該顧到，不然，在學校畢業之後，仍然無用武之地。日本東京有一所「文化學院」是著名詩人與謝野寬和他的夫人晶子（女流歌人兼評論家）主辦的。其中的文科由菊池寬主持，他覺得日本各大學的文科太不注重實際方面，依據自家的主張，將文科分爲「創作科」，「編輯科」，「演劇科」三部門，使研究文學的人畢業之後，能夠對於社會有直接的貢獻，他的用意很好。因爲這三科在日本的現在是很需要。對於研究文學的人不能夠說他們連飯都不必吃。藝術家雖然有（Bohemian）的氣質，但是不能餓了十天半月還有力氣提起筆來做稿。所以對於這一方面我們也不可以忽略。

除了這四點之外，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中國文學系的同學，非努力合作不可。大家要團結起來，努力求本系的發展。同時，大家彼此勉勵用功，多做課堂以外的研究，

多寫作，多發表。務必使中國文學系成爲最有力的、最有聲譽的學系。

中國文學系的同學諸君！你們有新的武器，但是你們要極審慎地運用它。雙手擎起你們的筆尖，向前猛進罷，奮然地呀！

新時代的新聞記者

國內的報紙，沒有一種能夠適合近代的「喬那尼斯姆」(Journalism)的標準，有新聞學智識底修養的人，都能證明這句話。

現在上海報館的記者們，大多數是「冬烘」之流，對於新聞的採訪與編輯，都使用着極陳舊的方法，所以上海的報紙不見有什麼進步。

因為時代的轉變，使我們企望有適應新時代的新聞記者產生出來，掃蕩報界的陳腐空氣，建立中國的新「喬那尼斯姆」。

新聞記者如何能夠適應這個新時代呢？我想他們除了應有的知識以外，還得具備下面的幾種特質：

第一是健康。現在國內報館的工作時間是極不規則的，雖然有才能或學識，如身體不健康，就不能夠耐勞。新聞記者對於 Sports 應該熱心參加，或選擇一種作為自己的嗜好。

第二是明快。憂鬱性的人決不適宜於新聞記者的事業，像一個多愁善感的才子，便沒有做新聞記者的資格。精神的明快，給他人以不少的好感。精神明快的人，對於繁雜的事務，並不覺得厭煩，處理事務時，是極有條理的。但是，輕薄的明快，就不是我的本意。

第三是機智。是新聞記者的必要的條件之一，就是在咄嗟之間，「運用他的機智」(Wit)。機智的範圍很廣，例如應事接物、做文章、談話等，都包含在內。但所謂機智，並不是使用「狡詐」。如使用「狡詐」，在第一次雖可僥倖達到目的，第二次便不免失敗。

第四是熱情。對於自己的工作應該有熱情和興味。新聞記者受挫折的時候很多，正如男子向女子求愛時，總是遭拒絕的時候為多。如果沒有熱情，遭受一點挫折時便想中止，事業便沒有成功的希望。興味是從熱情來的，記者對於自己的事業，應以興趣為主。雖

然是以記者的事業來維持生活，但必使之興趣化。拉黃包車的人，覺得跑路太辛苦，一有機會，便想停下車子，在運動場上賽跑的人，越跑越有勁，同是一樣的跑路，精神上卻大有分別，這就是「興趣化」的問題。

第五是常識。記者除了自己的專門學識之外，必須常識豐富。常識就是百科全書的「縮印版」，記者所急需的常識，有思想、文藝、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地理、Sports等。日本各大學的畢業生向報館求職業時，都要經過「入社試驗」，合格才能錄用，試看他們的試題，便知道是注重多角式的知識的——

東京「日日新聞社」試題（受試驗者大學畢業生一百八十名。）

（一）作文（限一小時交卷）

就左列諸題選作一題。

一、澤正之死（註：澤正是日本的名伶澤田正二郎）

二、漫畫的新聞價值

三、大百貨店論

四、關於 Radio

五、「健康增進運動」所感

六、對於現議會的貴院族的態度之批判

七、產兒限制

八、帝國首相田中義一

九、對於「小選舉區」制的提案

(備考)投考營業部者，就一至五中，任作一題。

(二)就左列單語，以三四行文字說明之。False, 新渡戶博士, Mannegria, 胚芽米, Television, 山本宣治北平岡崎秀之助。

(備考)投考營業部者，本題免作。

(三)視察記

就左列各地，自選其一，在十日午前親往視察，午後一時蒞場，二時以前作成視察記。

一、上野淺草、二、本所深川、三、百貨店、四、「山之手」一帶的熱鬧場所、五、銀座。

(四)外國語(略)

(五)演說筆記(略)

第六是認識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涉獵現代人應有的一切智識，有尖銳的眼光觀察我們的社會與時代，作社會的先驅者。

以上的六種特色，是新時代的新聞記者人人必須具備的。其他的專門知識，輔導知識，文藝的修養與技能等等，是學校裏的課程，不屬於我所說的範圍。

第
二
部

性愛與痛苦

在動物界的性生活裏，當交尾時表演殘酷行爲的，不算稀有。例如海驢、海豹到了交尾期，便成羣的來到海洋的巖石上，爲要得到雌的，雄的互相爭鬪，甚至於喪失生命。如像棘鱗魚的雄，在交尾期性質暴躁，勇於打架。蛙螿等的混戰，都是爲要得到雌的而爭鬪。這是雄與雄的爭鬪，還有當雌雄兩性交尾時，一方傷害或殺死他方的殘酷行爲，也是常見的。其中最著名的要數蜘蛛類，在交尾時，雄的常被雌的吃掉。「育子蜘蛛」的雌是吃掉自己丈夫的可怕的蟲類，夙爲世人所知；但是多數蜘蛛都是如此，雌的大得大而且強，常吃掉了雄的。因此雄蜘蛛走近雌蜘蛛時，性命交關，此時苟不最敏捷地趕快交尾，便要

雌的吃掉了。有一種蜘蛛名叫「達南特爾拉」意大利最多，雄的要親近雌的時候，先走到雌的穴旁，把小石或葉片之類投入，以惹起雌的注意，做這事時，也是戰戰兢兢的；雌的爬出穴外，則雄的敏捷地跳上雌的脊背，實行交尾，苟不幸被雌的捕着，便當場吃掉。又雖然登上雌的脊背平安地交尾，萬一被雌的一足拉進穴內，也必喪命無疑。所以交尾這一事，在蜘蛛類，倒是拚命的工作。這是因為雌的大而且強，殺了雄的當作自己的餌食，雖與性欲無關，但在其他的許多動物，雄的向雌的求愛，因而興奮，傷害雌的，也是常見的。金絲雀的雄在性的興奮時，屢屢破巢且殺害雌的；雄鷄交尾時，啄傷雌的頸部或後頭部；種馬或種牛的雄往往咬嚙雌的。諸如此類的行爲，是爲要獲得異性的勝利與壓服的支配，從此種感興的衝動而發生的；在雌的一方面，因爲受了這樣的暴行，情熱遂以亢進。據仲馬氏所述，亞拉伯人有一種習慣，他們把不喜歡交尾的牝馬和已起交尾欲的牡馬同放在草原，就是因爲牝馬被牡馬咬嚙，可以引起性的興奮之故。在人類，對於異性的感興情熱昂奮時，也和動物一樣的表演一種殘暴行爲。愛人們互相抓股或嚙頰以表示或增進愛

情，這是普通的事實。日本江戶時代有一首情歌，是「抓傷了，紫色，咬嚙了，紅色，用顏色染成的這身體呀。」夫婦口角，反使愛情益加濃厚；不僅是言語的爭吵，甚至於抓頭髮，打耳巴，扭手腕，舞動菜刀，外人看去好像是感情極惡似的，其實時時反復着的爭吵，就有性的感興與興奮隨之，夫婦的情感因此益加增進。諺云，「打是心疼罵是愛，」信然。

二

前述的事實是在普通的人看出的，但在病態的人，則有虐待凌辱異性，使大受痛苦，聽着叫喚的聲音，看那苦惱的情狀，覺有無上性的快樂的。其甚者，至於殺傷異性，吸那淋漓的鮮血，又或剝皮切肉，食其內臟，由此以滿足性欲。此種變態性欲稱爲 *Sadismus* (暴虐狂)。反之，受了異性的虐待，自甘忍受痛苦，感到性的滿足的變態者，稱爲 *Masochismus* (被虐狂)。

Sadismus (暴虐狂) 這名稱，是從法國的貴族沙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的行

爲與他著的說部 (romance) 而來的。沙德以千七百四十年生於巴黎，千八百十四年以七十四歲的高齡逝世。在青春時代會做騎兵士官，參加「七年戰爭」之役。對於文學、哲學、歷史、社會學等頗有興趣，對於聖書，有下明析的批評的才能。他所愛讀的哲學書是拉瑪德利的唯物論，又對於阿克唯尼的學說，也根本地加以研究。雖然是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可是他的行爲完全逸出常軌，從青年時代起就度着放蕩的生活。其動機是因爲失戀。他的父親爲他娶了個二十歲的身出名門的女子，而他卻愛妻的妹妹，結果從尼姑庵裏將妻妹盜出來同棲，一時過着幸福的生活。不幸情婦死亡，大失所望，悲哀之極，就放蕩度日，他的性欲也變了常態。偶然在路上看見一個向他求乞的女子，他就帶她回來鞭笞；又在婦人集會的席上，把名叫「康打尼丁」的藥放在點心裏給客人吃，中毒者甚多。因爲做了這種暴虐行爲，遂被禁錮在監獄裏。他的監獄生活過了二十七年。在逝世以前，做了許多小說，都是描寫虐待凌辱異性，使性的快感滿足的變態性欲事態。作中的主人是性欲盛旺的男子，被他犧牲的多上流的婦人，賣笑婦等則較少。他或寫男子鞭打婦人，或寫

某人拿藥給他友人的愛人服下，使他們在公衆的面前做出不好的事；或寫殺傷女子，流出血液，感覺有絕大性感的殘酷的情景。每作都以他自己的殘忍的性生活做根據，加上空想描繪出來。他的五種作品中，有一種名叫 *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1795)，一名放蕩的教師 (*L'Institutueuseurs Libertins*)。由於莎德的行為與他的創作的內容，使異性痛苦而感覺性的快樂的變態性，欲遂稱爲 *Sadismus* (暴虐狂)。

輕微的「暴虐狂」在普通人也看得出，如抓所愛的異性的身體的某部分；或咬唇與頰；或故意出惡言招引口角，以表示愛情或使愛情奮昂，但這還是在生理的範圍以內的舉動。如果超過這種程度，使異性受強制的痛苦，目覩叫喚、苦惱、流血等慘狀，以滿足性欲，則自然是「病理的」了。這樣的殘暴行為如變成真實或熱烈，必演出令人戰慄的悲慘事件。與「暴虐狂」相反，甘受異性的虐待凌辱，以得性的滿足的「被虐狂」(*Masochismus*)，是由奧國的文人馬梭哈 (*Sacher Masoch*) 的行為與他的創作的內容而得來的名稱。

「戀愛者是奴隸，是囚人，是義勇的使僕。」正如這句話一樣，在戀愛裏，屈從異性，求媚異性，以求其歡心的傾向，是普通的；但如此種傾向非常顯著時，則欲跪在異性的膝下，全然成爲俘虜。其甚者，雖被異性冒罵嘲弄，毆打鞭笞，或用刀割，竟不以爲痛苦，反而喜歡領受，因此做出種種的手段以受異性的虐待。如像這一類人，明明是「病理的。」馬梭哈就是此種變態人物，在他的創作裏，也描寫着同樣的事實。

馬梭哈以一千八百三十年生於加尼細亞的勒姆堡，他的血管裏有西班牙，日耳曼，俄羅斯人的血液，他的祖先是西班牙的貴族，十六世紀時在卡爾五世之下打過仗，他的父親是勒姆堡的警察長，與小俄的貴婦人莎爾洛德結婚，十一年後就生他。他從小兒時代起特別喜歡看殘酷的記錄或死刑的繪畫，又愛讀講殉死的口碑傳說的書。到了思春期的年齡，他常夢見一個使他痛苦的殘酷的婦人。原來加尼細亞有一種風俗，就是那地方的婦人支配她們的丈夫，視如自己的奴隸一樣。他十歲時，才實地目擊這種情況。他的近親有某伯爵夫人者，她的纖手掌握一家的全權，役使其夫伯爵。他目睹這種情況，受了

終生不能忘記的印象。

伯爵夫人只有面貌好看，卻是一個不規矩的夜叉婆，但馬梭哈對於夫人的美貌與她所圍的高貴的毛皮很羨慕，而且讚美夫人。夫人也喜歡他的從順，時常許可他進她的化裝室。有一天，他跪在夫人的面前爲她穿鞋，他突然吻夫人的腳，夫人卻微笑而以腳輕輕地撞他的臉，他很喜歡而且感到幸福。

有一天，他和姊妹們做捉迷藏的遊戲，偷進夫人的臥室，隱身於掛在壁上的衣服後面。一剎那間，伯爵夫人同她的情夫進來了。他依然躲着不走，偷看室內的情景，見夫人橫身在沙發上，和情夫調情。既而伯爵進來了，身後有兩個人隨着，來勢并不平常。伯爵正要挺身向二人時，夫人忽然從沙發上躍起，揮拳毆打伯爵的面孔，伯爵的臉上鮮血涓涓流下。夫人這時又取鞭在手，把伯爵和隨從追出屋外。情夫逃出的剎那，掛在壁上的衣裳落下，躲到如今的馬梭哈的身體便完全出現了。夫人一見他，就把他投在床上，用手牢牢地壓着他的肩膀，痛打一頓。他覺得很痛，但是同時覺得有莫大的愉快。

夫人的暴行尙未演完時，伯爵又轉來了，見他一點也沒有發怒的樣子，悄然地跪在夫人面前，哀求饒恕。夫人又痛打伯爵。這時馬梭哈已逃出室外，卻又折回來，躡手躡腳的隱身門外，傾耳聽室內，只聽得鞭子嘶嘶的聲音與伯爵的哼吟聲互相唱答。

上述的光景，在神經過敏的他的腦裏留下了深的印象，給他的感情生活以顯著的影響。「婦人」在他是「愛的印象」，同時又是「憎惡的印象」，是具有美與殘酷兩種性質的。這事映入他的一生的原因，就是他少年時代目擊前述的情景，深深地感動了他。他的處女作 *Der Einsiger* 中的女主人，實在就是用伯爵夫人做模型 (Model) 的。他對於有美麗毛皮與鞭子的伯爵夫人的愛常不去懷，時常夢見她，她支配了他的著作與空想。此外還有一個女性，深印在他的腦裏，影響及於他的思想，就是他在十三歲時，即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的革命戰爭時，在皮帶上掛着手鎗，在堡壘上助他打仗的妙齡勇婦。

馬梭哈的父親喜歡演劇，在自己家中備有舞臺，表演歌德哥哥兒的著作。他的文藝趣味，在幼年時代受父親的感化實多。他進了勃賴格與格拉茲大學，十九歲畢業，當德國

史的講師，在格拉茲大學執教鞭，但對於文學有莫大的興趣，埋頭從事；既而辭去大學教職，專心於文藝的創作。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參加意大利戰爭，在莎爾非力一役，極勇敢地戰鬪，奧國元帥曾賜以褒狀。但是他退出軍隊後，遂委身於小說的著作，文名漸為世人所知。

當時他曾愛過幾個女子，多令他失望，或遭遇不幸，遂用自己的經驗做材料，做了幾種小說。那些小說中的主人公，必定是心意堅強，發揮女權，壓服男子的痛快女性。後來在格拉茲，有一個愛讀他的小說的女子名叫洛娜，是以縫手套為業的，身分不高，但是一個有文學趣味的伶俐女子，她假借他的小說中女主人捷郁那耶夫的名字寫信給他，模擬他所理想的女性的性格，以投合他的心意。這時他雖有一個已經定了婚約的女子，他仍想和洛娜相會。因他從來信的字裏行間想像起來，她一定是一個貴婦人。委身於一個比自己身分高的而且剛復的女性，被她頤指氣使，是無上的愉快。洛娜和他會見了，她把自己的身分隱藏着，裝起貴婦人的態度給他看，於是他的愛情愈熾，捨棄了未婚妻，和洛娜

成爲難捨難分的伴侶，生了一子。舉行結婚式是一千八百七十三年。

但是結婚之後，不久間，兩人的感情裏吹起秋風來了。洛娜知道他的性質是病的、空想的、無能力的；他也發見了洛娜并非自己所夢想的貴婦人，於是兩人都大大的失望了。并且他在結婚以後，他的病態的性欲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他叫洛娜用鞭子打他，反復要求過好幾次，但是洛娜不答應。一回他叫女傭鞭打他以求滿足，洛娜強使他解僱女傭。他不絕地對洛娜獻媚，但女的不盡力使他稱心滿意，因此家庭漸漸不和睦不愉快了。後來不知怎樣的說服了洛娜，叫洛娜每天用鞭打他；但僅僅如此還不滿足，更進一步叫洛娜假裝不貞的婦人，他自己執筆，在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一妙齡美人，願與美壯的男子交際，」強使洛娜與他人姦通，因此洛娜浪費財產，至於出醜。不久洛娜果與一個新聞記者攜手逃赴巴黎，和他斷絕關係了。

他的第二妻是他雇用的祕書與舌人，名叫邁斯達的處女。他與洛娜不同，溫順貞淑，他爲了前妻的原故，頗覺灰心，對於後妻，誠心誠意地獻上愛情。二人間生了兩個孩子，很

和睦地度日。他的晚年生活比較安靜，但前妻洛娜時時把侮辱脅迫的信寄給他。他模倣他父親，在家中設備舞臺，時常演戲，以妻子演主脚，快樂可知。此後他的健康衰損，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赴洛哈姆療養，病勢漸增，遂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辭世。

以上是馬梭哈的略傳，他的奇異的性行爲與創作的內容，使克拉弗特耶賓氏對於受異性虐待而以為愉快的病的性欲起了一個名稱，即 *Masochismus*（被虐狂）。性愛與痛苦有如此的關係，借這些事實便明顯地證明了。普通一般人，其虐待的程度雖不至於陷於這種病態，但在愛人夫婦間，於隱密的行事裏，當然有「暴虐狂」與「被虐狂」的傾向，尤其是容易引起性的興奮的許多事實，更是世人所夙知的了。

除了上述兩種病的性欲之外，還有一種由殘酷行爲表演出來的異常性欲，名曰 *Fetichismus*（性的拜物病）。這病是戀愛異性身體的一部分，例如頭髮、眼、手足、陰部、排泄物，或愛異性的所有物，例如衣服、鞋子、襪、手巾、化妝品，或觸或看或嗅或嘗，由此以感覺性的快感。健全的人見了異性的清澄的眼，濃厚的眉毛，緊張的口，如雪的肌膚，便生愛

慕或將異性的所有物作爲紀念而戀愛着的人也不少，這是周知的事實。在某程度，這類行爲在常人也有，尤其在戀愛沒有達到目的之時；但在病態的人，則並非愛異性的全人格，只單戀愛身體的一部分或是所有物。喜歡在路上翦女人的頭髮，使女人頭部負傷的殘酷行爲，就是對於異性的毛髮有異常的愛着，見了便性欲興奮，不能克制，衝動地去翦取女人的頭髮的。

以上所說的，是由變態性欲而來的殘酷行爲，在別一方面，由嫉妬而來的殘酷也很多。正如日本的諺語說，「愛愈甚，恨愈深，」爲愛人所背棄時，便傷害對手，以療嫉妬之心。有這種要求的，在缺乏反省，陷於性的變態者，常常得見。尤其是感情強而易動的女性，因爲嫉妬，陷於極度的興奮，毫無判斷與顧慮，爆發似的做出殘忍行爲的很多。

三

男性的雄偉剛壯，女性的優婉溫順，這是兩性的特徵。因爲人類有要求自己缺乏的

東西的慾望，在性的關係上，男子要求優柔溫雅的女性，女子思慕雄偉剛壯的男子。原始人類的男子對女性表示他的勇氣膽略，作為求愛的最好的手段。非洲的瑪塞蠻族有一種習慣，就是男子的矛沒有染上他人的血時，不能夠結婚。南洋波爾勒俄的打牙克蠻族有獵取人頭，藏儲骷髏之後，纔能有妻的習慣。耶斯基摩人的習慣是如果沒有殺過一隻海狗，就沒有求婚的資格。像這種殺人或殺動物，無非是表示本人的勇氣膽略，借以獲得異性的愛。就是說，在男子方面，他的勇壯成為獲得女性的愛的「資格」，在女子方面，委身於這種雄壯的男子，因此可以永遠保有自己的愛。

如像掠奪婚姻，是可以借上述的事實來說明的。男子用暴力去掠奪女性，是證明自己的勇壯的手段。因為如非強壯的男子，則不能實行掠奪；達到掠奪目的的人，被人稱讚為有勇氣的男子，由此以得異性的愛。太古時代所行的掠奪婚姻的遺習還在現在的未開化民族裏保存着。在求婚時，男子故意和他將取來作妻的女子爭鬪，打勝了對手之後，始成為伉儷，這種風習很不少。根據法爾氏記述紐錫蘭的蠻族的風俗，男子尋着了可以

求來做妻子的女性時，先是到女子的父親或親族家裏去要求他們的允許，其次便用暴力把女子帶走，於是女子用全身的力量來抵抗。紐錫蘭的女子一般是身體強健，筋力勇猛，不弱於男子，因此兩性間發生激烈的爭鬪，常常互鬪兩三小時以上。如果女子方面得勝了，便走回父母的家中，男子非打斷求婚的念頭不可。又根據譚法爾的記載，新南威爾斯的蠻族，當男子向女子求婚時，男子逼迫女子同他一起到他的家裏去，女子故意拒絕，男子再對女子威迫，於是毆打，雙方爭鬪起來，結果常是男子佔勝利。女子雖然在心裏老早就答應那求婚，但仍不斷的反抗。經過了橫強的手段，然後帶回家中，和陸地同棲。又據哈耶斯氏所記耶斯基摩的結婚風俗，新郎用暴力把新婦拐逃，女子故意叫喊反抗，直到進了男宅為止，然後成爲夫婦。

上述的習俗都是掠奪婚姻的模倣的遺風。男子表示自己的勇敢剛壯，借以獲得對手女性的歡心，以達到求婚的目的。就是說，若非具有完全征服女子的體力意力的男子，就沒有獲愛的資格。原始人的愛有殘忍性伴隨着，就是基於這種理由，暴虐狂與被虐狂

的本性的一面，也能夠借此說明。如借新加勒德尼亞蠻族的男女關係來說明，更是最適切的例證。據佛俄勒氏的記述，此種蠻族中的處女被她的愛人追逐於森林內，受了暴行迫害，臉被搔，身體被毆打，頭肩部等被咬，受了各種的殘害，然後回到男子家中。像此種凌辱迫害，在男子方面，表示他有勇，使對手的愛加深，在女子方面，認識了對手的勇壯，愛情更其增加。

男子的勇壯表現在他們的體力意力上。因此女子爲男性的強壯的體力意力與顯著的個人性所牽引，較之男性的肉體美爲甚。在原始人裏，戀愛爭鬪的勝利者與有做優越的愛人的資格的男子未必是好男子或是有才之人，卻是最勇敢最剛健的人。由此說來，也不單限於原始人，在開化的民族裏，羨慕體力意力堅強的男子的女性也不少。加洛利勒·徐勒格爾氏論法國的好雄米拉波，在加氏寫給路易莎·柯達的信裏寫着：「他是醜男子，然而莎菲卻愛他，因爲女子並非爲美貌而愛男子的。」即是莎菲是愛着米拉波的男性的雄渾剛邁的氣質。德國的有名哲學家哈爾特曼在他的名著無意識哲學裏

說，女性的強烈的愛並非由最美貌的男子而起的，乃是由與此反對的最醜惡的男子而起的。還有，俄國文學家 婁蒙奪夫 在他的創作現代英雄裏也說：「爲一個容貌醜惡的男子愛到發狂的婦人，決非稀有的，她們不願把那醜惡的愛人和美少年耶梯米昂交換。」總之，真的男性美，正如伊凡·普洛何所說，是精神的美——即意志力，創造力，自由的個性的表現，未必是容貌肉體的美。

戀愛與殘酷之間有着必然的關係，由前面的說明便能充分地說明。在文化民族的性生活裏，愛人或夫婦間互相爭鬧，反而愛情更加濃厚的事實，是不少的。在斯拉夫民族的下層社會裏，有一種風俗，不被丈夫毆打的婦人好像感着被侮辱似的。據鮑尼奴斯的記載，俄國的婦人以爲丈夫鞭打妻子是愛情的表徵，若不被丈夫鞭打時，便不會感到幸福。此種風俗現在還存在於魏卡龍地方。克拉夫特耶賓氏曾記述那地方農民的妻子，除非丈夫飽以老拳，她不感到愛。俄國的諺語中有這樣的句子：「愛你的妻如愛你的靈魂一般，打你的妻如打毛皮。」「最愛的人的毆打是不痛的。」休立特格洛耳氏對於斯拉

夫民族記載着與前面相反的事實，就是婦人鞭笞毆打男子。

捷利立氏在他的自敘傳裏記載着，他虐待做 *model* 的他的情婦加特尼娜，她反而覺得愉快，他見了這種情形不覺驚異。男子毆打他的愛人是戀愛的表徵，女子遂甘心領受。在捷爾凡登的創作裏，有一段插話足以證明。南美的印度種族裏也有相同的風俗。曼特卡茲氏在波尼維亞的旅途上，知道不受丈夫毆打的妻子便訴說丈夫的無情；一個處女議論她的愛人道：「他很愛我，他時常打我，就是證據。」

這種性的感覺在古代的文化民族裏也有。例如基爾安氏的赫特勒故事中約一個婦女，曾經這樣說：「不鞭打自己所愛的女子，不拉她的頭髮，不撕破她的衣服的男子，不是真愛那女子。」俄維對於情夫發怒似的叫他撕破她的衣服。盧騷記載着意大利的某地方，只有婦人被丈夫虐待時，認為受了丈夫的愛，不毆打妻子的男子是蠢貨。

一部印度古代的典籍，述說關於性愛的種種事象的，名叫愛經 (*Kamasutra*) 的書裏，曾說：「熱情的極度，毆打異性身體的某部分是性愛的伴隨。」又說：「婦人的身體的

隱處，見有愛人的爪傷時，過了長日月之後，往昔的愛情重新在心中喚起。若果沒有使人想起舊交的愛人的爪傷，則愛情在長日月後就消失了。」又說：「搔傷咬傷，時時作爲贈送愛人的物品，這是因爲要表示愛而做出來的預備動作。」如果再要列舉這種事實，還有喬那國王曾打一個名叫吉特那色娜的娼妓的胸，娼妓死了；班德亞王的將軍納拉德，維打一個舞姬的頰，誤中她的眼睛，因而盲其一目。從這些例看來，印度民族裏，從太古時代起，伴隨性愛的種種殘忍行爲，是普遍地行着的。

在賣笑婦裏，因受情人的虐待迫害，愛情反而增進的也不少。關於這類的事實，法國的學者巴蘭·吉夏德萊氏曾有記述。他看見一個娼婦被泥醉的情夫毒打，眼臉裂開，滿臉是血，身上的皮膚也被搔破，半死半活，抬進醫院，但她病好了之後，又急速地回到情夫的家裏去了。又據尼采法羅所記的，有一個名叫落莎·耶兒的娼婦，情夫脅迫她，說要殺她，把小刀放在她的頭上，雖然這樣的虐待，當法官訊問她時，她卻完全否認這事實。又有一個名叫瑪利亞耶兒的娼婦，受了情夫的毆打，臉上刺破，留下一個大癍痕，容貌變成奇

醜，但是她無論什麼時候都不忘記她的情夫，像相思似的保存着她的相片。有時警察詢問她臉上的癍痕時，她答道：「他傷了我，因為我真愛我。」

耶尼斯舉出一例，說明受男子的暴力征服反而愉快的女子。他記述着下面的一個妙齡女子：這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十九歲的女子，懂得幾種外國語，聰明而且富有同情心的性格，她與愛人相會時，常叫愛人加暴於自己的身體。愛人問她的理由，她說：「我願委身於男子的暴力之下而被征服。」有的時候，她說：「我想要一個男子，他使我的身體受痛苦，差不多使我絕命似的有力的男子。」耶尼斯又記着，犯傷害罪殺人罪的男子常接着陌生的婦人的情書。基爾蘭曾從芝加哥通知耶尼斯，說一個犯墮胎幫助罪與傷害罪嫌疑被捕的男子，有陌生的婦人來向他求婚，或是寫情書給他。寄信的人是德國人和俄國人。

柯林·施考特氏曾說：「求愛是一種美妙的戰鬥。」將此語從動物的性的關係上來觀察，雄的常借體力的發揮以獲得雌的，因此雌的不能不耐痛苦。雄的加痛苦於雌

的，不外是表示體力強壯的慾望的結果。正如米拉孟特所說：「殘酷即力量。」廢了殘酷，就是力量的廢棄。把自己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使得異性知道，爲了求愛，非加異性以暴力不可。於是變成殘酷行爲表現出來，雌的由此被喚起了愛情，并且增進了愛情。所以殘酷，痛苦，與性愛之間，是有連鎖的事，已在動物的性生活裏有了淵源，傳到原始人，更在文化民族裏表現出來。

從這方面觀察，「暴虐狂」與「被虐狂」是從動物遺傳到人類的性能，普通的人多少都帶有此種傾向，如成爲病態，則毆打異性，用小刀或燒紅的火箸去傷害異性的身體而感到性的快樂，異性受了這種殘酷的行爲便感到歡喜，增進愛慾。像這種男女，世上決不算少有的。僅是口角爭吵，不能夠滿足，還要打，擲，踢，甚至於舞起刀來，看去是極不和睦的夫婦，其實是愛情極深的。夫借暴力以征服女子，妻因被征服而得興奮與滿足，夫婦間的愛情更加濃厚。現另舉一個極端的例於左：

距今數年前，日本東京市下谷區龍泉寺町住着一個木匠，名叫小口末吉（年二十

九歲，他的姘婦名叫矢作米子（年二十四歲）。米子原是吉原妓寮河本樓的女傭，末吉是做木匠的，曾在河本樓做過木工，遂成相知。末吉因此與自己的原配妻子離婚，和米子同棲，二人的愛好像蜜一樣的甜，別人看去，無不羨慕。末吉每天朝晨六時左右出外作工，當時寓居在樓上的一個青年，趁末吉不在家時，便和米子發生了關係。

有一天米子對末吉說：

「你在家中或是出外作工時，都是想念着我的，你的心中諒必很苦罷。因為要除去你的痛苦，我是任隨受怎樣的痛苦都情願的，請你把火箸燒紅，在我的背上烙上「小口末吉之妻」的字樣，這樣，你的痛苦可以除去，便可安心做工了。」末吉聽了這突然的話，一時驚異得很，他在心裏想道：「照女人的話做了，烙上了字，以後她不會結交他人了。」他便照女人的話做去，用燒紅的火箸在他的背上烙上了「小口末吉之妻」的字樣。

男的問道：

「怎樣熱嗎？」女的微笑着道：

「比藥炙還開心呢，但是烙在背上沒有人看見，你給我烙在手腕上罷。」於是男子用同樣的方法在女人的右腕上烙了相同的字。

既而女人又說，烙在背面看不見，你再給我烙在正面罷。男人又在她的左腕上第三次烙上了字。

「你痛苦罷？」雖是富於殘酷性的末吉，見了這燒烙過的手腕上的糜爛的痕跡，也不能不呆起來。

「說什麼話，比藥炙還開心呢。」女人悠然地笑。

女人雖受這樣慘酷的痛苦，一點也不怨恨男人，反而覺得愉快，二人的感情比以前增加。

從此以後，女人渴望男人傷害她的身體的各部分，叫男人切斷她的手指足趾。如果男人不允許時，她就自己動手切斷，並不覺苦楚，反而以做這種殘酷的事為快樂。她這樣的切了指趾，或是剝去指甲，做盡殘酷的事，以為比較什麼都愉快。不久，她因此喪了生命。

把房子分租給他們的房東，一點也不會注意到他們的行爲。女人直到臨終時，對於男人有着強烈的愛情，時時給男人以熱烈的接吻。這種因爲變態性慾而生的傷害致死罪，由東京地方裁判所刑事第一部西鄉裁判長付之判決，當時都下傳爲佳話。

四

輕微的「暴虐狂」與「被虐狂」在普通人中也屢屢得見。如用手抓異性身體的一部分或咬脣頰等，在異性受着時，足以表示性慾或增進愛慾。這種行爲是在愛人間常常發生的。現在對於「愛的咬」(Liebesbissen)稍加以說明。

哺乳獸當性的興奮時，便咬雌的頸部；雄鷄在交尾時啄雌鷄的後頭部或頸，至於受傷，這是一般地爲人知道的。在人類中，也有所謂「愛的咬」這一回事。這種事實，在東西的文藝作品中屢屢被描寫。例如普洛茲氏描寫勞貝留斯的情婦弗洛娜，情婦愛勞貝留斯至於不咬他不肯放手。海涅的詩寫過哈斯丁格司戰役之後休瓦勒哈爾斯尋出她的

情人（皇帝）的死骸時，是因爲她曾經咬過皇帝的肩膀，有了癍痕，借此辨別了皇帝的屍首。印度古代的性典——愛經裏會仔細地敘說由牙齒的咬傷，或互相口咬而產生的傷痕，事後愛人們彼此互視起來，可以使得愛情永久繼續不衰。

日本的倭奴也有此種風俗，莎唯吉·南德牙氏關於倭奴的處女，會有下述的記載。他說：「愛於咬嚙在她們是視爲一物，離開其一事，其他一事即不存在。當日將暮時，我們坐在一塊石頭上，於是她輕柔地咬我的指尖，恰如狗輕咬主人的手一樣，並不感什麼痛苦。但她卻不懂得接吻，我被她咬遍身體感到疲勞之後，二人相攜着走回屋裏去了。」

如前述的「愛的咬」只不過是輕微的「暴虐狂」。但若咬嚙異性的身體而覺得有絕大的性的快感的人，確實是病態的。據莫爾氏所記，有一患「歇斯底里」的婦人，她咬對手的男人至於出血，自覺有莫大的快樂。又傅葉爾里阿尼氏曾記一性慾倒錯的男子如次（是根據男子的情婦自述的話記下來的）「我的男人宛如狂人，但是他愛我，常送錢給我。她有奇癖，必使我痛苦（中略），使我痛苦後又向我道歉。他發起興來，常常咬

我。

不過，「愛的咬噬」不僅是行諸異性，也有行諸自己的愛兒的。此種風習，見於細吉利亞人的農婦，阿農梯氏曾有此種風習的記載，他說，多血腥罪犯的地方的農婦，有對於小兒表示愛情的風習，就是咬並且吸小兒的頸或腕，使小兒癱瘓地哭叫。這時婦人們溫柔地對小兒道：「你真乖呢，」「我要咬你。」若果小兒惡作劇時，則毆打還不以為滿足，她們追逐已經逃出屋外的小兒，將小兒捉住，咬她的臉、耳、腕至於流血。這時女的很興奮，臉上的血抖擻起來，眼裏充血，咬着牙齒，雖是美貌的女人也變成可怕的相貌了。

據耶尼斯的記載，在美國的紐約，有一個少女因為虐待小兒被捕。小兒的母親時時覺察小兒為疼痛所苦，後來果然在脚部發見了咬傷的痕跡。咬小兒的少女，她自供說自己的行為是很愉快的。又有一個三十歲的男子因為虐待自己的三歲的女孩而被控，他咬並且長時間吸女孩的口唇、耳、手等處，使她負傷。但本人自供是因為女孩可愛，所以纔咬的。

以上已說明「愛的咬」的一班，現在更進一步來講「虐待的甘受。」這是受了異性的虐待凌辱，甘受痛苦，由此以得性的快感的「被虐狂。」有一張繪畫畫着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兩手兩脚匍匐在地上，他的身上騎着一個女子，她的手中拿着鞭子，據此看來，這位哲學家是「被虐狂」的人。中世紀時代的騎士詩人的大部分也是這一類人物。他們的戀愛的對手是封建諸侯的夫人，他們以奴隸的態度屈從在她們的膝下，爲要得她們的愛，犧牲生命而不辭。例如格林·方·森克特·戴得耳，他的上衣僅僅觸着某夫人的蓬蓬的頭髮，就捨棄生命而無悔恨。非德烈·方·俄耶耳弗爾特爲他所愛的某夫人，不穿甲冑，與別的騎士比武，負了重傷。魏爾尼昔·方·尼希登司坦不僅吞服某夫人的洗澡水，而且爲要得她的歡心，砍斷一隻手指，又在脣上施了手術使它改變形狀。

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民約論一書的作者盧騷也是一位被虐狂者。這事可在他的名作懺悔錄中的少年時代的一件事得到證明。我們知道，這部書是他赤裸裸地記述自己的閱歷的自敘傳。他八歲的時候住居在牧師拉姆伯爾昔的家中，他被牧師的女兒

（三十歲的婦人）鞭打而感到愉快。這是盧騷記述自己是一個「被虐狂者」，已無疑義了。此外盧騷住在捷南時，做出種種滑稽而猥褻的態度，給街上的婦人女僕們看，因此受到的侮辱及羞恥，自覺有相同的快感，這也證明他是一個「被虐狂者」。

與盧騷同樣被別人鞭笞而覺有快感的被虐狂者，又見於十三世紀至十五世紀時代的舊教徒（Catholic）的苦行。舊教徒是重靈輕肉的，難行苦行，使肉體吃苦，脫離現世的欲望，以此勸說世人，並期實行，在苦行之中，有毆打鞭撻身體的。可是因為要脫俗而實施的苦行，反而把信教者的肉慾挑撥興奮起來，引起相反的惡果。試舉一實例，有比丘尼瑪利亞·馬格打勒那·巴琪與耶利莎白特·肯德者，每當他人打她們的身體時，便引起性的興奮，發生猥褻的狀態。關於這個事實，有克那克特耶賓氏的記述。他說巴琪尼叫尼院的長老縛住她的兩手，露出臀部，用杖毆擊，時情火忽熾，揚聲絕叫，「好呀！好呀！這火焰要燒盡我的身體，請勿煽動，我還不希望這樣死去，快樂正多呢。」她的意識恍惚，為淫猥的幻覺所襲，殆將破戒了。肯德尼也是每當受毆打時，覺得有莫大的快感，見自己與神

交的幻像，連聲呼愛！

在近世，用「被虐狂」作小說或詩歌的題材的卻不少。此種小說多出於法國。其中以德俄爾南求的創作愛慾 (L'Homme Passion) 能夠深刻地描寫西色特候爵的被虐狂的行爲。原作寫西色特候爵訪其情婦，自己把行爲舉動裝作小孩的模樣，穿上小兒的衣服，玩弄木偶，又令情婦裝成教師，而自己向他學習語言，故意使學習的成績不好，讓她毆打，再向她哀求，以此事爲無上的愉快。此外被虐狂的色彩顯著的詩歌，有歌德的百合園 (Lillys Park)。日本著名的谷崎潤一郎是一個以變態性欲爲題材的特殊小說家，他的作品幫閒直到被捨棄饒太郎等篇都是以被虐狂者做主人公的。

又有被異性絞扼頸部，陷於窒息狀態而得到性的快感的人。如耶尼斯所記述某婦人，就是叫異性壓迫自己的頸部而引起快感的「性欲倒錯者」。又如基洛斯記述的某男子，叫娼婦站在他的背後，用圍巾繞住頸部縊他，至有窒息狀態，以爲是無上的快樂，非如此不能夠滿足他的性欲。

更有絞扼自己的頸部以引起性的快感的人。據最近阿爾弗勒特·哈斯氏的報告，就是一個好例。有一個十二歲的少女，是精神病的體質，時常用自己的兩手壓迫頸部，或由外絞扼喉頭。這時她的脈搏是由平時的七十六搏亢進到一百一十一搏；她的呼吸迫促，臉上發紅，瞳孔散大，既而全身帶青赤色，呼吸帶着喘息，眼瞼下垂。他絞頸部的時間是二十四秒到四十秒鐘，絞完之後，她的全身弛緩，頭傾向一邊約有二三分鐘光景，或馬上入睡。哈斯氏以為這是自求苦悶以惹起快感的一種性的行爲。

除了肉體而外，因精神的苦悶或恐怖，意外地引起顯著的性的快感或興奮的，也往往有之。如像這一類，自然是屬於病的知覺過敏者的變態現象。患神經衰弱症者感覺激烈的苦悶或恐怖之時，或自覺宗教色彩的良心的苛責之時，有引起性的快感，或做自慰行爲的人，荷爾氏對此種事實，曾有實驗。又據耶尼斯氏的記載，有某婦人，在她父親的葬式時，雖是悲傷，卻對於在棺前祈禱的和尙有了戀愛之心，并聲言想和他結婚。又有某醫師，雖有嚴肅的氣質，但逢參列葬儀時，就感到強度的性的興奮，因此他避免參列親戚的

葬儀。又休尼茲希特格洛耳氏曾經說過葬儀，死刑，殉死等情景，特別使某一部分的婦人有愉快的感覺。這些都是由苦悶而引起性的快感的明證。

還有比上述的事實更有興味的，就是寡婦弗耶茲司謁亡夫的墓時，哀慟苦悶，既而就和她家中守門的兵卒相愛。與此類似的事實，往往在小兒也可以看見。莫爾氏所著的小兒的性生活裏，曾說十三歲到十四歲的少女，爲苦悶襲擊時，每易引起性的快感；學童有不用功，被教師責罵，由這種苦悶也引起性的快感。弗洛德氏也舉出學童在試驗前的苦悶引起性的興奮的事實。

以上所述，是由肉體的及精神的痛苦，引起性的興奮的變態者，甘心受異性的暴虐而以爲愉快的人，世上常有的原因，借此便可以說明了。

（根據日本醫學博士田中香瀝著的愛與殘酷）

美國新聞大王哈斯脫

一

哈斯脫 (W. B. Hearst) 是美洲西部加里佛尼亞州舊金山人，生於一八六三年，今年（一九三二）正是六十七歲。他的父親是喬治·哈斯脫，開鑛發了財。那時美洲西部，常有鑛山發現，大家爭往採取，冒險耐勞，他的父親便是其中的一個。他生在這種空氣裏，自幼便養成了大膽的習性。他的父親後來又做了上議院議員，在政治界頗有力量。所以他受了薰染。

他在家鄉讀完了中學，於一八八二年進了哈佛大學。在大學時他很不用功，性情放縱。有一天，教授們正在吃飯的時候，有人送來一個紙包，教授們打開一看，包內是教授們

的面孔的漫畫，使教授們紅漲了臉。大家嚷道：「是誰這麼惡作劇？」於是着手調查，查出這是成績不好的哈斯脫幹的把戲。這時哈斯脫正擔任學生自己發行的蘭僕雜誌的事務。靠着家裏寄來的金錢很多，他做了這一羣人的首領。「哈斯脫着即退學。」校令頒布了，他便離了哈佛大學。

他到紐約去研究新聞。那時最爲人注意的報紙，是布尼茲（Pulitzer）主宰的世界報，是一種以社會趣事爲主的報紙（這種報紙名叫黃色新聞）看這報的人很多。哈斯脫見了世界報，他就帶了一束報紙回舊金山，和他的父親開談判。

「爸爸！我要尋點工作做呢。」

「好的，幹農業嗎？」

「不是。」

「那麼，開礦嗎？」

哈斯脫搖搖頭，說道：

『你讓我來辦舊金山報 San Francisco Examiner 罷。』

這句回答使他的父親驚異。這時的舊金山報，因為抵押債務，屬於他的父親，但是人人都知道辦報是要賠錢的。後來他的父親終於答應他了。

只有二十三歲另十個月的青年，就做了舊金山報的主人。可是他的舞臺是紐約，他的目的是要和當時著名的世界報競爭。父親死了以後，他承受了約有七百五十萬的遺產。他便到紐約，發展他的新聞的才能去了。

二

哈斯脫自己報館裏的紐約特派員巴爾瑪，和 Journal 晨報的社長麻克林坐在辦公室裏談話，繼續着以前的談判。巴爾瑪說道：

『前次和你商量的事決定了麼？哈斯脫君已經從歐洲回來了。』麻克林答道：

『如果哈斯脫君願和我共同辦報，請他拿出三十六萬元來，我分一半權利給他。』

「算了罷，哈斯脫君的性格，決不能和別人合作的。」

巴爾瑪拿起帽子，要走了。麻克林止住他道：

「不要性急，你問他究竟肯出多少。」

「他肯出你所說的一半，就是十八萬元，買了你的報館的全部。」

「好的，那就賣了罷，明天我和他辦理手續。」

交易迅速爽快，是美國人的特性。哈斯脫於是買收了“Journal”。這時他是三十二歲。

他買了“Journal”以後，第二步就是和「世界報」爭鬪。“Journal”的定價本為兩分錢，現在減售一分。內容和形式，都同「世界報」一樣，而售價却反比它便宜，這就是他的戰略。「世界報」也要和他競爭，不得不把售價減為一分，這事足以表示哈斯脫戰勝了。

他知道要使報館發達，必須有良好的記者，所以他又施展手腕，羅致當時有名的記

者。當時「世界報」的星期刊的編輯者，是一個二十多歲，名叫葛達德的青年，哈斯脫有一天約葛達德喫飯。

「我想雇用你和你的部下。」哈斯脫說。

「好是固然好，不過你辦的報還是未知數，景況如何，正不可知。能支持三個月嗎？到不踏實的地方做事，我有點不高興。」

哈斯脫笑起來了。隨隨便便的從衣袋裏取出一張揉爛了的紙片，放在葛達德的面前。葛達德仔細一看，是一張三萬五千元的支票。

「如果你需用的話，就全部拿去罷。」

於是交涉辦好了。葛達德領着他的編輯員到哈斯脫的報館裏來了。

除了葛達德而外，還有一個天才記者，名叫朴里斯彭（A. Prispin），年紀只有二十三歲，是「世界報」的晚報（Evening Star）編輯部長，為「世界報」的主要人物。他想做「短評」，登在「世界報」的第一張上，但是布尼茲却不許在自己的報上發表個人

的意見，所以朴里斯彭的希望沒有實現。正當這時，布尼茲出外旅行去了，他想趁這機會，做「短評」在晚報上發表，使自己的理想實現。他發表「短評」後，頗得閱者的歡迎，報紙的銷路增加，他想多發表幾次，布尼茲想必不會說話的。孰知過了一個禮拜，布尼茲社長的電報從歐洲打來了，說：「短評應即停作，如有意見，可作成「社論」，在晨刊上發表。」他服從了社長的命令，但是他感着滿腔的不快，那晚上他走進了咖啡店去解悶散心。忽然遇見一人，對他說道：

「你是朴里斯彭君麼？你到我的報館裏來好不好，薪金隨你的意思。」

這人就是哈斯脫。第二天，兩人又會面。朴里斯彭說道：

「哈斯脫君，我情願爲你服務，但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並非爲加薪離開「世界報」的。」

「你要多少薪金呢？」

「像現在一樣，一星期二百元就行。如果你還想多給，等到我使「Journal」的晚

報銷路增加時，銷一千部，你給我一元罷。」

哈斯脫笑了，說道：

「那不太少麼，銷一千部我給你十五元？」

「不必，一元已足夠了。」

於是他們定下了契約。

自從朴里斯彭進了哈斯脫的報館以後，晚報的銷路果然增加，依照一千部取一塊錢的契約，朴里斯彭在一年間拿到五萬元。後來哈斯脫和他把契約改正了，一年給朴里斯彭的薪金是二十五萬元，此外還有其他的收入。

這兩件事情，證明哈斯脫的能夠用人。不久他又請了一個記者，名叫克利司堡，薪金是每星期三千元以上。

哈斯脫的報紙“New York Journal”，自從得了名記者之後，一天比一天發達，正如夏天的寒暑表，漸漸往上昇了。

報館有了能幹的記者，其次要得到動人的消息。哈斯脫便製造一種新聞材料，他想使美洲的小國古巴，脫離西班牙的羈絆，獨立起來。當時古巴是西班牙的領土，古巴人受盡西班牙人的虐待。這種消息，常常傳到美國。哈斯脫爲要得着西班牙人壓制古巴人的真像，也差了自己報館裏的特派員，漫畫家，攝影班到古巴去，採得許多新聞材料。駐古巴的西班牙總督見這班記者於自己不利，曾下令驅逐。

有一天，哈斯脫坐在辦公室裏，同一個有名的畫家列銘敦會談。哈斯脫對列銘敦說道；

「勞你到古巴去，將西班牙人虐待古巴人的情狀畫了送來。」那畫家便離開紐約，到古巴去了。

過了不久，畫家從古巴拍了一通電報給哈斯脫，電文是

「這裏平靜無事，也無戰爭的模樣，我可以回來嗎？」

哈斯脫馬上回他一個電報說：

「請你暫勿歸來，你供給繪畫，我來供給戰爭罷。」

這是很大膽的話，後來哈斯脫自己不承認說過這句話。但是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確是他製造的事實，是許多人知道的。

哈斯脫有一天對他的編輯部長張伯倫說道：

「好了，我們有了收拾西班牙人的方法了。」

說這話時，他很興奮的。他隨即拿出一張從報上剪下的電報給張伯倫看。電文是：

「西司勒娜女士今年十七歲，貌甚美麗，爲古巴共和國總統親屬，因參加古巴獨立，被處徒刑二十年，現將送至非洲海岸幽囚。」他又吩咐張伯倫道：

「你把這事件的一切記載蒐集起來，我們要向西班牙女王請願，釋放這個可憐的女子。我們先要得到全美國的婦女的同情。第一步，應該請有名的婦女署名，以感動全美

的婦女界，然後再打電報給西班牙女王。一面再打電報給本社的通信員，叫他們把西班牙壓迫古巴的事實，寫成文章，在報上發表。西司勒娜女士的受刑事件，比幾百次的演說或評論更有效呢。」他停了一刻，又接着說道：

「這樣做去，西班牙的大使，也許要壓迫我們的通訊員。但是，只要美國的婦女協力合作，則壓迫又算什麼呢？總之，我們非把西司勒娜女士救出不可。最好我們費點力氣，把她從監獄裏奪出來，如果辦不到，在中途從輪船裏救她出險也是好的。辦理這一樁事，任你用多少錢我都答應。」

編輯部長張伯倫唱個大喏，走出辦公室外，卻又回轉頭來，看着哈斯脫，二人相對着哈哈大笑起來。

請願書的署名開始了。簽名的婦女，內中有大總統瑪金勒的母親，吉芬孫·戴維絲的未亡人等。到一八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為止，簽名的人已有了好幾萬。哈斯脫的報紙“New York Journal”每天分出兩版的篇幅出來，登載那些參加解放運動的署名。又

用頂大的標題，揭着「現正舉國一致，營救古巴少女。」西班牙方面雖有對抗的宣傳，終於莫可如何。

爲營救古巴的少女，全美人士的熱血沸騰。

四

哈斯脫派了卡兒·德克（報館裏的名記者）到古巴的哈巴拿，進行秘密的工作。在古巴的洛哥吉達的監獄前面，忽然有幾個美國人租了一所空屋住下，西班牙的官吏卻沒有注意他們。

這一羣美國人，就是德克和他的部下，奉了哈斯脫的命令，來搭救西司勒娜女士的。一個月以後，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十日的“New York Journal”的星期報上，有一件驚動世人的消息，發表在第一版上。

這段記載的小標題是：

「外交家努力許久尙未成功者，區區一報館克奏膚功。」
大標題是：

「本館救出西司勒娜女士。」

本文記載着該報的勇敢記者，破壞監獄，把女志士救了出來，化裝逃走，上了美國船，現於美國國旗保護之下，將到紐約來了。西司勒娜女士抵紐約時，麥迪生大街上站滿了人。軍樂隊，行列，火花，熱鬧非常。當時的美國總統麥金勒本是和哈斯脫不睦的，對於此事也不得不贊美哈斯脫。

哈斯脫救出了女志士，他便實行製造戰爭的計劃。他先着手尋求煽動的材料。恰當這時，駐美的西班牙公使寫信給他本國的報館主筆，說及美國的戰爭熱度極高。信中有
一句說道：「麥金勒和其他的一班低級政治家們……」哈斯脫把這句話在報上發表了，並說：「這是對於美國的最大的侮辱。」西班牙公使並沒有答辯。於是他又在報上說：「西班牙公使已經默認本報的記載了。」

他正在自己的報紙上煽動時，不料事件又急轉直下。這時停泊在古巴的哈巴拿港的美國軍艦梅因號 (Maine)，不知什麼原故忽然被炸沉了。船員二百五十人全數遇難。

哈斯脫本來是主張美國對西班牙開戰的。於是他便利用這個機會，在報紙上發表懸賞。

「發現炸沉軍艦梅因者，贈現金五萬元，此款托維爾斯·法哥公司保管，凡能提出確實證據者，賞金立即奉送不誤。」

這時「New York Journal」的第一版第一行登着下面的大字：

WHO DESTROYED THE MAINE? — \$50,000

哈斯脫當然知道炸沉梅因號的下手人是西班牙人，不過他有意布下疑陣。羣衆受了他的煽動，恨西班牙更甚。紐約的紳士們在酒店裏遇見時，常舉杯說道：

「諸君，紀念 Maine！」

這一句標語，傳遍美國各地。哈斯脫自己的報紙，在梅因號炸沉的第三天，銷數突破了三百萬之多。

經他每天煽動的結果，美國終於對西班牙宣戰了。開戰時，他到華盛頓去謁見總統。請求允許他組織義勇隊出征，但是被總統拒絕了。他又情願把自己私有的遊艇供國家使用，總統無法推卻，只得答應了。

他自己坐了一艘船，領着幹練的記者和攝影班，到戰地去觀戰，把戰地消息送回報館。

美國和西班牙的戰爭，是美國打勝了。可是勝利者不僅是美國，哈斯脫的報紙 *News York Journal* 也戰勝了，它的銷數日漸增加，每天印一百五十萬份還不敷銷售。與他敵對的「世界報」是競爭失敗了。

哈斯脫於一九〇二年和一個女優結婚。一九〇五年曾被選為紐約市長的後補者。他在政治上的活動沒有成功。他對於美國既成政黨的墮落與政治家的納賄，攻擊甚力。他不惜花費鉅額的金錢，收買政界及商界的墮落事件，在自己的報紙上發表。例如模範火油公司納賄於上院議員浮拉克馬克·韓拉二人的事件，是他用兩萬塊錢買了納賄的憑據，發表出來，閎動一時。

他是攻擊英國和日本的有力者，從前加尼佛里亞州的排日運動，可以說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現在掌握着二十二家報館（哈斯脫系），經營着十二種雜誌，八家影片公司，此外還有通訊社和幾百種雜誌供給他自己自由驅使。每天至少有一千萬人以上讀他的刊物。他的新聞王國的每年的收入是一億五千萬。他不愧是一個美國報界托辣斯的怪物。

他所辦的十二種雜誌中，以關於摩托車的為最早。此外如通俗雜誌“Cosmopolitan”，家庭雜誌“Good Housekeeping”，等都屬於他。他辦的雜誌，有一種特長。就是有

人來登廣告時，必須先研究廣告裏的物件的真偽。例如食物的廣告，他必先化驗這食品的優劣，然後才替商家把廣告登載出來。爲了此事，他設立研究所，聘威廉博士主持。所以凡是在他的雜誌上登出來的廣告，是可以信託得過的。他對於雜誌編輯人的薪俸，異常優異，這也可以窺見他用人的手腕。

哈斯脫今年六十七歲了。世人對於他的批評，毀譽參半。作者對他也不願作什麼月旦，本文便於此擱筆。

新聞教育的重要及其設施

—

菲力浦氏 (Wendell Phillips) 曾說：「News 是一切人的父母，學校，大學，講壇，劇場，模範，顧問。」報紙對於社會的各階級，成爲重要的食糧，在今日已用不着饒舌了。

假使一個人隱居在深山大澤，不願意做一個「社會人」，那麼，不看報也是可以的。但是這種人和野蠻人沒有什麼差異。文明人是沒有一天不讀報，並且在每天很早的時候就想讀報的。因爲「看報就是看社會。」新聞記者從社會裏蒐集了許多材料，經過他們的整理安排，作成報紙，再將它送還社會，所以可以說，報紙上記載的，就是提煉過的社會。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不能經驗人世間各種生活，也不能把所有的知識都吸收在腦

裏。我們每天只費少許的時間，打開報紙一看，那上面便有着鮮明的社會的縮圖。他能告訴我們什麼樣的生活是悲慘的，什麼樣的生活是快樂的；現在的世界是怎樣的狀態，現代的學術進步到怎樣的地步。我們兒時在小學校讀書，除開國文算術之外，還得要讀歷史地理。現代的報紙，就是人生的地理教科書，人生的歷史教科書，社會教科書等等。它能指導青年，它能指導成人，甚至於隱居在「菟裘」裏的封翁，它也能暗中指導。只有無知無識的野蠻人，同它不發生關係。

報紙的本身，無論對於那一個階級，都有很大的貢獻。它的內容，包含着各種材料，供給兒童，青年，成人，以及從事凡百事業的人閱覽。所以它是兒童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一種鋒銳的利器。學究們編輯的教科書，有適合於青年的，但未見得就適合於成年人，若在報紙，它所包羅的資料很多，可以供給大家的採擷，並且那些資料，常是最新鮮的果實。它所用的文字是很明朗的，趣味是很高尚的。所以大家在看報時的愉快，遠過於誦讀一切的書籍。

就中國目前的情況說起來，理想的報紙的製作，自然是不容易的，可是能夠鑑別報紙的好壞的人——就是善於看報的人，也是不常有的。中國現在著名的報館裏，有許多記者連新聞價值 (News Value) 是什麼還弄不清楚。例如在九十度的暑天，數十萬的上海開北的住戶，不知什麼原故，忽然有兩天沒有一滴自來水，但是報紙上却沒有隻字的記載。但是某姓（並非記者心目中的要人）有姊氏死亡而妹往填房的新聞，却很用力地登載出來（這些實例，我們都剪下保存着的）。以最普通的新聞價值的意義尙且不知，更談不到什麼編輯方針，科學管理等事了。又如廣告圖案的拙劣，也是吾華報紙的特產。例如出售腹脹病藥的廣告，就畫一個枯瘦如柴而肚子特別大的人，愁眉苦臉的坐在椅子上；賣瀉藥的就畫上一位太太坐在馬桶上吐瀉，賣香煙的總是哥哥打電話力勸妹妹吸××牌名煙。此外如編輯方法的缺少常識，發行販賣之不合理，真是寫也寫不完的。再就我國的閱報的人來說，有許多也是用着奇異的方法在看報。例如只翻開本埠新聞（本埠者上海也）來看看有無強姦的新聞就算看報的，或是只翻閱「報屁股」（好

美麗的名稱)也算看報的。辦報的人是十數年如一日的辦下去,看報的人是永遠的看「報屁股」下去,所以我國報紙的改善是遙遙無期的,而報紙的好壞也沒有一個人出來說一句有批評價值的話了。如此這般,近代的報紙在中國是早已失掉了它的功能,埋沒了它的使命了。

照這樣看來,「新聞教育」在我國是最切要的。所謂「新聞教育」包含着兩種意義:(a)就普通的學校說,應該設新聞學的學科(Journalism Course),由教師講授新聞學的常識,并指導學生為學校辦「學校新聞」。(b)就專門以上的學校說,應該開辦新聞學系(School of Journalism),為本國報館培植人材。

所謂普通的學校,是指初高級中學及職業學校而言,我常見有許多中學生,因為學校經濟的困難,不能為學校辦刊物,而自己去辦「壁報」的,仔細一看那壁報的文字,以調笑輕佻的居多,真能傳達消息,發表演論的,很難尋覓。一旦在普通的學校裏增設了新聞學科,經教師的指導督促,自然容易養成勤於寫作,勇於任事的習慣,於是團結、合作、活

激、靈敏諸種美德，也必隨之俱來。這對於中學生的未來的職業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他們在求學時，對於印刷、排字、製版、校對、寫作等等的職務，已可知其大概，將來畢業之後，假使對於這方面有興味的話，他們可以成爲理想中的印刷工人或排字工人，而這種工人的地位便賴以增進。再就教育者的地位說，單靠幾本教科書做教材，學生所得的知識是呆板的，如其能夠採用善良的新聞記載作爲教材，便是活的知識，是最佳的補充教材。試舉作文一科來作例，其中的議論文說明文記敘文三種體例是很重要的，教師能夠將活鮮的材料教他們寫成新聞，必能增進學生的寫作的能率與興味。但是教師沒有新聞學的素養，便不能事半功倍了。總括起來，普通的學校設有新聞學的課程，至少有下列的幾種益處：

- 一 寫作能力的養成。
- 二 新聞閱覽的研究。
- 三 新聞好壞的鑑別。

四 職業教育的預備。

五 由報紙上的記載，受到活鮮鮮的教育。

其次，再就大學校與專門學校的新聞學系來講。

談到這一點，我先要對於現在國內的大學的特殊性質申訴幾句。我以為現在國內的大學（無論國立或私立），並非能夠完成大學的學術的使命感的大學。所培植出來的人材，他們的知識，不過比高級中學程度的學生高一點，發明與發現固然講不到，要求頭腦清楚，能夠祖述時賢的學說的人，也是稀有的。原因在於現在辦大學的人，不知道大學的本身，有完成學術獨立的使命，他們只拿一點粗淺的知識販賣給學生。就是說，他們所給予學生的知識，只有半截，剩餘下來的半截到什麼地方去拿呢？他們好像在說：『到美國的大學去拿呀！』試問美國的大學，是否為希臘拉丁的大學而存在的呢？（這裏要請閱者注意的，我並不是反對大學畢業生赴海外升學，我是反對辦學的人，因為大學畢業生還有海外可以留學，因而倚賴別人，把自己的大學因陋就簡的辦下去。）因此我對於

本國的大學，下了一個定義，曰：「中國大學者，爲準備留學某某國之大學是也。」大學是一國的最高學府，最高學府不能獨立地完成其學術的使命，不能使大學生在學術上的研究告一段落，殊令人有「大學無用」之感。一所大學要想完成其最高的使命，最起碼的要求有兩點：其一，各種學術研究的完備；其二，注意社會的環境與需要。就第一點說，大學各學院各學系的設備應該完全；就第二點說，應該審視社會所需要的人材，加以充分的指導和訓練。

根據這兩種理由，我竭力主張大學的文學院，應該開辦新聞學系或新聞學專修科。第一，爲大學的福利起見，有開辦新聞學系的必要。現在國立的大學，年耗一百幾十萬的公帑，想必從教授起到學生止，都正忙亂於埋頭研究罷。我們總希望這些學者們將研究所得的，拿點出來發表。一所大學，至少要有代表這所大學的幾種刊物，就是季刊、月刊、週刊、半月刊、日報之類。現在國內出版的刊物，有哪一種是大學生產出來的？有哪一所大學所辦的刊物，可以拿出來見世面的？雖然有一兩種，不過是「課卷式」的刊物，編輯

時依然用着極舊的三段式的方法——就是「拉稿，「照秩序排列，「送印刷所，」如此而已。至於內容的變化與編輯的手腕，是全然沒有注意到的。編輯者沒有 Journalism 的知識的素養，每每使得好文章不會引起閱者的注意。沒有發表文章的好刊物，也不會促進寫作者的發表慾望。大學裏沒有代表學校精神的刊物，彷彿大家都在暗中摸索，甚至於社會也會把它的存在忘記了的。學校刊物之中，最重要的是「大學新聞」(College News)。在美國，自一八八三年以後，就有二百以上的大學新聞，三百以上的大學雜誌。有的是單純的報道機關，這種名叫 Boarding paper；有的是兼有言論機關的，這種名叫 Journal of Opinion。這些大學新聞，常執全校輿論與消息的牛耳。例如一九二四年哈佛大學的大學新聞「Crimson」，曾因思想問題，引起伯克教授 (Prof. Baker) 事件；又如波斯頓大學的大學新聞，爲了軍事訓練的強制問題，惹起了軒然大波；紐約大學也因同樣的問題，以大學新聞爲中心，實行學生總投票 (Referendum)，結果以二九一二票的多數對三四九票的少數，否決了強制軍事訓練問題。這並不是說大學新聞是煽動的

工具，乃是公平無私的、誠摯的報告與批判，不過盡其大學新聞的職責而已。又如日本的早稻田大學除發行大學新聞，報告師生的舉動，披露學術消息而外，更特設一大規模的出版部，出版了不少的專門學術的論著，成爲東京的一種有力的書肆。這些例證，是舉出來說明大學新聞足以代表一個大學的精神，有了大學新聞，足以使大學活潑有生氣，使全校師生親如晤對。至於負辦理大學新聞的專責的，當然以大學的新聞學系學生爲中心，而令全校的有志者輔佐之。所以新聞學系在一個大學裏，它佔極重要的地位，它負擔重要的使命，它直接替學校服務，間接爲社會服務。假使學校不願意社會忘記自己的存在，應該知道新聞系的重要，而將它開辦起來。

第二，爲社會的需要起見，有開辦新聞學系的必要。

近代的報紙是一所極大的文化大學。而且是永無卒業時期的大學。它的學生就是全社會的民衆。普通的學校教育是在特定的時間，把特定的知識，施教於特定的學生。報紙是將非特定的知識與問題，教授非特定的學生。學校教育把原理原則教人，報紙將實

際狀況教人。學校教的是過去的社會，報紙教的是眼前的社會，把現代的社會人所必需的經驗知識資料供給它的學生。要想把知識普通化民衆化，沒有比報紙更大更適宜的機關了。報紙把政治、經濟、文學、藝術、科學、運動等專門的知識與技術，使之通俗化，使之民衆化。倫理學家宗教家的乾燥無味的道德，被人拒絕於千里之外，但一經報紙濾過，則道德就不難普遍民衆化了。有人說，一國文化的進步與否，只看一國的出版物便知，這裏所謂出版物，當然連報紙也包括在內。中國的大都市有幾種報紙，我們可以數得清的。每種能否達到上述的職能，在本文裏沒有再嚼噉的餘裕。我們只看見惡俗趣味主義的小報日愈增加，有數的幾家大報的內容日漸開倒車。「地方報」是如鳳毛麟角。歸根結局，在多數人的腦筋裏，以爲新聞記者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所以辦報的人常是無聊的政客，報紙的企業是政客官僚們刮地皮餘剩下來的殘肴。於是新聞記者有「老槍」，有「敲竹槓」的流氓，有公然索詐津貼的，有專門叨擾商家酒食的，有奔走權門以圖一官半職的，種種醜態，罄筆難書。我們想把社會教育機關的報紙，托付在這一般江湖文氓的手裏，

我們還忍心說報紙是宣揚文化的機關嗎？處現在的中國的情狀之下，我們敢大聲疾呼的說，惡劣的報紙，正如毒物一般，在每天的早晚，殘殺最有為的青年，頹唐健全的國民。看報紙的人的頭腦浸潤在戰爭、姦殺、盜竊、娼寮、酒食、冠蓋往來、買辦暴富裏面。一切受苦受難之聲音，被虐被榨的實況，國際情勢的變遷，近代學術的趨向，是永遠和中國的閱報者絕緣的。假使把中國現在的幾家大報的新聞，翻譯一二段為外國文，送到外國報紙上去登載，必然被人家尊重為「支那特產」無疑。我們現在的唯一方法，就是由大學校本其完成學術研究的使命的決心，創辦新聞學系，為本國報館培養經營人材，培養編輯人材，同時為普通學校培養新聞教育人材；使這些學子有充分的新聞學知識與技能，有正確的文藝觀念，富有歷史、政治、經濟的知識，有指導社會的能力。中國既然有國立或私立的大學，用不着等外國人到國內來替我們培植，這種新聞教育的責任，是辦大學教育的人應該負擔的。

第三，就學生的本身說，也有開辦新聞學系的必要。

新聞學的知識與技能，是最活用的知識。別的課程與社會直接發生接觸機會的時候較少，只有研究新聞學的學生，他們幾乎是完全浸潤在實際社會生活裏面。他們對於一切生活的體驗與觀察，較之任何學系的學生為豐富。同時新聞學系的學生對於各種社會科學，必須涉獵，所以他們的常識最為充分。將來他們擇業的時候，除了報館以外，還可以選擇其他的職務。國內的地方報將來應該會增加的，只要時代來了，地方報的創辦的責任，就在新聞學系學生的雙肩上。舉一個例來說，將來江灣以北的地方，將成為上海市的中心，那時人口增加，商業繁盛，江灣區域的居民，是很需要一種報紙的。江灣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的學生，就可以辦一種報紙來供給他們，正如美國的米蘇里大學（Missouri University）的新聞學系辦報供給米蘇里地方的人閱讀一樣。將來中國的文化進步，報紙的需要增加，同時老朽的報紙亦將歸淘汰，現在研究新聞學的學生，決不至於無用武之地，這是可以斷言的。

二

我們既然知道新聞教育的重要，第二步就要問到設施的方針如何？

關於新聞學系設施的問題，可以分做三方面來講：一是課程，二是設備，三是永久的計劃。

(a) 課程方面

新聞學系課程，應理論與實驗並重，就其性質，可別為五項。

(1) 基礎知識

此項包括大學必修課程，如本國文學、英文、第二外國語、心理學、邏輯、統計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

(2) 專門知識

此項包括新聞學理論與實際兩方面課程，如報學概論、編輯、採訪、報館組織，

管理、廣告、發行、照相繪畫、印刷等。

(3) 輔導知識

此項包括新聞記者應有的政治、社會、法律、經濟、歷史、地理、外交等知識。

(4) 寫作技能

此項包括評論寫作、通訊寫作、新聞寫作、速記術、校對術等。

(5) 實習與考察

(甲) 實習

(a) 介紹學生至設備完全之報館及通訊社實習，由本系教授指導。

(b) 自辦報館及印刷所，通訊社，使學生服務。(現復旦大學辦有「復旦五日刊」，「復旦通訊社」供學生實習。)

(乙) 考察

(a) 介紹學生至著名報館及通信社參觀。

(b) 率領學生赴國外考察新聞事業。

(說明) 凡大學第一二年級學生，須讀完大學必修學程，故新聞學系一二年級學生，以攻讀「基礎知識」、「輔導知識」各課為主，亦得兼讀先修課程（如報學概論等）。第三年級學生，課程加重，專讀特設的各學科（即專門知識），並注重寫作技能。至第四年級，課堂聽講時間減少，以實習考察二者為重，務使學生多有與社會接觸的機會。

(一) 報學概論

講授報學 (Journalism) 的意義與類別，報紙的發生，起源，變遷；報館的行政，及一般的報學知識。

(二) 新聞編輯

講授編輯新聞的工作，編輯方針，新聞價值，編輯部的組織，排版的藝術，各種新聞的編輯法。

(三)新聞採訪

講授新聞的採訪方法，訪員的職責，採訪新聞的標準，記述方法，採訪部的組織，國際新聞的採訪。

(四)報館組織與管理

講授組織與管理的理論及實際。

(五)評論練習

注重評論的寫作練習，講授輿論與新聞的關係，評論寫作的一般的技巧。

(六)通訊練習

注重長篇通訊文字的寫作練習，講授世界通訊事業的概況，國際通信員應有的修養，通訊寫作的一般的技巧。

(七)報館實習

由教授指導，實習報館各部分的工作。

(八) 中國報學史

講授現在國內著名報紙的沿革與概況，本國報紙發達的經過，注重壓迫言論的事實的研究，本國報紙所受國外報紙的影響。

(九) 歐洲新聞事業

講授歐洲各國新聞事業的概況，特別注重英法德俄意各國的著名報紙與代表各階級的報紙，研究他們的報館組織，編輯方針，言論傾向，在國際間的作用。

(十) 美洲新聞事業

講授美國各系報紙的淵源，組織，編輯，特質，現在各著名報紙的近狀，及各種報紙的閱覽。

(十一) 日本新聞事業

講授日本新聞事業發達的徑路，大阪東京各大報館的編輯，組織，業務，特質，各種報紙的閱覽。

(十二) 比較報學

研究國內各報紙的缺點，同時將國內著名報紙與國外報紙作比較的研究，明其優劣，促進本國報紙的改善。

(十三) 時事問題研究

時事問題常是突然而來的，報紙負有解說其起因、現狀、結果的職責。本科講授觀察時事的方法，並隨時對學生講述最近國內外發生的時事問題，使學生能理解各種時事問題的全部，獲得 *up-to-date* 的知識。

(十四) 新聞紙法與出版法

講授與報紙或出版物有關係的法規，新聞記事的束縛，新聞紙法的缺陷，軍事檢察的是非，壓迫言論的實情，報紙營業的倫理化。

(十五) 新聞販賣學

講授新聞發行的各種方法，理論的適用，研究國外各著名報紙的發行。

(十六) 報學講演

敦請國內外學者來校講演：(一)新聞學的知識，(二)批評國內各報紙的得失，發抒改良本國報紙的意見，(三)與新聞學有關係的知識，(四)關於技術的知識。(有排字、印刷經驗的工友，也請他來和學生談話)由學生記錄詳盡的筆記，彙交本系主任審查。

(十七) 特別講座

本講座包含兩種性質：(一)國內外學者不能長期來本校授課者，請他們作短期的講演。(二)講題的性質不需要長時期者，亦請學者作短期的講演。由講者指定參考書或研究資料，使學生在課外研究，將研究所得作成報告，交本系主任審查。

(十八) 印刷術

(十九) 校對術

(二十) 速記術

右三科講授印刷、校對、速記的技術，並注重實地練習。

(二一) 新聞廣告研究

講授廣告學的原理，作用，新聞雜誌廣告的編作，注重練習。

(二二) 新聞廣告圖案

講授廣告圖案繪畫的原理，應用，並注重習作。

(二三) 商業新聞研究

講授與新聞有關係的金融，商業知識，注重商業新聞的編輯方法，注重寫作。

(二四) 社會新聞研究

講授社會與新聞的關係，國內社會新聞編輯之缺點，國外著名報紙社會新聞編輯之得失，注重寫作。

(二五) 新聞繪畫研究

研究報紙的插圖，漫畫，意匠，特別注重畫報編輯方針，家庭兒童閱覽的繪畫。

(二六)新聞照相製版研究

講授照相製版的原理及應用，照相與文字的關係，新聞照相的重要，攝影通訊的應用，各種製版的技術，注重實地練習。

(二七)新聞儲藏法

指導剪報工作，講授儲藏的理論與實驗。

(二八)雜誌經營與編輯

講授雜誌編輯、經營的各種方法。

(二九)新聞記者的地理知識

(三〇)新聞記者的歷史知識

(三一)新聞記者的政治知識

(三二)新聞記者的法律知識

(三三)新聞記者的外交知識

(三四)新聞記者的經濟知識

(三五)新聞記者的社會知識

新聞記者除具有專門知識而外，又須博學，例如對於「政治」「科學」非僅以了解政治學原理爲能事，必知如何觀察政治現象，如何應用政治知識。右列七科與普通之地理、歷史……等學科迥然不同，講授時注重此等科學與報紙的關係，並如何將此等知識活用於報紙，而爲編輯政治新聞、外交新聞的輔佐。

附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系課程於後，以資比較。

(第一學年第一學期) 新聞史論，新聞記事，廣告原理，選科。(哲學，歷史，文學，政治，

經濟等)

(第一學年第二學期) 新聞史，新聞概論，通信，作稿論。

選科 (同上)

(第二學年第一學期) 作稿論, 通信。

選科 (同上)

(第二學年第二學期) 廣告學, 地方新聞, 農業新聞, 文稿寫作,

漫畫 (任意選擇)

(b) 設備方面

一 大學新聞(日刊)

組織分編輯、營業、印刷三部, 由學生分任, 教授負指導的責任。

二 通訊社

組織分設計、編輯、外交、總務四部, 餘同上。通訊社的職務在供給報館記者能力不及的新聞資料, 故應對外發稿, 供給國內各報館各雜誌社的採用, 復且大學新聞學系「通訊練習」班學生寫作的稿件, 可以供外界採用者, 有下

列各種。

- 1 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消息。
- 2 各地民生疾苦的實際狀況。
- 3 國內農村、交通、產業、教育、民俗的實況。
- 4 實際生活 (Real Life) 的記錄。(例如個人的苦難生活而與社會問題有關係者)。
- 5 剪裁通訊。(該社注重剪報事業，願受個人或團體的委託，調查各國或本國的人物、團體組織或代研究者蒐集資料)。
- 6 時事解說。
- 7 國外學術消息與文藝消息。
- 8 攝影新聞。

(註) 第一至第七項，均以有系統的文字為主。

三 研究室與閱報室，儲藏室。

(c) 永久的計劃

一 新聞學系專用的建築物。

建造鐵筋混凝土的四層樓專用教室。底層爲印刷機器間，照相製版間，其上爲教室，研究所，編輯室，辦事室，圖書室，新聞儲藏室，屋頂爲氣象臺，傳書
鴿飼養處等。

二 印刷機器，照相製版機的購置。

三 應用於報紙的科學的各項設備。

四 新聞研究所的設立，容納有志深造的新聞學系畢業生，資助相當的生活費，使其安心研究。

五 世界各著名報紙的蒐集與儲藏。

六 世界各報紙，各通訊社，各大學新聞學系的聯絡。

七 本系永久資金的募集。

新聞教育的提倡，在我國尙屬草創，不過是着手嘗試而已。現在國內辦有新聞學系而設備較好的，只有北平的燕京大學與上海的復旦大學兩處。但都在進行的途中，一時尙無長足的發展。

日本的學生新聞

一 學生新聞的現狀

日本各大學裏，有「學生新聞」的出現，是最近的事。在十年以前，過着學生生活的人，還想不到這種言論機關，會產生在學生社會裏。日本的出版物佔世界的第三位，「鉛字文化」的氾濫，在日本社會的各處，播下了 Journalism 的種子。尤其在——對於學生運動（如鬧風潮、研究社會科學、辯論等）有潑辣的輿論的學生階級，敏銳地反映出來。日本的學生新聞的傾向，和德國英國的學生新聞比較，固然不同，和美國的比較，也全然有別，這樣的「學生新聞」在日本的各大學產生出來。現在全國各大學幾乎都有「學生新聞」，連專門學校，高等學校算在內，足有五十餘種之多，頗為熱鬧，值得我們的

注意。並且這些「學生新聞」都成爲學校社會裏的唯一的言論機關，正在發達着，一國的政治當局，注意國內的報紙，所以學校的當局，也非用新銳的眼光去注意學生新聞不可了。因爲同是輿論的反映之故。

日本的學生新聞，現在以什麼形態，站在什麼地位發行呢？以下我們先研究他的現狀。

(A) 辦有新聞的大學及其他學校

就國立學校講，從東京京都九州東北北海道五個帝國大學數起，以至東京商大，(商科大學)神戶商大，東京大阪兩工科大学，千葉醫科大学，京都府立醫科大学，東京文理科大学等十二校都有學生新聞，此外如京城帝國大學，及臺北帝國大學兩校，雖有計劃，因爲在殖民地的原故，不容易得到出版的許可。高等學校發行學生新聞的，有第一高等學校，第七高等學校，弘前高等，松江浦和，東京府立，成城，臺北等九校。如高知，第三高等

學校，水戶，大阪等校雖亦發行，但經昭和五年（1930）六月的高等學校校長會議的決定，以後不許發生新成立的學生新聞，故該校等的學生新聞未被正式承認，便都犧牲了。專門學校發行學生新聞的有桐生，橫濱，神戶，各高等工業學校；山口，橫濱，松山，各高等商業學校，其他如東亞同文書院，京城醫學專門學校，也有發行。

在私立方面，可數者有早稻田，慶應，明治，法政，立教，日本，專修，中央，國學院，同志社，東洋，慈惠（醫科），龍谷，關西，立正，駒澤，東京農業，高野山等各大學。此外有大谷大學因起糾紛，該校學生新聞解散了。早稻田大學原有早稻田學生新聞，與週刊早稻田大學新聞兩種對立。早稻田學生新聞是左傾分子組織的，但現在停刊了。其他的專門學校如明治學院，關西學院，大倉高商，名古屋的櫻花女學校，日本女子大學的變相的家庭週報等三四種女學校新聞，也可以算在學生新聞的數內。

(B) 學生新聞的類別

五十多種學生新聞，其內容不用說，就形式上看，也決不是完全同樣的，可以說千差萬別，有很進步的，有極幼稚的。就型式說，有日報式的布蘭克德型，這種型式因為印刷的關係，佔大多數。其次是四頁半的達布洛德型，這種型式的學生新聞有十三種。高等學校發行的多為小型，已成為一種傾向。普通的篇幅是四頁。六頁的有四種，八頁的只有一種。就發行回數說，有週刊，隔週一次，旬刊，每月二次，月刊，不定期等。其中月刊最多，有二十八種；每月二次的有十一種，不定期的有五種。最進步的週刊，有三種。日刊完全沒有，這樣熱鬧的學生新聞，還在發達的途上。

就以上的分類，可以把學生新聞，列舉如次——

帝國大學新聞 (東京)	週刊	八頁
週刊早稻田大學新聞	週刊	四頁
明治大學駿台新聞	週刊	四頁
京都帝國大學新聞	月二回	六頁

其他尙有——

一橋新聞 (東京商科大学)	月二回	六頁
三田新聞 (慶應大學)	月二回	四頁
日本大學新聞	月二回	四頁
工業大學藏前新聞	隔週	四頁
北海道帝國大學新聞	月二回	四頁
九州大學新聞 (九州帝國大學)	月二回	四頁
中央大學新聞	月二回	四頁
龍谷大學新聞	月二回	四頁
横浜學工時報	月二回	四頁
國學院大學新聞	月二回	四頁
東高時報 (東京高校)	隔週	四頁 (小型)

向陵時報（二高）

月二回

四頁（小型）

其他大部分，是一個月發行一次的。

（O）學生新聞的讀者

學生新聞是在學校裏發行的，所以它的讀者以學生為主體。學校的先輩，（畢業生校友，）大學裏的預料，高等學校的生徒等，當然是它的讀者。計算起來，先輩及高等學校生徒裏的讀者較多，發行數能到幾萬，這點頗值得注意。不過，讀者總是有了一定的限制的，要獲得與學校全然無關係的讀者，在性質上，是很困難的。各種學生新聞，究竟有多少讀者，是一個有與味的問題，由學校裏的學生數及先輩的數目來斷定，是沒有大差的。學生新聞的特徵之一，就是它有智識卓越而有固定的讀者。

（D）學生新聞的編輯

學生新聞是學生在學校裏編輯的。但是經過怎樣的徑路，用什麼方法編輯呢？普通是由對於新聞有趣味的，或是研究新聞的人若干（多至數十人）組織新聞學會或同學會的新聞部，或新聞社，以它為編輯發行的主體。

先在學校裏成立編輯室，以此為中心，再與各研究生，各研究所，事務室，各學會，各種集會，各運動部等學校內的機關聯絡。派編輯員採訪新聞，在一定的日期，將 News 拿來編輯。組織雖小，但與普通的報紙沒有什麼差異。在學校內，遍布着滴水不漏的「新聞網」。一面對於記事與廣告必須注重，尤其是書籍的廣告。廣告主人因為廣告費比較便宜，而又容易傳播全校及校友，所以樂於利用。廣告也有由學生去接洽的，不過因廣告主人是校外的，太偏重於實際了，應該設置專門的系。或將廣告托付通信社的也多。

新聞與廣告的文稿，整理以後，就要送到印刷所。但是學生新聞在資金及經營上，自己沒有印刷所，所以都是托報館或普通印刷所排版印刷，照相製版、凸版等也托他們製成。

新聞的來源及讀者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記事的内容是很窄狹的。可以作成新聞的，在學校內限於與教授、授業、學校行政等有關係的；有同學會的學校，記載他們的勸辦；有運動部的，記載它的活動，及學生間的事件等。至於學校以外的，就要看篇幅的情形了。這在綜合大學是如此，如在單科大學或高等學校，當然更專門，更偏重一方面了。如時事評論、學藝、文藝、Sports等，可以一般的社會的記載出來，如是則可以破除被專門學術所限制的傾向。早稻田、三田注重Sports；駿台、法政、日本等注重文藝；帝大的學生新聞有八面（即四頁），以兩面記載校內消息，一面記載高等學校，其他則登載一般人閱看的論文、文藝、Sports等。

(E) 學生新聞的立場

第一是思想的立場。因為學生新聞是存在於學校內的，由此條件而來的桎梏，就是放在學校當局的管理下。既受此限制，故不能成爲純粹「左傾」的，要成爲「急進」的。

也困難。但又決不可以把它當作隸屬於學校當局的機關報。在學校的自由範圍之內，學生新聞的自由獨立，是可以承認的，如果不能自由獨立，就不能夠完成言論機關的使命了。現在日本的學生新聞，大多取「自由主義」的立場（不過程度有多少的差異）。早稻田學生新聞，曾經在戰鬪的、純粹左傾的色彩下面發行（日本昭和四年，即一九二九年），在學生界引起相當感動。因為是在校外的原故，不能得到多數的讀者，現在已經消散了。

第二是「學生新聞」應該站在「學校當局」方面或是站在「全體學生」方面的問題。要之，因為大學是研究學問的學府，是教育的場所，所以不能說「學校當局」與「學生」常是對立的，不相對立，便沒有怎樣的問題。但如最近早稻田大學的風潮，後來的明治大學風潮，學校當局與學生立於反對的地位，「學生新聞」當此種場合，就很為難。早大新聞受學校壓迫停刊，明大新聞因為巧於掩飾，倖得保全。不過他們的立場，總是站在學生方面的。新聞的讀者是學生，所以它常站在學生的立場，是當然的。但是，以什麼

程度爲止，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二 學生新聞的編輯與經營

1 編輯論

(A) 編輯組織

爲便宜計，將「編輯組織」分做「編輯者」、「編輯主體」、「編輯室」三部分。

現在的學生新聞，編輯者全是學生。青年學生，他們是清新的，是潑辣的，這種精神表現在紙面，使得新聞常活潑新鮮。有一種議論說，凡是新聞，應該知道明日而將昨日忘掉，學生新聞，在技術方面，永久地由青年學生編製，是有效果的。不過，就反面說，閱學生新聞的人，是有高尙的批判力的知識階級時，他們對於幼稚的整理方法與文章，是否滿足；又學生新聞，只是由青年學生的手作成，是否能夠永久發達；還有，必須怎樣始能引起讀

者的興味，這些是應有的問題。所以雖是學生新聞，在技術上，也該與 Journalism 的潮流同時前進，這是今後要注意的問題。

編輯主體的問題，不外是由學生中的任何一個機關來編輯的問題，如前所說的，現在的學生新聞，必為獨立的新聞社，新聞研究會，或學友會的新聞部，三者必屬其一。所謂「言論自由，必從經營獨立始。」如其可能，應該由新聞社或新聞研究會維持。如果當作學友會的一部，雖有因預算而能保障損失的便宜，但必受學友會當事者的無理的支配，有如機關報紙，言論終難望獨立。至少希望能自主獨立，否則不能完成真正言論機關的使命。

編輯室是在學校內或是學校外呢？自然是在學校內的。可是在校外也可以。早稻田學生新聞是在學校外發行的，是其先例。在學校外，能站在較為自由的立場發行，比較屈居一隅，像溫室裏的花卉似的校內新聞，自然是堂堂有為。不過，既然校外發行，讀者又只限於學校有關係的人，在此現狀之上，有無在校外發行的必要呢？並且是否有利呢？這自

然是一個疑問，在學校裏規定着自由的範圍的現狀之下，在校內發行，有無絕對的必要呢？如果像美國的 College Paper 一樣，也以校外的一般市民為對象，自然是應在校外發行的。

(B) 主張

「學生新聞」可以視作「大學」這個特殊社會的「心的交通機關」他是由此產生出來的。如問學生新聞的使命在什麼地方，那就是除了本來的目的——研究新聞之外，還有報告消息 (News) 與學校內的思想交換。如果是這樣，他的主張自然容易決定了。既然以在校內發行爲前提，則他當然是在學校當局的責任以內的。所以他是「公的存在」，這是極明瞭的。在前面說過，學生新聞是一種言論機關，要使他的職能充分地發揮，在編輯上非令其自由獨立不可。同時，即令是在學校當局的責任以內的，然大學（或學校）是研究學問的地方，是自由的學園，所以非把最大限度的自由給「學生新聞」

不成功。必須如此，然後青年的人們的理想，才能夠儘量地表現於紙面。如近來日本學校的當局者與學生對立，成爲尖銳化，則當交換思想之責的學生新聞，應取什麼態度，是一個頗爲複雜的問題。

如最近的早稻田大學新聞，在鬧風潮時，由會長下令停止發行了。明治大學新聞，在鬧風潮時，他的消息比較的正確，足見他在緊要時能夠發揮職能，這也是一例。其他的學生新聞，也有純然採取反對當局的態度的。關於此事的是非，是要看「大學」的目的何在，然後始可解決的，不單是一個「新聞」的問題。但如早稻田大學當局的處置，就學生新聞的本身說，是很令人不快的。

(B) 編輯方法

編輯方法在本質上，和普通的報紙沒有什麼不同，不過學生新聞是一種特殊新聞，因週刊或其他不同的期刊的差別，應分別加以考察。

首先要限定 News 的範圍，以學校學生的身分而覺有興趣 (Interest) 的，作為「學生新聞」的 News。如關於學業與研究，關於教授、學校運動、校內行事、學生生活，關於就職，以及學生一般地共通關心的事物，都可以作為 News。在一個學生的身上發生的事件，在社會的見地看去，雖是重大的事件，但在這個學生所屬的「學生新聞」上，不能成為 News 的例，不算稀有的。例如某生情死了，自殺了，結婚了等事件，雖可成為社會的大 News，但在學生的身分上，是不會感覺什麼興趣的，所以不能成為學生新聞的 News。

其次，如週刊或其他期刊，單講 News，是不可能的。況且即使是日刊，也不能完全都登載 News 的。如新聞小說、普通讀物、長篇論文等，都是必要的。因為是週刊，便應多少帶着一點雜誌的色彩，因此論文與普通讀物是很需要的。日本的一部分學生新聞，已經登載了運動，或文藝，或學藝，或時事論文，佔了相當的篇幅，他們的辦法是頗正當的。就「普通讀物」講，必須不背時代的潮流，以學校為中心，向日刊所不可能而較月刊為早的

路前進，週刊是有這種可能的。這裏說以學校爲中心，就是說登載出來的論文與批評等，與其只顧到自己要做一個天字號的雜誌，不如以不失卻學校的雰圍氣爲上。換言之，例如運動的批評，最好先請教校友；論文的稿件，最好向教授與校友羅致。這些與 *the public* 相並列，使閱者更有親熱深厚之感。「普通讀物」可以使週刊發揮他的特色，在與學校有關係的第三者（畢業生、校友）也覺得有興味，如果想把「學生新聞」擴張到校外，編輯者對於這點，須加以注意。

前面屢屢提起，學生新聞的讀者，是學生和校友，所以他的讀者，是水平線很高的知識階級。如果要做到「應願讀者的編輯」，那就要做到適合知識階級閱覽的編輯。從此意味說來，編輯上的各點，與其是「感覺的」，不如是「理智的」，與其是「解說的」，不如是「簡晰的」，然後才受歡迎。其他如照相、印刷等也應分別研究，又如不附注音字母（日本的假名）的鉛字的使用，也成爲懸案，因爲學生新聞自己沒有印刷工場，所以「研究」與「實際」是頗不一致的。

2 經營論

(A) 經營獨立

言論機關的第一要件是自主獨立，因此在經營上是必須獨立的。學生新聞不以營利爲目的。自己所需的經費，由自己來供給。如果受其他機關的補助，就成了直接受那機關的支配的新聞，沒有好的結果。現在學生新聞的多數，是在不受學友會補助就不能維持的狀態，爲學生新聞的前途打算，誠不免遺憾。在普通的日刊新聞（大部分是營利主義），他們的收入很多；設備，用人，經費，都很充裕，所以能夠有良好的新聞。收入是非常重要的，這確是事實。在學生新聞，這理論也可實用，必須經費、稿費等支出有幾分可靠，然後才能產生良好的新聞。但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因此，有關係的同人，非長時間犧牲不可。

(B) 廣告

以前學生新聞的廣告，只限於學校附近的文具書店、點心店、電影、洋服店等，但是近來廣告的大部分，已經為新刊的書籍所佔滿了。這是顯著的進步，又是學生新聞的向上發展。在朝刊第一面，全部登着廣告，這是東京各新聞的傾向，學生新聞大概是模倣東京各報，所以也用第一面來登載廣告。四頁新聞，廣告佔了一面，就服務讀者的見地看來，也許有疑問，但是新聞注重廣告的傾向，是很可注意的。在以前廣告主人認為麻煩討厭，最近則對於這種廣告已規定了預算，甚至有注重學生新聞較普通新聞為甚的。這種廣告業（為學生新聞招徠廣告的人）也成為一種獨立的職業了。廣告本是新聞發行的工作之一，因為是過於現實的，過於生意經的，所以不由學生自辦，將他托付於專門的辦事人或是通信社。總之，廣告收入與購讀者收入成為對立，從新聞經營的原則上說，是可以歡迎的。其次，廣告多了，新聞紙面的調和，必須加以注意，「廣告也是 News」，應該確切

地維持他所附屬的報紙的品格，否則便與普通以營利爲目的之新聞無別了。換言之，如淋病的廣告，妓女的廣告，色情的廣告等等低下的，雖也是廣告，但是「學生新聞」非加以排斥不可，也沒有計算這種收入的必要呀。

(C) 販買

學生新聞的定價，幾乎都是一份賣五分錢，這種定價，是從發行總數的計算關係來定的。現在各種學生新聞的發行部數不多，決難與數十萬的普通新聞相比較。交給新聞社代印，如果四頁的報紙印數爲一萬，連排工、照相製版、紙價等合計，所費的本錢是一錢八釐到二錢。再加上編輯費用與發送費用，即使一萬份都賣完了，以五錢的定價出售，是否夠本，還是疑問。必須要預定廣告的收入，然後才可以出入相抵。況且能夠賣一萬部的，在各種學生新聞中，也不過四五種，賣二千三千的最多，所以定價五錢一份，並不算貴。如果六頁或八頁的新聞只賣五錢，則非預計發行部數與廣告的收入不可了。

除了學友會與校友會的機關報之外，各報都是在校內販賣的。在校內放着一隻販賣箱，憑着各人的公德心，自己拿報，自己放錢進箱內，只有學校新聞，才有這種可能的有趣的試驗。此外的一部分報紙，便拿去托市內各書店代賣，這是作成擴張勢力到社會的一步。這種販賣方法，是值得注意的。

三 學生新聞的受難

(A) 學生新聞的發生

日本最早的學生新聞，是大正六年(1917)五月產生的三田新聞（三田是慶應大學的所在地），他的頭銜是「東洋始創」四個大字。其後帝國大學新聞出版於大正九年(1920)早稻田大學新聞，明治大學駿台新報相繼出版於大正十一年(1922)。他們的最初的形態，與其稱為新聞，不如稱他為雜誌，每月發行一次，只可視為「校友會誌」。

的變形，在記事方面，不過作當時勃興的「對抗運動」的捧場，在經營方面，是淹淹不振的。在大正年間創刊的學生新聞，有十八種，到了昭和年代（1926—），只就昭和四五兩年計算，就有十八種增加。如果將他作成圖表，也許可以窺見日本的 Journalism 的發展狀態。日本的新聞界，是大正中葉到最近一二年間最爲發達，學生新聞的盛況，恰與普通新聞平行。

大正年間（1912—1926）是日本資本主義達於絕頂的時候，同時又是一切文化激變的時期。Journalism，勞動運動，思想運動，都乘此時機躍起。在學生界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學生運動，這個時期的曙光，給日本學生的思想以革命的影響，學生運動忽然變爲全部的白熱化了。與這潮流合流的，就是學生新聞。自然，不是各處都是一樣的，不過就一般的看來，學生運動的潮流，使得學生新聞成爲大衆學生的真正的對象，這乃是事實。

（B）學生新聞的發達

學生新聞的先覺者（就是前述的五種新聞）感到互相團結的必要，并援助當時興起的「普通選舉促進會」於是結成「五大學新聞聯盟」。於大正十二年（1923）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早稻田大學的大隈會館（紀念該校前總長大隈重信的建築）開第一回委員會，作成聯盟規約。在席上討論普通選舉問題，喚起學生對於普通選舉的輿論，決定站立於學生的立場，以純真的運動，協力貫徹目的。這次的聯盟組成，目的的一部分，在於促進普通選舉，但也是踏實地把學生新聞的活動安穩了基礎。後來有一橋新聞（東京商科大學新聞）立教專修、東洋、立正、法政各大學新聞加入，幾乎網羅了都城的各大學新聞，成爲一大勢力。後來社會思想漸次急進，到了大正十四年（1925）從「軍教運動反對」時起，因爲步伐不能一致的困難，退出聯盟的，有一橋、三田、早稻田（早稻田先解散了）等，現在只有都城的八大學新聞聯盟了。

在「軍教反對運動」以前，學生新聞和學生運動是平行的。到了「軍教反對運動」時，便是一個難關，學校當局的壓迫開始了，勢如昇天的學生新聞，便受了當頭的打擊。所

謂「軍教反對事件」就是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發生於小樽高等商業新聞的「軍事教練演習」問題，當時各校聯盟，發表反對軍事教練的共同宣言，開了「擁護學術」的共同演說會。帝大、早稻田、立教三校連名，於同年十一月九日發表宣言，這是運動熱烈之時。宣言裏說：

大學之本質的使命，在於確保學問的獨立，與研究的自由，學生的使命，在於把一切社會現象，放在科學的理論之下，縱橫地檢討批判。因此之故，大學不是養成布爾喬亞意識偶像化的，抽象的拜跪於國家的布爾喬亞意識的教育機關。也不是可以浸潤在軍國主義的精神裏面的。軍事教練在其本質上，侵害學問的獨立，束縛研究的自由。不過是因為要擁護帝國主義，作為「階級的國家存在」之必需的手段；遂將一切教育機關軍國化，使純真的學生，成為軍國的傀儡而已。

(C) 大學校學生新聞的受難

反對軍事教練時，是學生新聞最自由的時期。後來學生傾向於社會科學研究，對於各種「學生言論」的壓迫，就來到頭上了。自昭和三年（1928）三月十五日的第二次共產黨事件即（三·一五事件）以來，對於學生新聞的急進者之壓迫，便昭然若揭了。學生新聞的歷史，也就是言論機關所常受的苦難的歷史，舊早稻田大學新聞，是由該校新聞研究會發行的，以濟濟多士的文人及一萬多的學生為背景，由熱心的研究者，作成優美的新聞，為學生新聞界的領袖。經過了「軍教事件」、「三·一五事件」之後，該校當局，想將他變作「御用新聞」，但新聞研究會方面，則主張編輯自治權，兩方暫時對峙，到了昭和四年（1929）二月五日，該校新聞研究會認該校當局，全無誠意，遂決定毅然停刊，在日比谷（地名）的松本樓（酒店名）集合校友及同人，「聲明含淚解散。」後來，在純左傾的反學校的色彩之下，在學校外發行了早稻田大學新聞。同年五月，另有週刊早稻田大

學生新聞創刊，以喜多壯一郎教授做會長，二者互相對峙，但是現在早稻田學生新聞（略稱新聞）是停刊了。

其次說到同志社新聞（京都同志社大學新聞）因為二月二十六日的後任大學總長問題，同志社理事會強使該新聞變為「御用」於是該新聞與理事會立於反對的地位，甚至於影響到有關係的教授，遂至破滅。三月一日，宣言「守護學生新聞的立場，擁護有關係的教授的地位，因為直面此問題之故，唯一的方法，是決定解散。」到了六月，又有同名的同志社新聞創刊，聲明說：「與舊同志新聞在形式上不是同一的，但在實質上，是其再起。」

京都帝國大學新聞以佐佐木總一教授為部長，部員是校內的進步的團體促進會員佔多數。每當校內有思想問題發生時，便成為學校當局的問題，於是佐佐木部長辭職，代替他的是學生主事大野氏。為反對新聞御用化的運動，曾有十月一日及十月四日的學生示威。結果部員及促進會系的學生十三人受了處分，有二十一名部員全被除名了。

另以新委員七名當編輯之責，改週刊爲每月發行二次，完全變了樣了。

九州大學新聞，是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學生發行的。自由主義的傾向相當濃厚，有時表現出左傾的色彩，支持到最後。該新聞於昭和五年（1930）八月發行的報紙上，在運動的照相之旁，插入了說明性質的紅色的運動記事，這一天的新聞，色彩頗爲濃厚，成爲大學當局的問題。此事在普通的報紙上也有記載，其行動頗爲人注意。後來在第二天的報紙上，登載着啓事，聲明「因我等的誠意的披瀝，得到諒解，當再以真相示諸君」云云，遂得平安無事。到了後來，那左傾的鱗爪，便完全看不見了。

最後再談到週刊早稻田大學新聞，昭和五年（1930）十月，早稻田大學與慶應大學比賽野球（Base Ball），因爲分配門票問題，引起了早稻田大學的罷課。早稻田大學當局，囑會長喜多教授停止刊行，封鎖關有罷課的言論。當大事件發生，大家希望新聞大有作爲之時，該社却一次也沒有出版過。因此之故，「反對大學新聞御用化」也成爲罷課團的一種口號。早稻田大學的新聞，是多麼的不祥啊。爲了這次事件，研究會的委員總辭

職，新聞則於十一月二十日復活，現暫時出版兩頁。

(D) 高等學校學生新聞的受難

高等學校的學生新聞，以昭和二年（1927）發行的東京高等學校新聞爲魁首，各地遂有刊行者。這在文部省（即中國的教育部）的直接監督之下，所以取締逐漸加嚴。自三·一五事件以來，取締更爲徹底，在記事方面，凡社會主義及自由主義的言論一概封鎖，部長由負專責的教授充當，稿件經過兩重三重的檢閱，然後始能登載。

高知高校新聞，因爲昭和五年（1930）一月該校（高知高等學校）學生反對當局的無理的壓迫，要求學生自治權，起了紛擾，遂由學校當局下令停刊了。

弘高新聞（弘前高等學校新聞）與高知高校新聞先後由當局下令停刊。在出版第十三期時，學生當局曾經召集在該新聞上發表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全部學生，下令

禁止他們投稿。

浦和高等學校發行的浦和高報，在第十六期上，曾經揭載着矢吹博士的思想善導講演的筆記，未送當局檢閱便爾登載，惹起了問題，除下令停止出版之外，有兩個編輯員還受了停學的處分。因爲此次事件，引起憤慨的學生，罷課四天。向學校當局要求將停止發行的命令收回，並議決全國高校新聞擁護聯盟組織六條，這一次的事件，可算是發端於壓迫新聞的最大的事件了。該報暫時停刊，到了十月又復活，復活的條件是：

- 一 文稿概用本名，經當局塗抹的字句，不得在報紙上表示出來。
- 一 文稿概須經過部長或顧問的檢閱。
- 一 有一部分訂正後的文稿，須再送檢閱。
- 一 對於檢閱的結果，不得質問理由。

此外還附着兩項的苛酷條件，這使成爲高等學校學生新聞的取締標準了。

除上述的幾種學生新聞而外，如佐賀三高、富山靜岡各高校，其新聞發行計劃正在

準備中，但都被高等學校校長會議的議決取消了。

其他各校，有不發行新聞，而編輯校友會雜誌的，但取締亦如新聞。下列的這種極端的限制，也時引起了問題。

取締高等學校新聞的方針，是在昭和五年（1930）六月十七日的高等學校校長會議決定的，並附記於此：

在高等學校發行學生新聞，鑑於現在的形狀，實多弊端，故今後以不准發行學生新聞為方針。對於目前發行新聞的各高等學校，由各校校長適宜地處置可也。

四 結論

經過了十幾年的歲月，許多的犧牲者，與受難的歷史，日本的學生新聞，現在有五十多種，盛極一時。發行頁數多的，甚至於有八頁（週刊）。今後的學生新聞如何呢？編週刊

嗎？或由四頁加到八頁嗎？或如美國的 College Paper 一樣，以學校附近的市鎮爲中心，發達成爲日刊 (Daily News) 嗎？或有超過各種學生新聞，有日刊的學生新聞產生嗎？這是似乎可能，又似乎不可能的。總之，學生新聞已一天比一天的在改善了，要預測今後的學生新聞，是大可不必的。對於可以改良的許多的切實問題，是大家正在注意的。

(附記) 看了日本學生新聞的概況，我們便知道學生新聞的重要。同時希望有爲的青年們，在自己的學校裏能夠認真地出版學生新聞，不必將可貴的精力去消耗在花綠綠的「壁報」上。關於學生在學校內出版新聞的重要，我在新聞教育的重要及其設施一文裏（發表於教育雜誌一九三〇年十二月號）已經說過，閱者可以參看。再本文取材於日本內外社出版的綜合 Journalism 講座第四卷澤村隆一氏的學生新聞論文。而有所更改。澤村氏爲東京帝國大學經濟科畢業生，充東京日日新聞記者多年，現任東京帝國大學學生新聞指導。並誌於此，以表謝意。

上海報紙改革論序

有一天，我和上海某大報館的經理先生談話，我對他說：「你們的報館已經有五十多年的歷史了，爲什麼老是不進步，不想改革呢？」後來他就回答我下面的一席話。

「我們何必改革呢。因爲照向來的老樣子已經能夠賺錢，股東們可以多分利息，報館同人到了年終可以分得兩三個月薪金的紅利，也就心滿意足了。說到改革二字，談何容易呢。萬一改革之後，看報的人減少了，登載的廣告減少了，那豈不倒霉嗎？所以留學回來的新聞學家，我們不敢聘請。縱然聘用一兩個，最高的限度是請他們在廣告部辦事。至於編輯部則絕對不敢任用一個懂得新聞學的人，因爲怕他們一個不小心，要替我們報館闖禍。現在我們的編輯部，都是在館內做了四五十年的老先生。他們像錢莊裏的學徒

一樣，非常忠實可靠。比方說，做錢莊學徒，從揩桌子，替師父盛飯等雜事做起，後來把珠算、掛賬、看銀色學會了，他們每天只知道埋頭做事，做東家的樂得享福受用。假如錢莊裏請了一位美國回來的銀行學博士，他硬要把中式賬簿改為西式，那才要命呢。我們的報館也和錢莊差不多。最怕的就是改革。即使要改革，也無非要多賺錢罷了。現在既然每年能夠賺這麼多的洋鈔，還用得着改革嗎？如果改革了，反而虧本，先生你怎樣呢？三—三十一—二—添作五，先生！弗是生意經呀！」

我聽了這一套偉論之後，我幾乎要「窒息」了。我只有看着他頭上戴着的瓜皮帽頂的紅珠子，又注意到他的藍緞狐皮袍外面罩着一件黑緞的小背心，背心左右兩邊的小口袋裏，橫掛着黃金色的表鍊，表鍊上又叮叮噹噹吊着幾個小金鏹。於是我忽然想起一句幼時讀過的古文來了，「嗚呼噫嘻！」

但是我對於這位經理先生，依然是敬佩的。所以我又鄭重的對他說：

「現在上海的報紙，有幾點是急需改革的。如果改革了，我想總不致於妨礙「賺錢。」

就是那些細而且長的廣告——像烟蟲似的廣告，能不能改排爲其他的形式（如長方形或方形）呢？那些某人將於某日出洋留學，他如何告別親友的新聞地位，以及他的一方玉照的銅版，可不可以省下來，算入賺錢的總賬之內呢？還有那些某某博士某某碩士從外國回來，自稱某某機關將大大的錄用云云的新聞，你們收了他的廣告費沒有呢？假使沒有收廣告費的話，你們以後應該收廣告費，也拿來算入賺錢的總賬之內呀！又有那些強姦的新聞，萬一非登載不可，只消用「某婦人被人凌辱」幾個字就可以的，你們卻用「皮」的地位來描繪如何拉褲子如何拒抗之類，當這種金貴銀賤的時候，那一段外國紙和外國油墨，你們爲什麼不願意節省呢？這也得算進賺錢的總賬之內呀！像這點，如果加以改革時，你們還怕「妨礙賺錢」那末，最好是請一位 Golden Touch 來，把舊貨攤上的別人看過用過的貴報都買進，再請他用手指一葉一葉的去「觸」成金葉好了。」

我還想和他談談什麼是「綜合編輯法」和「十三皮排版」的，但是時間已經不

早了。

郭箴一女士這本上海報紙改革論，足以代表她個人對於「洋場」上海報紙改革的意見，有許多精闢的地方。我雖不想「賺錢」，但我也不同意多費時間，和這位經理先生夾纏不清。老實說，我是極願意介紹這本書給他去仔細玩賞的。

這篇序文好像不大莊嚴，但是「實有其事」引用的話，也是真確的。我想再做得莊嚴一點，那只有等待若干年之後，郭女士的第二本上海報紙改革論出版時了。

唯物文學的二形態與其母胎

——兩種主義的對立——亞美利堅現文壇的鳥瞰圖——新藝術的母胎之

亞美利堅——新藝術的母胎之俄羅斯——新文藝之母胎的唯物論與機械觀

兩種主義的對立

亞美利堅與俄羅斯是現在世界各國中最值得注目的兩個國家。因為亞美利堅是資本主義極盛的國家，俄羅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們都鮮明地表現出特色。更正確地說，亞美利堅使資本主義組織成熟到什麼地步，同樣地，勞農俄羅斯使社會主義發展到

什麼地步，這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在這裏，姑且把這種意味的政治的經濟的考察按下不提。

總之，他們各自的存在，是值得注目的，誰也沒有異議。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峙的。在這個意味上，資本主義國家亞美利堅與社會主義國家勞農俄羅斯形成了思想上的對立。可是俄羅斯在怎樣的意味上排斥了美國或美國主義 (Americanism) 呢？在政治的經濟的關係上，勞農俄羅斯容納了亞美利堅的財力。俄國在革命的方法上，他採擇了美國的泰婁主義 (Taylorism 科學管理制)。從俄國的革命實行的方路上看，列寧曾信俄國的國民性之一（即俄蒙洛莫夫型），是有泰婁主義來淘冶的必要。在勞農俄羅斯，將美國的亨利·福特 (Henry Ford) 和列寧杜洛茨基等人並稱，冠福特以革命家的稱呼，從這點看來，勞農俄羅斯是採用了亞美利堅主義（這是由泰婁主義而來的），並沒有排斥，是明顯的了。

如像亨利·福特的資本主義，已經擺脫了貪婪的榨取之惡意（這是從前資本主義者的屬性），而採用了合理主義與能率主義，可以說他是新資本主義的經營形態。所以尙稱爲資本主義者，不外他是用資本主義的意識去貫通經營形態之故。假如把福特的意識換成社會主義，則他的經營形態的幾乎大部分，從社會主義的立場來看，也是屬於可以蹈襲的一類的。在技術的經營方法上，勞農俄國受了亞美利堅主義（Americanism）的唆示，是充分地指得出的。所以我可以說，雖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對抗的，然而俄國不能夠全部地排斥美國。

有這種特色的兩個國家，一個在日本的東，一個在日本的西，日本正從這兩個國家，受着很顯著的影響。試看日本的青年，便可以知道。日本青年的一部分，受了亞美利堅主義的影響，其他一部分，受了俄羅斯的影響，也有併受這兩國的影響的。

近來（尤其是一九二九年）顯著地伸長起來的所謂「現代派」（Modernism），以受亞美利堅的影響爲主。在國際的溶解作用顯著的今日，其原因自然不能說是單純的。

現在的所謂「現代派」雖然應該說是各國各種的諸要素合湊而成，比較複雜，但從百分比的比率看來，可以說亞美利堅的要素最多。

亞美利堅現文壇的鳥瞰

以前的亞美利堅除了少數的卓越文學家思想家而外，那裏沒有什麼可觀的文學藝術，日本人只管這樣地侮蔑。

可是現在不然了。我們知道，那國的作家中，值得注目的並不少。即是，我們從那國的「文學的實在」較多而且較深地接近他瞭解他了。現在日本的文學家們，以十分的熱情，去瞭解辛克萊與列爾誦讀嘉爾文登薛烏德·安徒生弗洛德·特爾等人的作品了。據我所見的亞美利堅現在的文學，大約可以分類如左：

(A) 通俗的大眾作品（其中包含着容易在好萊塢作成電影的作品）這一類的作品裏，無論那一種，都是滿足亞美利堅的現存社會的娛樂文藝。在那些作品裏，反映

着「利己」「輕笑」「明朗」與美國近代生活的諸相。日本的幼年時代，與其說直接從那些著作雜誌，毋寧說從電影吸收了他們的生活式樣與生活情調。最早是服裝，其次是生活情調（如爵士舞 Jazz 的情調就是一例，競技的快活亦其一例），最後就是「利己」「明朗」與明爽的 *Protricism*。

(B) 就寡聞的我的知識範圍，如像日規名利場（這個名稱雖不是好的，但他與日規的投稿者都是大陸的知名作家與評論家，是相當優良的文藝雜誌）等，都是藝術的雜誌，尤其是後者所具的高雅，（雖說高雅，也是「現代的」之意）清新、明朗與惹人注意的編輯法，使知識階級的（好意味的）亞美利堅主義十分明晰。喜歡他的羣集，在日本是很多的。

和(A)項所述的比較起來，他有知的清澄，是可喜的。他們也是屬於「現代謳歌」的。即是用布爾喬亞的自由主義為基調的，這一類的社會評論家有門肯兄弟等人。

(C) 這一類是普羅列塔利亞思想的作家評論家的一羣，其旁有評論家嘉爾文

登（年少，不過三十歲）在日本比較爲人所知。作家辛克萊喬治·李特弗洛德·特爾等，也漸爲日本人親近。李特與特爾二人和馬克斯伊斯特曼是佔據新羣衆雜誌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所有者，這一點和近代人（季刊雜誌）的主幹嘉爾文登相同。伊斯特曼是杜洛茨基派，正攻擊現在的勞農政府幹部，奧尼爾也頗有「普羅」的色彩。

新藝術的母體之亞美利堅

從這些ABC的知識，再來看美國在新文化、新文藝的哪一點上，能成爲母體。美國的社會學的文藝批評家布魯克斯以爲美國沒有產生優良的文學，是因爲產業本位之非創造的生活，阻止其發達之故。可是，現在我有着與他反對的意見，我相信，正因爲是產業本位的機械時代，反而能夠成爲新文藝（說廣泛一點，就是新藝術）的母體。現在的美國，把「生活的展開」的諸相放在科學上，是產生無線電，發明有聲電影，完成電視術的美國。機械正在使形貌改變的美國社會生活式樣，正因爲有他，我以爲是新文藝的母體。

產業界裏的高速度的生產國，前述的泰婁主義國家的亞美利堅，誠如孚克斯在他著的博勝利的機械中所說的：『新文學的特徵，在於他的銳利，他同機械工具一樣，毫無顧慮地切斷。』並且於此顯出不必要的神祕（這是效能的產業組織的鍵盤）的追逐與分析的熱情。在美國人中，缺乏俄國人所特有的神祕傾向，可是倒反而為列甯所喜歡容納。在這一點，可以說俄國人把分解的能力送給了美國人。在別の意味，美國人的社會生活，切截人生；試驗分解人生；視聽人生，有很忙的速度，可以說他成為文學形式的母胎。於此便產生了非低徊的、直前的文學。

斯透氏 (Harold Stearns) 曾說：

『亞美利堅的社會生活中最動心最可感傷的事實，就是情緒的與美學的飢餓。如瑣絮的規則之狂熱，推進力，部隊編成，操練，祕密的社會與其奇異的 (Grotesque) 主權；對於我們的快樂愉悅的，物質組織之不必要物的堅確的把持等等，都是有力的證明。』

可是也有利有弊，我卻以為利益的展開中，有新文化的一母體。

我以為現在美國的速至無極的生活是新文化的母體。我以為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從機械所暗示的新的美的構成而來的。

我們可以注意耶爾瑪·賴斯的計算器與奧尼爾的新戲曲發動機。在發動機裏，奧尼爾意在從機械創造極可驚異的神。此作以電氣崇拜為中心，好像是暗示近代生活的福音。（見肯尼斯·馬果灣的介紹）

此戲曲中的一個人物，拉姆塞·法伊弗的妻子說：『我也喜歡發動機呢！我無論到什麼時候，都能守着發動機的。我喜歡聽發動機的歌，我想做發動機。』

這些台詞，就同意大利馬利勒其所說的一樣——『機械的形體，表現時代的真精神。機械具有人間一切的精巧的屬性。我因為要收回自己的最優良的部分，所以想做機械。』

弗勒格爾與麥耶爾荷尼特都承認機械的思想，說『勞動者與大規模的產業主義

者，都以非常的熱心，容納機械時代。」又說：「二者的差別，只在產業的支配者僅關心能率生產，而勞動者具有集團主義的機械觀念——集團的地生產、所有、分配等等。」

新藝術的母體之俄羅斯

俄國自從容納西歐的近代產業，使本國的大都市具有機械的設備的工場以來，該國的容貌已經改變了。馬克斯思想的移植也是同時的。現在沒有詳說這些歷史的推移的餘地，我就主要的事項說些大概。

第一，勞農俄國的共產主義文學，從機械取得了他的組織的要素之重要性。是從機械的電壓單位（Volt），節動輪，活塞（Piston）以及成爲其他調整的綜合組織的東西指教而成的。

這是共產主義文學的一個要素。實際如馬幸·譚斯的發明，普魯安弗肯愛真斯登的電影式樣，都各各取用了機械的色彩。

韓德尼·嘉德在他著的蘇俄的新劇與電影中曾申說如次：

『新機械跳舞的考案，如 One Step 舞，Two Step 舞，狐步舞，克烏克蘭舞等機械的運動，在認識運轉着的機械的調節的運動的勞動者中，大受歡迎。勞動者自己，長於調節和機械的韻律。因為這個理由，機械的形式的姿態與爵士(Jazz)音樂的神秘，成了許多研究與實驗的題目。簡單說，泰婁主義(Taylorism)的精神，在俄國已承認為新形式的意識形態了。』

嘉德氏又說：『他們(指勞動者)把一切的他們的社會的、道德的屬性(他們自己的生活力、強健、勇氣、明確、鋼鐵的神經、對抗性、精密、韻律、姿勢、忍耐等的)歸之於機械。』

美國的福特與俄國的列甯，對於機械的效率，都有相等的熱意。所以現在機械是俄國劇場的指導者。而且機械時代表現他自身的潑刺的觀念，具有他自己的藝術形態。他是對於「無用」的有益的強力，是排擊剩餘價值的(藝術上的)合理主義。孚克斯關於這點，他說：『他們所尊重的音樂，是工場汽笛的震耳的叫聲與馬達的笛聲混淆而成的爵

士音樂。他們所選擇的美術與戲曲，是機械的印象。引擎的鼓動，鐵錘的聲音，僕僕而鳴的輪轉機，如飛的腕與腳，機械看守者的駝背等，博得一切的勝利。他們溶和於喧囂的歌舞之中。他們想要一個催促一切人的，有巨大的發動機安放在當中的世界。」

新文藝之母體的唯物論與機械觀

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夠詳說俄國及現在美國的社會生活與藝術的各部分。可是就新文化新藝術之母體的兩國來看時，更注意到他們以機械為機軸而展開的走赴新藝術的前進的傾向。

在俄國，機械與意識形態的解釋結合，導入於集團的組織。在美國，則傾向於速率 (Speed) 與機械產生的新的美與快適享樂。這雖是兩國各種藝術能夠充分說明的，可是尤其以兩國的電影最能明顯地成為對照。

試舉一例，如使有聲電影、電視術、彩色電影等機械的進展迅速的，就是美國的特質。

「屬於布爾喬亞的電影，是欺騙愚弄民衆的最有力的手段。由我們的手作成的影片，務必使他成爲共產主義宣傳的，以及廣汎的勞動者大衆所了解的有力的武器。」（吉洛耶夫之言）所以在俄國的電影，以羣衆影片的製作，最爲注重。

如愛真斯登的論文羣衆影片裏所說的，頗能使他們的主旨明晰。他聲明：「我自己的見解，是徹底的功利的、合理的唯物主義。」又說：「我們的影片，是集團主義的反映。」
 「影片是重大的而有高尚組織的產業之反映。」最後又說：「我們俄人的方法，與美國極發達的電影的技巧，應有強固的結合。現在的世界，正迅捷地向變革的過程（在各種意味上）前進了。」

新文化新藝術所內含的意識形態的要素，所依待於一切科學開發的技術革命者實多。

這種意味的藝術母體的美國（德國也在內）我以為他是一個最有資格的母體的熔爐。在各方面，可以說日本的新藝術所受俄國美國的影響甚大，而且正受着影響呢。

JOURNALISM 與文學

一

近代的文學，尤其是近代的小說，是因為 Journalism 而勃興的，又是因為 Journalism 而衰頹的。

Journalism 是由於造紙工業與印刷技術的進步始有可能的文字工業。新聞雜誌的生產方法，與近代工場裏的生產方法，並無什麼差異。把「紙」和「文稿」當作原料買進，再將他做成「雜誌」或「新聞」一類的製造品，多量地生產，販賣於市場（就是讀者），這和衛生衣、火柴的生產一點也沒有差別。就是說，Journalism 是一種企業，其所以和其他的企業不同者，就是他有「每日」「每週」或「每月」的一定的標準形式，將內容各不相

同的製造，不斷地生產出來。

因此，Journalism 不是向後的，他的眼睛，注視前方，向前直進。他猶如站立在社會的尖端前進的火車頭。對於某社會某時間的狀態，及其前進的方向等。可以借那社會所有的 Journalism 最速而且最精確地知道。例如，要敏捷地知道日本現在的社會狀態與其動向，只有讀日本的報紙是最近的路。

Journalism 的領域，橫互在用言語（即鉛字）能夠表現的一切部門上面。因為社會的一般的現象，能夠言語表現，所以可以說 Journalism 的領域，擴張到社會的全部分。如政治、經濟、科學、哲學、宗教、藝術等等，都不是站在 Journalism 的圈外的。只是由 Journalism 生產出的製造品，是以供給最廣的需要者為主而製造的。在它的領域以內，一切都通俗化了。只能引起專門的少數人的興味的事件，必謹慎地將他除外，例如，極難解的科學上的問題等，不會走進 Journalism 的領域。

二

在藝術裏，純用文字構成的，就是文學。被 Journalism 最快地取用的藝術，就是文學。在文學裏，尤其是小說，他的發達，完全可靠 Journalism 的小說不僅是占了近代文學的首席，在近代的一切藝術裏，他帶着最大衆的一性質，這都是受了 Journalism 之賜。爲什麼呢？如前面說過的，Journalism 是近代的文字的工業，在今日，除了 Journalism 之外，用言語或文字構成的商品是沒有法子可以送到市場的。正如因爲有火車，驛站馬車便無用了；因爲發明了電燈，煤油燈便衰頹了；因爲機械發明了，手紡車便成爲廢物了。Journalism 的大量生產主義，使得舊式的各種方法沒有存在的餘地。近代的小說，就借用 Journalism 的力量，強制地廣布於民衆。如像小說一樣的，用比較的多的文字而構成的藝術，若不倚賴文字的工業化——即 Journalism 的力量，決不能夠擴張的。

其次，Journalism 所生產的商品——即新聞雜誌，在原則上是營利的企業，所以必須盡力尋求多數購買者。因此之故，如果不用極易了解的、自由的形式文學，則不適當。在一切文學裏，用最自由的、不為規則所拘束的散文而寫成的文學，就是小說。因此小說最早被 Journalism 所利用，小說也利用 Journalism 以至隆盛如今日。

近代小說，他的基礎，可以說是由於 Journalism 才確立起來的。Journalism 隆盛的條件，有如前述，是使製紙工業，印刷工業與製造品迅速傳播的交通機關發達（某程度的）。在大體上使這些條件完滿的，就是資本主義。可以說唯其是資本主義社會，所以成爲近代小說的母胎。

三

其次，再看 Journalism 對於近代的文學裏有什麼影響？

Journalism 對於社會文化的作用，第一就是文化的標準化。在大體上，使用於 Jour-

Journalism 的言語，是本國的標準語。因此，借 Journalism 的力量，可以使言語標準化。就日本的內地講，如日本的青森與鹿兒島等地方語，和東京京都的地方語，有很顯明的差異，但是配布在這些地方的新聞雜誌，是使用着相同的語言。於是語言可以全國統一，口裏所說的話，也有慢慢地近於標準語的傾向。就我的經驗看來，最近京都大阪的言語，雖有古舊的傳統，然而已頗近於東京語了，鄉下人的語言，也顯明地東京化了。

這種標準化，不僅是語言，也影響到國民的趣味與嗜好。新聞雜誌借其記載與廣告，以支配民衆趣味與嗜好的力量，是可驚的。一種大新聞，或是發行部數多的雜誌，如果將一種事物傳播於民衆，其效果可以說是頗為確實。多數婦女雜誌，在目前都揭載着酒宴的肴饌，洋服的裁縫等文字。全國的家庭，都將他當作一種模範去實行。如像愛因斯坦的學說，雖是普通人所難理解的學說，但經其新聞大雜誌登載之後，鄉間的小學生，也記得他的名字。支配目前的「流行」最大的力量，就是 Journalism。如果大新聞與大雜誌想把一種事物或是一種事件，廣布於民衆，則他們的推進，較之政府的法令，地方官的訓示，

更快，更有效果。Journalism 有一種強制力，廣告的力量也是不可侮的。每天每天，看着「懷中良藥——仁丹」「獅子牌牙粉」的廣告，我們真覺得是這樣。我們對於「仁丹」與「獅子牌牙粉」的品質是好是壞，本是不知道的。和其他同類的物品比較，其品質是相同的也好，或是惡劣的也好，其銷售都是靠廣告的力量，即是為廣播於民衆的力量所左右。聽說市面繁盛的時候，某家書店，無論出版什麼書籍，只要一登廣告，銷售一萬本很容易。如其不登廣告，雖是好書，一千本也不易售出。Journalism 的附屬物廣告，在使民衆的趣味嗜好標準化之點，也有巨大的力量。

四

文學本以個人的獨創爲重，但在 Journalism 則個人的獨創極端地被排斥，因爲被「標準化」所支配的原故。在近代的社會裏，文學想繼續存在，就非與 Journalism 結納不可。除此而外，文學就沒有發表的路了。文學作品既然要依靠 Journalism 生存，所

以不能不受「標準化」的支配了。

試看最近的新聞與發行部數很多的雜誌裏揭載的小說，盡是有一定型式作品，它不能超越大多數讀者階級趣味與要求。作家犧牲了自己的天分與獨創性，非努力與一定的標準型式符合不可。否則那位作家便不能成爲 *Journalism* 的寵兒了。奧普賴茵批評美國的短篇小說家，曾說：『從美國的短篇小說的一定的型式中脫出，無疑的是謬誤。想這樣脫離的輕率的作家，便不能夠把握着發行者。』

在新聞或發行部數很多的雜誌上發表的小說，就縱的方面看，每個作家的作品都標準化，無論看哪一種作品，其作品中的主人公，情節的進展，都有一定的型式。又就橫的方面看，同時代的流行作家全部，都有一種共通的型式。作家是不許走出那型式之外的。連續不斷的寫感傷的戀愛小說的人，非常常繼續寫這種東西不可。因爲編輯者希望作家做這種作品，指定他做。如其違背他們的期望，則作家的生命就不得善終了。又在某一時代，*EROTIC* 的要求廣布於讀者間，於是編輯者便要求作家做這種作品，作家不得

不馬上答應。否則他由 Journalism 獲得的名譽，便忽地消失了。

前面提及的奧普賴茵，論美國的短篇小說，有如次的幾句話：「在雜誌又有所謂『檢閱』的這麼一回事。這『檢閱』與其標準，與道德問題決沒有關係。就是——短篇小說，應該是樂天的。「性」的嬉戲，是很渴望的。但是那「性」必須寫為架空的。小說縱然與一般所能容一的見解挑戰，或是批判那見解，都不得含有宗教的與哲學的意見。小說不得取用社會的或政治的問題。他必須鼓吹亞美利加主義 (Americanism)，又必須是 Happy Endings (快樂的結局)。換言之，作家必須竭力與一般人的水準一致，所以他被禁止拿出見解來。美國的編輯者給與作家的理想的禮物，就是「標準化」。作家應該不斷地寫作同一的小說。借着擴大或傳染，大雜誌與在他的背後的廣告社，將此種「標準化」的來想，推押在一般讀者的面前。」

(註) Journalism 一字，無適當的譯語，故用原字。在本文裏，Journalism 的意思是泛指新聞、雜誌等定期

刊物及此等事業。此字有時又用作貶意，例如說，他的著作有點 Journalistic，就無異說，他的著作有

點江湖氣。

第二，Journalism 對於文化的作用，就是通俗化。前面說及的，Journalism 的目標，在於能夠了解文字的大多數的民衆。Journalism 的標準化，勢必爲通俗化。若不通俗化，便不能與 Journalism 相容。因此之故，文學作品如其要與 Journalism 結合，便不能脫離通俗化的一般的支配。

前文說過，Journalism 是一種企業，他所取的目的，不是在乎得優美的作品，也不是要使每個作家的天分，自由地發展；也不是要促進文學的一般的進步。他的目的，就是要竭力多賣。如優美的作品等等，不過是作爲使這個完美的手段罷了。

新聞紙只要看見有可以多賣的機會，雖是割讓一頁紙面來登載無名的咖啡店的侍女，也是要幹的。不管這對於社會有什麼價值，因爲多賣一份，對於新聞紙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並不是說現在的新聞紙全是爲「多賣主義」而編輯的。其中也有相當的品格的。雖然他們知道爲銷售起見是很好的記事，但是恐怕傷害新聞的品格，便不把他登載出

來，不過，這只限於新聞的基礎已經穩固，而且雖是如此，也不怕失掉多數讀者的時候。或是只限於採取這種方針，雖一時不利，在長久間反而增加新聞信用的時候。

爲這種原則所支配的文學作品，漸漸變爲淺薄，漸漸成爲愚拙，乃是當然的。在奧普賴茵的著作裏，引用着有一個美國的編輯者，對世界有名的小說家說：『只要你不寫作得太優美，雜誌就可以登載你的短篇小說；只要你的文字寫得低俗如普通人的言語一樣，我願意爲你效勞。』

在日本，有某雜誌的編輯者，對於相當知名的小說家說，請他在下次繼續發表的小說裏，將情節寫得緊張一點，或是請他把著作中的女主人公的境遇，寫得更不幸一點。這樣預約製造的話，我曾經聽見過。編輯者對於作者的辯解，常常是說：『你的小說太高尙了，讀者看不懂。』

總之，Journalism 在起始時，是養育保護近代文學的慈母，到後來，因爲強制地使近代文學通俗化，便將它虐殺了。

五

第三，Journalism 以速度爲重，不願停滯在同一的地方。同類的新聞紙與新聞紙，雜誌與雜誌之間，常有激烈的競爭。日刊新聞的生命是一日，月刊雜誌的生命是一個月。如果過期之後，新聞紙和雜誌就等於廢紙了。Journalism 每期若不將新鮮的東西供給讀者，則他的讀者就有被別人奪去的恐怖。一切商業的競爭，漸次激烈起來，但都不如 Journalism 的競爭的 Tempo 之速。Journalism 以不斷的急速的 Tempo，向着尖端前進。只是追逐流行，還有所不及，必須指導「流行」（時髦），有時非創造「流行」不可。

文學作品也承受着 Journalism 的這種性質，必然地尊重 Tempo，必須常是「尖端的」。所以，通俗作家常把眼睛配布在現代社會的四方八面，追尋着新的「時髦」。同時，自己必須創造出「時髦」。他們對於打野球（Base Ball）時防內野手的欺瞞行爲的規則（Infielding）氛氣燈（Neon）等等，凡是一切新的東西，都得知。隨時把這些編

織在他們的作品裏。

在讀者，如果是看新聞紙，就每天每天尋求新的刺戟；如果是看雜誌，就每月每月尋求新的刺戟。雜誌小說的生命，在多數讀者只是一個月；新聞紙的連續的生命，普通是一天，作者一天一天，一個月一個月的把材料安置好，又須在次日或次月維繫着讀者的興味，他們必須寫這樣的小說。作品全體的結構等，還在其次，只要每期能夠惹動讀者的心，小說的使命便達到了。

由同一的理由，最近的短篇小說，長篇小說，大多是依照編輯者的約定而作的，其長度有一定。

決定小說的長度的，不是作者自己，而是編輯者。作者雖然起了充分的感興，因為限定字數的關係，却不能不在相當的地方結束起來。或是已經完結了的作品，因編輯者的吩咐，也非引伸到必要的長度不可。而且作者對於這種不自然的條件，是不能一般地加以拒絕的。

六

Journalism這樣的把所謂流行作家製造出來。要成一個流行作家，不必要特出的天分。甚至於特出的天分，反而妨害他做流行作家。只消有普通人的才能，充分地有了前舉的標準化、通俗化的條件就可以了。所以 Journalism 不僅是發現了流行作家，還能隨心所欲的把流行作家製造出來。

比如，這裏有A與B兩個有相同的平凡才能的作家。有某大雜誌只是約定A，請他做適合於那雜誌的作品，借此作為廣告，大大的宣傳，則A就一躍而為流行作家了。反之，不為雜誌社所垂青的B，非以無名作家終其一生不可。這裏要注意的，這並不是例外，乃是原則。

207

Journalism一旦製造了流行作家或是發現了流行作家，便儘力量所能利用的去利用他。雖是相當的知名作家，對於 Journalism 的這種利用，心裏雖以為苦，卻不能夠

拒絕 Journalism 對於他，不斷地使他工作。在流行作家方面，只要不為讀者厭倦，便一篇一篇的、無限的、機械的創作下去。借奧普萊茵的話來說，就是「流行作家是不許作文學的生育節制的」其結果怎樣呢？與普萊茵在同一著作裏面論俄·亨利（O. Henry）道：「俄·亨利發狂似的搜求材料，出現於紐約的旅館或咖啡店。小說到了非交卷不可的日子，不能夠做好，俄·亨利便坐了下來，寫點無聊的辯解的言辭。他的小說，帶着這種的惶惶與懸念，是不用說的了。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 *Woods* 式的，報告的，淺薄的。不過他的豐富的表現的才能，能夠遮蓋那小說的題旨，與人物性格的貧弱罷了。即使是他的最優美的作品，也缺少深刻與圓滿。他屢屢將堅硬的觀念，不加磨練，也不經思考與感情的溶化，便那樣的顯示出來的時候為多。」

連俄·亨利也是如此，何況藝術的天分缺乏的作家，因為 Journalism 的「酷使」，便立即疲敝，損蝕了才能了。就等於是「寫字的機械。」正如奧普萊茵說的，美國的短篇小說家，不過像股票經紀人似的，以稿子的市價，編輯者的故事等作為話題，藝術家的風

度，已不爲人所認識，只是認識他們生產文稿，將稿換錢的風度罷了。

如此這般，藝術的天分雖高，要被 Journalism 所殺掉也說不定。但是文學在現在是不能夠離開 Journalism 而存在的。在這種情勢之下，高叫文藝的危機，藝術的滅亡，並不稀奇。Journalism 以「文學保護人」的立場，在不知不覺之中，他有了使文學的內部崩壞的職能了。

七

資本主義成了「物質的富」的生產的催促者，同樣，它也刺戟各種藝術；尤其是文學，產生出近代小說，現出了小說的黃金時代。可是，資本主義發達起來，同時，因爲他的矛盾與無統制的緣故，使得社會進步的障礙，更深刻地顯出來。文學也不能在資本主義的一般的作用之外。

資本主義的 Journalism 破除了舊文學的煩瑣的形式，產生了自由形式的散文

文學，就是近代小說。資本主義的 Journalism 的發展，使近代小說在商業主義的高壓之下，喘不過氣來。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 Journalism 是無統制的 Journalism，與其他的商品生產的場合同樣，他的活動，只是被多銷售多獲利所支配之故。於此行着無限制的競爭。

雖是這樣，却不能說 Journalism 是文學的敵人。豈但不能說，而且因為 Journalism 文學才能一般地普及，浸潤民衆之間呢。文學從一部分的人的獨占裏解放出來，成爲大衆的所有，就是 Journalism 的恩惠。Journalism 與近代小說，在發達的當初，是能夠翕然調和前進的。但是不久，Journalism 與近代小說，成爲互相矛盾的存在了。Journalism 的強權，殺害了文學的獨創性，使之平均化，標準化，通俗化，強制它的高速度，使它的藝術性陷於危亡。

從各種的視覺，可以考察 Journalism 與文學，現在我只是從下述的角度來觀察，就是資本主義的 Journalism 嘗爲藝術的保護者，現在却成爲它的障礙者了。

Journalism從現在的無統制的狀態脫離之時，成爲不爲純粹的利潤，只爲社會組織的向上發展而指導之時，Journalism與文學，才能從新恢復緊密的友誼的握手罷。

(平林初之輔作)

(原註) 本文中引用奧普萊茵的話，是借用木村利美氏的機械與藝術革命中的譯文。

上海各報社會欄記者養成所學則

記者先生閣下：

敬啓者：鄙人行年六十有五，懷才不遇，常以未能飛黃騰達爲憾。不料昨日竟有某大報大主筆某先生降臨，囑爲「上海各報社會欄記者養成所」草擬學則一件；當卽誠惶誠恐，連聲唱喏。某先生告辭後，鄙人親送至汽車旁，打拱作揖而別。邁步回至小齋，卽秉筆直書，一揮而就，洋洋稿紙數張。（此三句務懇貴記者囑手民用特號字排印，俾引起世人注意。）旣而停筆環誦，嘆爲生平傑作，不敢自私，擬先借貴週報餘白發表（因鄙人近來對於白話文字頗表同情）社會不乏明達之士，如蒙賜教，幸甚幸甚。草此，祇頌撰祺。

名正肅。己巳年端陽節後一日。

附「上海各報社會欄記者養成所」學則

第一款 名稱

第一條 本所定名為上海各報社會欄（或社會新聞）記者養成所

第二款 宗旨

第二條 本所以養成社會欄記者供給上海各報錄用為宗旨

第三款 資格

第三條 凡年齡在十五歲以上九十九歲以下染有特殊嗜好者或身為男性而作文署名時喜化名為女士之「雌雄同體」類均為合格

第四款 學費

第四條 本所為服務社會起見不收學費惟將來各員畢業經各報錄用後對於該員（即養成所所員）每條新聞所得之報酬征收「光緒通寶」一枚

第五款 畢業

第五條 本所所授各種專門學識以八小時爲畢業期間

第六款 課程

第六條 本所課程形式雖簡單而內容極複雜茲將在學習期內應研修之各種課程公
式列舉於後（如所員有天資過人者閱讀兩三遍亦可畢業八小時云云不過
師法古人「苦修苦鍊」之意云耳）

計 開

第一 強姦式

閩北（或十六鋪）某弄 江北人○○（填姓名） 年已○十歲 未娶（或妻早死）
有同居○氏之女 年○歲 乘其父母外出時 ○○○○（填入拉褲時詳細
情形） ○○受傷 父母歸 大怒 由○區○分所警士帶至○○ 某日開庭
法官大罵 此非性慾 直獸慾耳（堂下大喝采大拍掌） 判監禁○○年 好

色者可以作為殷鑒

第二 蟲豸入女陰式

○鎮○鄉○村 農夫○○之妻○氏 某日 在田間小漚 忽有四脚蛇(註)鑽入陰戶 婦驚駭○○ 歸後腹大如○斗斛 疼痛如○○ 至夜半 氣絕 遠近來觀者 門限為穿云

(註) 謹按四脚蛇毒蟲也似蛇而有四脚但此入女陰之四脚蛇必定學過「田徑賽」中之「撐高跳」者也異哉

第三 怪胎式

○鎮○鄉○村 ○○之婦○氏 懷孕○年 腹大如○○ ○夜腹痛如○○ 忽產○胎 ○首而○身 頭上有○ 眼如○○ 鼻如○○ 哭聲如○○ 後不敢留養 經某鄉紳出金○○購去 用酒精泡製 封裝於西洋玻璃瓶內 凡有人往觀者 每次收費○十文

第四 捕盜式

○路○○錢莊 黃昏時 忽來○盜 操○○處口音 身着○○褲 頭戴○○帽 以○○為名 賺開鐵柵 ○盜躍入 ○盜在外把風 幸該號學徒○○暗中爬上曬台 狂吹警笛 ○盜見勢不佳 將鈔票○○千元 放在懷內 急馳而逃 時有○○○○等號華捕二人路過 聞聲趕來 見有一盜逃入某富室院內 一捕遂在外監守 一捕以電話報告○處捕房 當即來汽車○輛 乘中西印巡捕○十人 帶來機關鎗○架 手溜彈○十枚 催淚彈○十枚 各捕手執來復鎗或勃朗林手鎗 身穿禦彈鋼馬甲 將○宅圍得水洩不通 但在黑夜巡捕不敢入內 只在門外開放機關鎗○十排 擲手溜彈○十枚 擲催淚彈○十枚 開放來復鎗手鎗○千發 圍至次日下午四時 不見該盜還擊 大眾一擁而進 惜該盜已被機關鎗掃射身亡 該盜年○○歲 身穿○○衣 足登○○鞋 形似○種人 後捕頭親來檢查 對西捕稱讚此盜之勇敢 謂長臨大

敵 竟不投降 Brave 哉 Brave 哉 A Hero 歟 A Hero 歟 遂舉手向
 死盜致最敬禮 華捕中亦有下淚者焉

第五 婚禮式

○○○君 爲○○○之第○公子 在○○大學畢業 得○士學位 現任○○
 部○○長 經○○○君與○○○君之介紹（上面六個圈內非闊老之名不可妄
 填） 於○日○在○○飯店 與○○○女士行結婚禮 ○○○女士爲○○○
 君之第○女公子 ○○○女校高材生 新郎年少英俊 新婦容貌蓋世 誠天作
 之合也 是日來賓中有○○處處長○○○ ○○○長 ○○○主任 ○○○
 軍長 ○○○執行委員 ○○○局長（又要填入闊老之名） 證婚人爲○○局
 局長 登壇演說 略謂○○同志與○○女同志曾努力於○○工作 現在（聲
 音緊張）而且以後（聲音大緊張） 必須（聲音大大緊張）努力於下層工作
 （來賓大喝采大鼓掌有笑出眼淚者老太太有因大笑而退席入洗手間者但年青

仕女則以絹帕掩口嫣然) 是日來賓共○百人 爲滬上空前之盛大典禮云

(附結婚儀式銅版像一幀)

第六 學者歸國式

○君 ○○人 昔年在○○大學○科畢業 在國內已得○士學位 後私費遊美 入○○○大學 得博士學位 歷經美國各大工廠聘爲工程師 對於○○經驗 極爲豐富 現在遊歐 不久返國 聞已有某某等工廠 擬以重金聘爲廠長云(附插銅版像一幀)

第七 死屍展覽式

○○○女士 ○○人 肄業○○女校 父名○○ 業○○ 因○○不和 女士遺書○通 (女士遺書中如禁止發表私函 記者不可拘泥 務必全抄 披露報端 以贖閱者) 書中自謂投浦圖盡 家人發見遺書 急設法打撈 於昨日下午 始由漁夫○○○ 在○○○撈獲 全身腫爛 肢體不全 腹高如

丘 頭髮中有小蝦水草之類 慘不忍觀(附腫漲潰爛死屍銅版像)

以上七種「課程」爲必修課目以下三種則爲選修課目

第一 鎗斃罪犯式

第二 學校始業休業式

第三 主僕私奔式

(謹按)記載主僕私奔關係至爲重大可以制人死亡對於小姐私通男僕非痛罵小姐無恥男僕萬惡不足以挽頽風於萬一若爲少爺私通丫頭則天下滔滔何處無之人人見慣不足爲奇若竟採爲新聞材料易爲方家見笑斷斷不可切

記切記

附啓 本所學則歡迎各界譯爲洋文供外洋各地報紙做行特此聲明

日本文學的特質

一

在最近，我和一位從歐洲回來的友人談到日本文學，這時友人對我說道：『在歐洲方面，日本文學的真價，幾乎未被介紹，是一樁憾事。如「萬葉集」「古事記」「源氏物語」等不朽的傑作，任隨拿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至於慚愧。但是在歐洲，知道這些的人極少；日本文學的味道，未被他們所理解，真是缺憾。日本文學的本身，和歐洲的比較起來，如果拙劣，那是無可奈何。但是事實決不是如此，日本文學的內容與表現，是值得在世界上誇耀的。』我對於友人的話，頗有同感。因為即在日本，將日本文學的真價，加以正當的思索的人也少。只是把歐洲文學，尊重得像寶玉似的。在最近，歐洲文化碰了壁，回顧日本文化的

傾向產生了。同時，將日本文藝的真相，從新考察的時機到來了。恐怕日本將來的特質，從今以後，將廣泛地爲內外所理解吧。

日本從古以來，是適宜於產生優秀藝術的國家。在日本各地，風光明媚；海的景色，山的姿態，正如展開一幅畫卷，將美的快感，給予大衆。如像紫色的富士山的破曉，泛着白銀的琵琶湖上的黃昏，無論什麼人見了，也想要吟詠一兩句的。被這種鄉土色所培養的日本人，富於藝術思想，能產生優良的文學，是當然的。自然，那些豪爽雄大的文學，在日本是比較的少，然而有優美閑雅、哀婉幽寂之趣的文學。古今三千年來，無論在那一朝代都可以得見。那些作品，在中國印度的文學，西洋的文學裏，難求其類例，這乃是日本趣味的反映。尤其是「短歌」「俳句」等，在世界上佔有獨自的地位。雖是短形的詩，卻能嫵嫵地動着無限的餘韻，是極富於象徵味的。這與「謠曲」等同，都是可以對海外誇耀的日本文學的類型，是西洋中國印度等所模倣不來的藝術。

二

日本文學的年代，在學者間有各種不同的劃分。我以為最容易瞭解的，是劃分為五個時代。就是（一）大和時代，（二）平安時代，（三）鎌倉室町時代，（四）江戶時代，（五）明治時代（即東京時代）。這較之用古代、中世、近世、現代等名稱，更能使人想起各時代的文學的特質。在大和時代，如「古事記」「萬葉集」「祝詞」等，是代表的作品。平安時代，是日本文學的開花時期，萬紫千紅，競開一時，有不少的佳篇傑作。其中如「源氏物語」「枕草紙」「古今集」等，是更其優秀的。在鎌倉室町時代，產出了表現「武士道」與「神」的作品，以及有近世的新鮮味道的作品，例如「平家物語」「徒然草」「謠曲」「狂言」等，都有動人的風趣。江戶時代與明治時代，在文學上是多產的時期，在各方面，都有傑出的作品產生。自近松巢林子井原西鶴松尾芭蕉諸人以下，大小作家輩出。到了江戶末期，雖然一時衰歇，可是一到明治中年，又呈現再興之勢了。

日本文學的特質，從大和時代起，已經明瞭地顯示出來了。換句話說，就是因為明媚的風光，秀麗的山水，培養着的國民性，強烈地反映在文學上。日本國民性質，快活明朗，是現世的，聰敏的，常識的。他們理解事理的道理極速。反之，深酷的、銳利的地方，雄大豪爽的地方卻少。同時，也不是很厭世，也不是很樂觀。在另一方面，缺乏深刻的執着的傾向，如像哥德的「法烏斯特」，檀丁的「神曲」，佛教文學精粹的「法華經」，「華嚴經」等雄偉的作品卻又不可得見。這是因為國民性的原故，是無可如何的，然而另有補足這缺陷的有獨特色彩的國民文學產生出來。除開上述的作品之外，如像十返舍一九式亭三馬山東京傳瀧澤馬琴與謝蕪村等人的作品，其內容與價值，在世界上是值得誇耀的。還有鎌倉時代的目蓮法然親鸞等佛教文學，放着歐西所無的特異的光芒，有一種感動讀者的力量。這些如果和歐洲文學中的優秀作品比較起來，並無什麼遜色。

以上已將日本文學的特質，約略地講過了。這些作品，在一方面，受了不少的中國思想、印度思想的影響，這是不可忽略的。中國的儒家學說傳到日本是「應神天皇」的朝代，自此而來的文化的影響，在「大化華新」的改革上表現出來。「聖德太子」的十七條憲法（譯者註：這是十七條道德律，並非憲法）裏面，便顯然現出儒家思想。還有佛教傳入日本，是「欽明天皇」的時代。最初曾惹起「崇佛派」與「排佛派」的激烈的衝突與爭論，結局勝利歸於「崇佛派」，自此以後，佛教文化就興盛起來了。試看「萬葉集」裏的詩歌，有儒家精神與佛教思想的影子，就可以明白了。這兩種思想，同日本固有的「神道」並行，成爲日本文學的內容上的主流。自然，並不是說把儒佛二教的思想，囿圖地放入文學裏面，無論哪一種，都被咀嚼、被消化成爲日本式，巧妙地被採用，並沒有生硬難雜之嫌。

因此之故，如要正當地吟味日本文學，非對於中國印度的思想在大體上懂得一點不可。換句話說，對於儒佛二教的大要，應該理解。從古代到江戶末期的文學，是以佛教爲

背景呢，還是以儒教爲基礎呢？或者，那些作品，是否和儒佛二教的語句，情趣有關係呢？雖然有時也採用「道教」「神道」的思想，但大部分都只限於儒佛二教的思想。自然，如像二十返舍一九著的「膝栗毛」（註：即「滑稽旅行」）、「山東京傳」的「灑落本」（註：江戶時代的一種通俗小說，內容寫花街柳巷的生活。）等作，日本的趣味是很濃厚的，儼然從佛教儒教中解放出來，可是仍不免有多少的儒教的香氣幽微地漂漾著。日本文學因爲外來的儒佛兩家的思想，使其內容豐富，同時，對於關係頗深的中國文學、印度文學，也受了影響。在辭藻上，有了新的開展。

只因爲日本本來有輕快明朗的地方，是現世的，雖和佛教裏的小乘教的思想接觸，卻不能使日本人的厭世觀加深；或者使對於未來的觀念進步。在儒家方面，雖然和孔孟的哲學接觸，和朱陸的學說接觸，還不至於探究其奧密，將他們的政治哲學、社會哲學一口吞下。就是說，在思想上，沒有深厚尖銳的地方，這乃是日本國民性的本質使之然，是日本的莫可如何缺點。反之，如煩苦憂鬱則幾乎沒有，是同希臘人一樣的明朗快活。日本

人的悲哀的調子，是淡淡然的，只止於所謂知道「哀愁」的程度。

四

日本文學的內容還有一種不容忽略的特色，就是充滿着禮讚自然的心情。像日本人這樣愛好自然，和自然親近的人，除了中國人外是沒有其他的。這是因為東洋人對於「自然」的態度與西洋人完全不同的原故。西洋人對於自然美也未必是冷淡，也不是漠視，是想利用征服自然的功利思想先入為主，較之直觀自然，玩賞自然為甚之故。就西洋人說來，「自然」不是他們的師或友，是他們能夠征服的對手。

可是東洋人對於「自然」的態度，無論在何處，都是咏嘆的，賞玩的，只管憧憬於美，不能自己。就是說「自然」在東洋人是師是友。想利用征服「自然」是第二義，不是第一義。換句話說，東洋人懷着詩人的畫家的心情，與「自然」親近。由此得來的感興，在東洋人是無上的安慰與喜悅。

因為上述的理由，在東洋人中最愛好「自然美」的日本人，遂用全力來謳歌「自然」。做出來的就是「俳句」，「短歌」，「長詩」，「民謠」。不特此也，以描寫「人物」爲主的小說中，敘述自然的風趣時居多。如「源氏物語」一作，就是因爲「自然美」的描寫而增加光彩的。「枕草紙」一作，描寫「自然美」的地方也不爲少。在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文學以自然描寫爲主也無有不可。如果在日本文學中除去了「自然描寫」是多麼的岑寂單調呢。總括一句，作品裏充滿地洋溢着花鳥風月、山川草木的趣味，乃是日本文學的特色之一種。

照這樣看起來，日本文學裏的興味的要點，就是「自然美」的描寫。在西洋文學，則對於「人間」，抱着強烈的興味。在西洋對於一切事物，都用客觀的方法，詳細地加以考察，描寫是極精緻。在日本文學則不然，是從主觀的主情的方面去考察事物，描寫是極粗枝大葉的，不過叫人看去，也覺得那要點是浮現出來了。換句話說，西洋文學描寫，如同油畫，多少有點煩雜，是其弊端。日本文學的描寫，如同水墨畫，雖缺少精緻的情趣，然有多少的

韻即。是彼，餘此都有長短。

其次，日本文學的文學都是優美流麗的，但是缺少如像中國文學那樣的簡潔雄健的風趣。有時如「枕草紙」「徒然草」以及井原西鶴的小說，松尾芭蕉的俳文，則又以簡勁見長了。不過大多數都如櫻花一樣的優美，像淙淙的流水似的流暢。在古代文學中，也可以看見朴茂古雅的文體。日本文學的大體的傾向，已如上述，但自從明治時代以後，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很深，在文體或描寫方面，已有大大的改革，這是周知的事實。

對於日本文學的特質，雖尚有可說的，但大要不外上述的各點。總之，這是以日本國民性為根基，加入了中國印度思想文藝的長處美點，有時連短處也加進了，這些要素混淆融和，資助了日本文學的進步。至於明治大正時代的文學，則西洋的思想文藝的味道，顯然地加添進去，代替了中國印度的。日本文學的西洋化，一時顯然。今後漸次轉變，獨立的一純日本文學，一行將見之於將來，現在已經走進這樣的過渡期了。在這一點上，日本文學的今後，興味一定不少。

（高須芳次郎作）

宣
統
二
年
九
月
五
日
起
作
行
錄
五
成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新中國茶話集▲▲
文藝叢書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輯者 謝 六 逸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排版者 建華排字所
上海蒙古路北公益里十二號

印刷者 華國印刷所
上海虹口鄧脫路周家嘴路口

發行所 新中國書局
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廿七號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